宋本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詩經 十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振鷺上之愼反下音路一名舂鉏水鳥也一音盧夏戶雅反杞音起【疏】振鷺八句○正義曰振鷺詩者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巳致大平諸侯助祭二王之後亦在其中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箋二王至杞宋○正義曰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故知之也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卽為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巳言投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為殷後作記者從後錄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宋為殷後也樂記注云投者舉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亦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以還為微子但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既以武庚君於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囚以見武王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復臣位不是復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卽封微子於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既殺武庚命為殷後當爵為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後於杞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言夏殷之滅其後得封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故繫而言之其意不言湯卽封杞武卽封宋也王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者以二代之先受命之祖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功濟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遂令宗廟絕享非仁者之意也故王者既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為上公使得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為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故郊特牲曰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巳三所以通天三統立三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

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是言王者立二王後之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處，昌慮反。

疏 振鷺于飛○正義曰：言有振振然絜白之鷺鳥往飛也，其往飛則集止於西雝之澤。色絜白之水鳥而集於澤，誠得其處也。以興有威儀之杞宋往行也，其往而行則來助祭於有周之廟。美威儀之人臣而助祭王廟，亦得其宜也。此鷺鳥之色有絜白之容，我客杞宋之君其來至止也，亦有此絜白之容。非但其來助祭有此姿美耳，又在於彼國，國人皆悅慕之，無怨惡之者；今來朝周，周人皆愛敬之，無厭倦之者。猶復庶幾於善，夙夜行之，以此而能長終美譽，言其善於終始，為可愛之極也。○傳振振至之後○正義曰：此鳥名鷺而已，振與鷺連，即言于飛。魯頌之言振振鷺，故知振振羣飛貌也。言鷺白鳥者，以言亦有斯容，則義取絜白，故云白鳥也。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為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為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序言二王之後，故知客二王之後。客者，敵主之言。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客。臯陶謨曰：虞賓在位。此及有瞽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為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也。○箋白鳥至鷺然○正義曰：以此詩美其助祭，明以在澤喻在廟，取其得所為義也。以鷺鳥之白與客之威儀，前云絜白之德，即鷺鳥之容也。以上言飛往西雝，喻其嚮京而朝，而其容之美未見，故又云亦有斯容，明上句興喻之中亦有絜白之義，故云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也。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絜白是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箋云：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斁音亦，厭也。厭，於豔反。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報者，謂嘗也，烝也。○豐，芳弓反。

疏 豐年七句○正義曰：豐年詩者，秋冬報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穫黍稻，為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為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時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為烝嘗，而序稱為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其天地社稷

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故噫嘻載芟良耜之等與宗廟異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

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云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稌音杜徐勑古反廩徐力錦反又力荏反倉也秭咨履反一本作數韓詩曰陳穀曰秭也齍盛上音資下音成穗音遂數萬色圭反下數億同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皆徧也箋云烝進畀予也。醴音禮畀必寐反予也注同妣必履反洽胡甲反本或作洽徧音遍予音與

【疏】豐年多黍。正義曰言今爲鬼神祐助而得大有之豐年多有黍矣多有稻矣既黍稻之多復有高大之廩於中盛五穀矣其廩積之數有萬與億及秭也爲神所祐致豐積如此故以之爲酒以之爲醴而進與先祖先妣以會其百衆之禮謂牲玉幣帛之屬合用以祭故神又下予之福甚周徧矣。傳豐大至曰秭。正義曰豐大釋詁文稌稻釋草文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爲稌是也言廩所以藏齍盛之穗者器實曰齍在器曰盛齍盛謂飯食也以米粟爲之遠本其初出於禾穗故謂廩之所藏爲齍盛之穗也禹貢百里賦納總卽禾稼也二百里銍卽穗也禾稼當積而貯之不在倉廩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藏齍盛之穗則自穗以往秸及粟米皆在倉廩矣以穗鄰於禾稼嫌不在廩故特舉其穗以下皆可知也又以經言高廩則廩之高大於藏穗爲宜故言穗也此言藏穗則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者對則藏米曰廩藏粟曰倉其散卽通也彼廩人職掌萬民之食四釜三釜皆是米事故云藏米耳彼注又云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是廩爲倉之物可以兼米粟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注云魯謂之米廩虞帝令藏齍盛之委焉記言米鄭言委則以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且此言爲酒爲醴以米爲之明亦藏米可知祭祀酒食當用籍田之粟此言廩之所容乃至萬億及秭則是稅民之物而云以爲酒醴者祭祀之禮亦用稅物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文也由其亦用稅物故舉廩之多容以爲豐年之狀也言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毛以億云及秭萬下不云及億嫌爲萬箇億故辨之也知然者以億言及秭則万與億亦宜相累但文不可再言及耳。箋豐年大有年。正義曰年之豐熟必大有物豐訓爲大故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春秋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公羊以爲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爲例耳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傳皆徧。正義曰偕訓俱也亦徧之義。箋烝進畀予。正義曰皆釋詁文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瞽音古無目眹曰瞽眹音直謹反本或作鼓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大祖治直吏反【疏】有瞽十三句○正義曰有瞽詩者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以知善否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合於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太字此太祖謂文王也○箋王者至奏之○正義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記文也引之者證此時成功故作樂也彼注云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然則武王雖已克殷未爲功成故至於太平始功成作樂也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卽經所云鞉磬柷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旣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虡衡者爲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鞉鞉鼓也柷木椌也圉楬也箋云瞽矇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虡音巨應應對之應注同田毛如字鄭作朄音胤縣音玄注皆同鞉字亦作鼗音桃柷尺叔反圉魚呂反栒荀允反鋸音據植時力反又直吏反衡華盲反卷音權又起圓反鞞步兮反椌苦江反楬苦瞎反矇音蒙有目眹而無見也瞭音了視瞭有目人也相息亮反【疏】有瞽有瞽○毛以爲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太廟之時有此瞽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既有瞽人又使人爲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虡其上刻爲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爲之飾旣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縣之虡業爲縣鼓也又有鞉有磬有柷有圉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喤喤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爲美之極故述而歌之○鄭唯應田俱爲小鼓爲異餘同文須如此者以樂皆瞽人爲之故先言有瞽有瞽於瞽下言於周之庭則樂皆在庭矣周人初改爲懸故於諸樂先言懸事於虡業言設則柷圉以上皆蒙設文其簫管則執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奏之下別言備舉助祭之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也○傳瞽樂至圉楬○正義曰周禮瞽矇爲大師之屬職播鞉柷圉簫管弦歌是瞽爲樂官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業爲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栒爲懸也懸之橫者爲栒其上加

之以業所以飾此栒而爲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爲兩解業卽栒上之板。與栒相配爲一故通解栒虡之體植者爲虡橫者爲栒也知者以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檀弓皆言栒虡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虡業而無栒文皆與虡相配栒業互見明一事也名生於體而謂之爲業則是其形捷業宜橫以置懸故知橫者爲栒既言業所以飾栒則與之爲一據栒定其橫植而業統名焉故不言橫曰業也栒業既橫則虡者自然植矣釋器云木謂之虡郭璞云懸鍾磬之木植者名虡虡既用木則栒亦木爲之也又知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爲懸者靈臺云虡業維樅樅卽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爲懸者也繫於業而言維明在業上爲之故與此二文以互言業不言栒也虡者立於兩端栒則橫入於虡其栒之上加於大板則著於栒其上刻爲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卽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簨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掛懸紘。是牙卽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爲懸也言掛懸紘者紘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栒虡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璧翣注云周人畫繒爲翣載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翣於簨之角上飾鞞多是也知應小鞞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則爲應和建鼓應鞞共文是爲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爲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是周法鼓始在懸故云懸鼓周鼓解此詩特言懸意也若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畧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鞉者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也柷木椌圉楬者以樂記有椌楬之文與此柷圉爲一故辨之言木椌者明用木爲之言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以木可知而畧之大師注木柷敔也是二器皆用木也臯陶謨云合止柷敔注云柷狀如漆筩中有推合之者投推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敔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其栒簨圉敔古今字耳○箋瞽矇至作田○正義曰瞽矇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謂其官爲瞽矇故連言之辭以瞽矇爲樂官之意以目無所見思絕外物於音聲審故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春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爲太師小師是以才智爲差等不以目狀爲異也又解此無目而可用者有視瞭者相之又使此視瞭設懸鼓因明設業以下皆視瞭設之非瞽自設也春官序於瞽矇之下云視瞭三百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大師之懸凡樂事相瞽注云大師當懸則爲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懸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

類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注云爲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朄引導鼓故知田當爲朄是應鞞之屬也又解誤爲田意朄字以柬爲聲聲旣轉去柬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旣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箋云旣備者懸也朄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管如篴併而吹之○喤華盲反又音橫又音皇編薄殄反又必緜反史記音甫連反字林聲類韻集並布千反餳夕淸反蜜也又音唐方言云張皇也郎乾餹也音唐篴字又作笛同徒歷反併步頂反 疏 箋簫編至吹之○正義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爲之耳如今賣餳者所吹其時賣餳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亦爲自表異也方言云餳謂之張皇或云滑餹凡飴謂之餳關東之通語也然則餳者餹之類也管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簥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簥簥高也郭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箋云我客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於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過○觀古衍反又如字注同多也樂如字或音洛愆去連反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潛在廉反爾雅作涔郭音潛又音岑韓詩云涔魚池小雅作槮時砧反鮪于軌反 疏 潛六句○正義曰潛詩者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時季冬薦魚於宗廟至春又獻鮪澤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惣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獻之事也先言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即次春故依先後爲文且冬薦魚多故先言之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注引月令季春之事是薦鮪在季春也不言季者以季春鮪魚新來正月未有鮪言春則季可知且文承季冬之下從而畧之也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爲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冬亦有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衆魚皆可薦故惣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特言鮪○箋冬魚至宗廟○正義曰冬魚之性定者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漁人注云魚鴈水涸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取其尤美之時薦之也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絜美故特薦之白虎通

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漁於棠春秋譏之是也魯語里革
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而嘗之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土蟄
發則孟春也以春魚始動猶乘冬先肥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孟春皆可以薦魚也韋
昭以爲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礼文不具無
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機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
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
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陸機又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
鮪言王鮪謂鮪之大者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在故言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猗與漆沮潛**
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 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糝也箋云猗與歎美之言也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猗於宜反與音余
漆音七沮七余反鱣張連反鰷音條鱨音常鰋音偃鯉音里糝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
傍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橬橬糝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
爾雅從小爾雅作木傍參音霜甚反又疏廩反又心廩反字林作
罧音山沁反義同鮥音洛爾雅云鮥叔鮪鮎乃謙反沈又奴廉反 【疏】 猗與漆沮○毛以爲可猗嗟而歎美與此漆沮之二
水其中有養魚之潛此潛之內乃有多衆之魚有鱣有鮪又有鰷鱨鰋鯉是其多也我太平王者
以獻之先祖以之祀宗廟神明饗之以此得大大之福也○鄭唯介爲助餘同○傳漆沮至潛糝
○正義曰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鎬京
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釋器云糝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
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郭璞曰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
簿圍捕取之槮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槮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
涔潛古今字○箋鱣大至鰋鮎○正義曰鱣鮪已釋於衞風言
白鰷鰋鮎以時驗而言之也釋魚有鰋郭璞曰今鰋額白魚也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箋云介助景大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祖也 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禘大計反大音泰祫戶夾反大祭名也○ 【疏】 雝十六句○正義曰雝者禘大祖之樂歌也謂周公
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大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大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
祭祀文王諸侯來助神明安慶孝子愛子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毛於禘祫其言不明唯閟宮傳

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祫禘祫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也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禫四年春禘蓋此明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卽政之年頌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禫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反時非太平必不得爲此頌也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爲元年至三年而祫五年禘常禘當以夏此卽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箋禘大至文王。正義曰禘大祭釋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然則圜丘與郊亦爲禘祭知釋天所云非文嫌祭之最大故又辨之云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禮記祭法禘嚳而郊稷禘謂祭天圜丘也大傳祭天者以爾雅之文卽云繹又祭繹是宗廟之祭故知禘亦宗廟之禘也但宗廟尚爲大祭則郊丘大祭可知故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若然禘旣大祭宜大不是過而得小於祫者以四時之外特爲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爲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爲祫就廟爲禘禘尚大祭祫大可知是舉輕以明重故鄭每云五年再殷祭殷大也謂祫禘二者俱爲大祭也禮宜小者稠大者稀而禮緯言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反禘稀而祫數者聖人因事見法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每於五年之內爲此二禮據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耳其實禘祫自相距各五年非祫多而禘少也知禘小於祫者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合祭羣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禘於武公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也祫言大事禘言有事是祫大於禘也知大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爲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旣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爲始祖可以爲大祖也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爲廟諱及採得之後卽爲經典詩書不諱故无嫌耳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相助廣大也箋云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雝雝然旣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相息亮反注同辟音壁君也注同於鄭如字王音烏

疏 有來雝雝毛以爲有是從彼本國而來其顏色雝雝然而柔和旣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敬助祭事者維爲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賓主各得其宜又指言助祭之事於我天子薦進大牡之牲其時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由大祖德及使之然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其德彼於後世能安定我之孝子故今爲天下

所歸是可嘉也皇考偏使之有才智者維天下之人謂皇考行化教之令之有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維爲之君故也由皇考能偏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天使無三辰之災而有徵祥之瑞以此爲天所祐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令長有天下以今禘祭則皇考又安祐我之孝子得年有秀眉之壽光大孝子以繁多之福也我孝子非徒爲皇考所福既見祐助於光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言武王大姒以皇考之故亦祐助孝子也○鄭唯辟爲卿士公謂諸侯又以介爲助爲異餘同○傳相助廣大○正義曰釋詁云相助勴也俱訓爲勴是相得爲助廣是寛博亦大之義傳於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辟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爲之王○箋雝雝至歡心○正義曰雝雝和肅肅敬樂記文也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嘗因未至異文而分之耳其實常雝肅也以序言禘故云助王禘祭孝子當𢡖而趍言穆穆者以孝子於祖父則爲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爲穆穆也言於薦大牡之牲舉其祭時所用楚茨所謂潔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之類是助王陳祭祀之饌言其得天下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爲陳祭祀之饌牧誓云商王受昬弃厥肆祀注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言紂之所弃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爲肆故不以爲祭名理亦相通也

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假嘉也箋云宣徧也嘉哉皇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假音暇徐古雅反哲音哲本亦作哲同徧音遍下同知音智

【疏】傳假加○正義曰釋詁文○箋宣徧至君故○正義曰宣徧釋言文釋詁云皇君也此大祖宜爲一代始王故知嘉哉君考斥文王也閔予小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爲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爲武王故知皇考爲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與閔予小子非曾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散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安我孝子言其享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遂皇考一人之德而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即文王有聲所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文王有文有武也並舉文武者文以教化武以除暴暴止教興故人皆有才智也○

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燕安也箋云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以考壽與多福祿○克昌如字或云文王名此禘於文王之詩也周人以諱事神不應犯諱當音處亮反應應對之應○

【疏】箋繁多至福祿○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惡直醜正寔繁有徒是繁爲衆之義故爲多也天之監下作爲徵祥今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福慶流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既蒙其福今祭而得祀故文王之神安我孝子以壽考予之以福祿上言綏予孝子是皇考綏之今言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以覆

成上意也**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箋云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右音祐下同助也大姒音泰下音似文王妃【疏】傳烈考至大姒○正義曰以大祖爲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別言烈考故知爲武王卽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宏朕恭一也彼注以烈爲威此箋以烈爲光者義得兩通故也文母繼文言之雖大似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非頌所主而言之者明時得祐之多故歸美焉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見賢遍反下同○【疏】載見十四句○正義曰載見詩者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卽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諸侯來朝車服有法助祭得福皆爲見廟而言故舉見廟以惣之案經載見辟王謂見成王也又言率見昭考乃是見於武王之廟今序唯言始見於武王廟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主意於見廟故序特言之但諸侯之來必先朝而後助祭故經始見君王與率見昭考爲首引耳武王之崩至於成王卽政歷年多矣立廟久矣諸侯往前之朝已應嘗經助祭於此乃言始見於武王廟者以成王初卽王位万事改新成王之於此時親爲祭主言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箋以爲朝享之祭則是周之正月朔日也於時始告嗣位不得祭前已受諸侯之朝此詩言既朝成王乃後助祭則與烈文異時也要言始見君王不宜過後淹久蓋以夏之正月來朝卽助春祀之祭也四時之祭徧祭羣廟獨言見武王者作者特言昭考其意主於武王故也○**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鞗革有鶬言有法度也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也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交龍爲旂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休者休然盛壯○辟音璧下同鈴音零左傳云鍚鑾和鈴昭其聲也央於良反徐音英鞗音條鶬七羊反本亦作鎗同休許虯反又許求反注同軾音式○【疏】載見辟王○毛以爲諸侯始來朝而見君王作者美而述之曰此等皆能自求其章謂能內脩諸已自求車服禮儀文章使不失法度以此之故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而有文章其在軾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而有音聲又以鞗皮爲轡首之革其末以金爲飾有鎗然而美此旂和鈴革如是休然盛壯而有以光是能自求文章故無所不美也既能朝見以禮至於祭時伯又率之以見於明德之考謂令入武王之廟使之助祭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光大我王使得

秀眉之壽又敘諸侯之意言此孝享介壽之道長我諸侯能安而行之思使我君成王得衆多之
福也是光明文章之君公能得祉如是我昭考之神乃安此諸侯以多福使之皆有光明之德以
至於大大謂令傳世無窮長爲國君也○鄭以介爲助辟公謂百辟與諸侯俾緝熙于純嘏謂使
之皆光明於大嘏之意唯此爲異餘同○傳載始至法度○正義曰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
亦爲始龍旂者旂上畫爲交龍故知陽陽言有文章和亦鈴也言在軾前相傳爲然無正文也釋
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旐端郭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旐是鈴在旂上鞗革有鶬鶬
爲革之貌言有法度雖在有鶬之下主爲鞗革而言其意亦兼言旂鈴皆有法也○箋諸侯至盛
壯○正義曰以辟公文見於下故先言諸侯此詩成王時事故知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
章者將自說其事故言曰以目之作者所稱曰非諸侯自言曰也諸侯謹慎奉法即是自求其章
旂鈴是在車之物故知車服禮儀文章制度也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
鞗革轡首也轡用皮革而云有鶬故知鶬爲金飾貌即韓奕所云鞗革金厄是也休與烈光連文故爲盛壯○**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
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昭考武王也享獻也箋云言我皇君也諸侯旣以朝禮見於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
祀以助考壽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成王之多福○祜音戸福也朝直遙反下篇並同○**疏**傳昭考武王享獻○正義曰見武王而言昭考故知爲武王享獻釋詁文○箋言我至多福○
正義曰言我皇君皆釋詁文又上謂諸侯見成王即云率見昭考明是率此諸侯以孝以享是祭
祀之事也故知於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顧命畢公召公爲二伯率諸侯故知
此亦伯率之也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爲此也以致孝子之事孝子即成王也之事謂祭事諸侯致
之謂助行之也以獻祭祀之祀亦是孝子之事但所助非一別言之耳以助壽考之福謂助行其
祀使孝子得壽考之福三者相通爲一事也長我安行此道敘諸侯之意此道即以孝以享以
介眉壽之道也長安行之庶當神明之意思使成王之多福言諸侯之愛成王即經之思皇也**烈**
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箋云俾使純大也祭有十倫之義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於大嘏之意天子
受福曰大嘏辭有福祚之言○卑必爾反本又作俾緝七入反嘏古雅反祚才故反**疏**箋俾使至之言○正義曰俾使純大釋詁文十倫之義者祭統文也彼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
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
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引之者解其言俾意以祭祀大
而難明有十種倫理之義是爲難曉故言使光明之也此光文百辟與諸侯助祭得祉當於神明
昭考之神乃安之以多福又使之光明於大嘏之意謂神使之光明之也所以得光明大嘏意者

天子受福故曰大嘏嘏辭有福祚之言以諸侯之意思使成王得多福令嘏辭以福予成王是稱滿諸侯之意則諸侯曉解神心故云使之光明之也俾緝熙是神使辟公光明之則綏以多福是神安辟公以多福非謂安孝子也知天子受福曰大嘏者禮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嘏案特牲少牢皆祝以福慶之言告主人謂之嘏故知禮運大嘏是天子受福之事也彼天子與諸侯連文獨言天子者以此天子之事故言天子耳不可謂諸侯不然魯頌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爲大嘏也此經雖無毛傳但毛於辟公皆不言百辟嘏皆爲大不爲嘏辭則此辟公指謂諸侯純嘏謂大大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有客二王之後爲客也見賢遍反序注同絀勑律反又作黜同

疏 有客十二句。正義曰有客詩者微子來見於祖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爲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其美德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因見廟而歌其意不美在廟故經無廟事爲周太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卽爲王者之美故歌之也言見於祖廟必是助祭序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箋成王至而見。正義曰自命微子以上皆書序文彼注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是也彼言作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封於宋但未得爲殷後耳於此時命爲宋公故作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未可知也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知非此時召來受命見祖廟者以經言亦白其馬敦琢其旅是自國而來之辭若未受命不得已乘白馬明是受命而後乃來與上有瞽振鷺或亦一時事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 殷尚白也亦亦周也萋且敬慎貌箋云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爲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駁而美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萋七西反且七序反敦都回反徐又音彫琢陟角反重直用反肖音笑駮鄭邦角反又音角雜也

疏 有客有客。毛以爲微子來至京師爲周人所愛故述而歌之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亦如我周自乘所尚而自其馬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然言能敬慎威儀盡心力於其事也身既如此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是從者皆賢故爲周人所愛有客已一宿又一宿有客經一信

復一信至已多日可以去矣我周人授之縶絆以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至於將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謂與之餞燕厚之無已又歎美微子得為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神明降與之福則又甚易言有德故易福○鄭唯亦白其馬亦武庚為異餘同○傳殷尚至慎貌○正義曰解言亦白其馬意以殷尚白故也檀弓曰殷人戎事乘翰翰白色馬雖戎事乘之亦以所尚故白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亦故云亦周也萋萋且且承白馬之下則是微子威儀故云敬慎貌○箋有客至言之○正義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以亦為亦武庚者此自周人而言有客為彼此之勢則是據周為辭不宜反以亦已故為亦武庚也白馬武庚所當乘乃叛而誅之不肖之甚今微子亦乘殷之白馬不應乘而得乘之獨賢而見尊異故丁寧美大之言亦者駮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此箋申明易傳之意也既言有客見其乘馬則萋且為來至之貌故云其來也威儀萋萋且且威儀多之狀故復言之威儀出於心而以力行之故言盡心力於其事也旅是從者之衆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為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從亦有士舉卿大夫而士同可知又解人而言敦琢之意以其此人賢故以玉言之謂以治玉之事言擇人也釋器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是雕琢皆治玉之名敦雕古今字○**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欲縶其馬而留之箋云縶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縶陟立反絆音半○**薄言追之左右綏之**箋云追送也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欲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餞音賤樂音洛○

疏

傳一宿至曰信○正義曰釋訓云有客宿宿再宿也有客信信四宿也彼因文重而倍之此傳分而各言之其意同也○箋周之至殷勤○正義曰言其所館宿可以去矣是宿宿信信之後也古之朝聘留停日數不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遇其配主雖旬無咎注云初脩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為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為限案春秋相朝動經時月雖復亂世之法正禮亦應當然又聘禮記曰致饔明日夕夫人歸禮既致饔則旬而稍於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亦非一旬即歸且諸侯朝王必待助祭祭前齋齋猶十日明非一旬而反但鄭以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為限不必從來至去唯十日也故此唯言可以去矣亦不知於信信之後幾日乃可去也○箋追送至無已○正義曰追謂已發上道逐而送之故以追為送客以王為主故知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亦以王意不欲其去故留之以久於是始言餞送之明先不言送故稱始也左右之諸臣又從而安樂之亦猶顯父餞之與之歡燕以安樂其心是厚之無已**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淫大威則夷易也箋云既有大則謂用殷

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易以豉反下同○【疏】傳淫大威則夷易○正義曰淫大夷易釋詁文威則釋言文○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大如字徐音泰注同○【疏】武七句○正義曰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覩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直言其奏不言其所奏之廟作者雖因奏作歌其意不在於廟故不言廟此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但作者之意各有主耳○箋大武至為舞○正義曰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周公作樂所為舞也謂之武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非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武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烈業也箋云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信有文德哉武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於音烏注同【疏】於皇武王○毛以為於乎可美而君哉者武王也此武王可謂無強乎維其克商之功業實最為強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為強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開其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王繼嗣其迹而受之謂復受天命以伐紂勝此殷家止於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其盛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美而歌之○鄭下三句為異言嗣子武王受其業而行之舉兵伐紂勝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定汝之大功言不汲汲誅紂是其功業之盛故作樂象之○傳烈業○正義曰釋詁文○箋皇君至基緒○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臣工於皇箋以為美此為君者以其遠伐紂之事是為君之道故也文王能開子孫之基緒謂受命作周七年五伐皆是也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武迹劉殺耆致也箋云遏止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遏於葛反耆毛音指致也鄭巨移反韓詩音同鄭云惡也汲音急【疏】傳武迹至耆致○正義曰武迹釋訓文劉殺釋詁文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紂於昧故以耆為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箋遏止至五年○正義曰遏止釋詁文曲禮六十曰耆耆為老也既言文王開後即云嗣武受之其文相承故以為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也其勝殷已是殺紂而別言遏劉者則所遏非紂也故以為止天下暴虐而殺人者言天下為衆多之辭謂紂時諸官亦化紂暴虐而殺害善人紂身既已被誅此等亦皆貶黜故得止殺人者論語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謂

積世始得去殺此武王纔始伐紂卽得止殺人者論語所云謂令天下盡仁不復刑殺此謂遏止其時枉殺人者非止天下之用刑也年老乃安定汝之功者言武王之意不汲汲於早誅紂也紂惡久矣武王嗣位卽應誅之猶尚冀紂變改須待寬暇積年始誅之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以八年卽位至十三年乃誅紂是須暇五年也多方云維爾商後王逸厥逸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注云天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書之言是天須暇紂此箋意以爲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故亦順天不伐據人事而言亦是武王須暇之也天生此紂故以滅殷下愚不移非可待變而云克念作聖須暇子孫者設教勸誘之言耳易傳者以其美武王能老乃定功不汲汲於誅紂以爲不得已而取天下是美之深故易之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予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朝直遥反注同○【疏】閔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閔予小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嗣父爲王朝於宗廟自言當嗣之意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卽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爲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卽歌之也鄭以爲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則是成王十三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爲此歌也小毖言懲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以其居攝之日抗禮世子今始卽政周之新王故亦與此爲類稱嗣王也經云於乎皇考下篇羣臣進謀云率時昭考皆以武王爲言計歲首命諸羣廟皆朝此特謀政故在武王廟也此篇王所自言亦是謀政之事但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述王言故稱爲朝且此三篇一時之事以一人之作皆因朝廟而有此事故首篇言朝以冠之○箋嗣王至朝於廟○正義曰以此皆成王時事故知嗣王謂成王曲禮云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彼

謂祝之所言以告神因其內外而異稱此并告神之辭直以嗣續先王稱嗣王耳古者天子崩百
官聽於冢宰世子以三年之內不言政事此嗣王朝廟自謀為政則是即政之事故知除武王喪
將始即政朝於廟也曲禮稱天子在喪曰予小子若已除喪當為吉稱而經言小子在疚為喪中
辭者以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言將始即政者始欲即政先朝於廟
既朝而即聽政故言將也烈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祖考告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
用朝享之禮祭於廟矣序不言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意不在於祭故畧而言朝則祭可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閔病造為疚病也箋云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
在憂病之中。嬛其傾反崔本作煢疚本又作灾音救【疏】閔予小子。毛以為成王將涖政而朝於廟乃追悼於己過欲自強於未然故感傷而言曰困病乎我小子也往日遭此家道
之不為言先王既崩家事無人為之使己孤特嬛嬛然在於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為家事得致太
平今將自為政故追述其父於乎可歎美者我之君考謂武王也此武王之道長可後世法之能
為孝行常能念此君祖文王上事天下治民以正直之道而行止子行父業是能孝也皇考以念
皇祖而能同其德行維我之小子當早起夜臥敬慎而行此祖考之道止言將不敢懈倦也於乎
可歎美者我文武之君以道有此德故我當繼其緒業思其所行不敢遺忘也由不敢忘故夙夜
行之。鄭以為周公未攝之前成王因朝廟而感傷言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今遭此家道之不
成唯此為異餘同。傳閔病至疚病。正義曰閔病疚病皆釋詁文造為釋言文言毛意若在歸
政之後則武王崩已多載今言小子在疚遭家不為追述武王初崩之時也言遭家不為謂家事
無人為之賴周公為之已得太平將欲躬行故上念父祖追述此事為下言發端故王肅云病乎
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為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為徒嬛嬛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為家事以致太平傳
意或然。箋閔悼至之中。正義曰閔者哀閔之辭故為悼傷之言有所造為終必成就故造猶
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廢後主當更造立故云家道未成父在則有所依恃無之則己身孤特故
云嬛嬛孤特在憂病之中易傳者以閔疚並訓為病於文太重
孫毓云傳以閔為病以造訓為雖義不異於辭不便箋說為長**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茲皇祖陟降庭止庭直也箋云茲此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謂能以孝行為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也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
道治民信無私枉。上時掌反又如字孝行下孟反【疏】傳庭直。正義曰釋詁文。箋茲此至私枉。正義曰茲此釋詁文又云陟升也釋言云降下也故以陟降為上下也武王身為孝
子耳而云長世是其孝之法可後世長行故知謂以孝行為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之也文王身為
王矣無人得在其上故為上以直道事天為君所以牧民故為下以直道治民即與文王所云文

王陟降一也以庭止與陟降共文則二者皆用直道故分而屬之直者卽不私枉之謂故云言無私枉論語云舉直措諸枉是枉者不直也禮記曰奉三無私是直者無私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序緒也箋云夙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考之道言不敢懈倦也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解音懈疏傳序緒○正義曰釋詁文以王世相繼如絲之端緒故轉爲緒○箋敬慎至不忘○正義曰敬者必慎故言敬慎也以上有皇考皇祖故云慎行祖考之道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爲繼武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此文處末可以惣前祖考故知兼念文王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謀者謀政事也疏訪落十二句○正義曰訪落詩者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旣朝廟而與羣臣謀事詩人述之而爲此歌焉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箋云昭明艾數猶圖也成王始卽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卽政之事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荅之以謙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艾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艾五蓋反徐音刈判普半反渙音奐疏訪予落止○毛以爲成王始卽王政恐不能繼聖父之業故於廟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我始卽政之事止羣臣對王曰當循是明德之考令效武王所施而爲之王又謙而荅之曰於乎可嗟歎也此昭考之道悠然至遠哉我去之懸絕未有等數言其遠不可及不能循之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已之才不足以繼之也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所以不能循是昭考也又述昭考之德言武王能繼其父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又能上下其家之職事謂治理羣臣使有次序也美矣我之君考武王能以此文王之道自安尊其身是昭考德同文王已不能及欲令羣臣助謀之也○鄭唯繼猶判渙謂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而收斂之未堪家多難謂年幼未堪以此爲異餘同○傳訪謀至渙散○正義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猶道皆釋詁文春秋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左傳曰紀於是乎始判是判爲分之義也渙然是散之意故爲散也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已才不能繼傳意或然○箋昭明至

收斂之。正義曰釋詁云昭光也光卽明義故爲明也釋詁云艾歷也歷數也轉以相訓故艾爲數猶圖釋言文此篇所述皆是王言獨知率時昭考一句爲羣臣言者以王方謀於臣不得自言率考且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是報荅率時昭考之言序云謀於廟明此句是臣爲君謀也率時昭考猶曰儀刑文王欲令法效之也就其典法而行之謂就昭考之法也圖我所失分散者謂已不能行分張散失者欲令羣臣圖謀而收斂聚之以助已也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言已不堪繼續故易之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箋云多衆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難如字協韻乃旦反任音壬下二篇注皆同長張丈反

疏 箋多衆至未平者。正義曰多衆釋詁文此未堪家多難文與小毖正同但鄭以此篇在居攝之前小毖在致政之後下箋云謂使周公居攝時與此異者各準時事而爲說故不同也又重解難成之事謂諸政教已有基業未得平平亦成也謂若制禮作樂營洛之等於時未成也此經雖無傳但毛以此篇爲致政之後不得言年幼而未堪也當自謂才智淺短而未堪耳言未者言已得臣之助則堪之故以無助爲未堪也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休許虯反

疏 箋紹繼至之位。正義曰紹繼釋詁文以大夫稱家其家謂其羣臣之家故知謂羣臣也上言昭考此言皇考皆斥武王也武王所繼者文王耳故知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篇陟降庭止與此文相協故全引而說之上云念茲皇祖此言紹庭上下文義正同彌似一人之作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祿隨才任之不失次序也言尊安其身則以保爲安明爲尊禮運云君者所明注云明猶尊也以此道尊安其身謂用此文王之道以定天下居天子之位是安而且尊也言此者以武王美道如是已欲謀而行之故以此事告羣臣令爲已謀之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一本無之字

疏 敬之十二句。正義曰敬之詩者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謂成王朝廟與羣臣謀事羣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顯見士事也箋云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卽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異

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
也。易鄭音亦王以豉反見賢遍反遠于萬反上時掌反

[疏]敬之敬之。毛以為成王既謀於廟羣臣進而戒之曰王當敬其事而行之敬其事而行之天之臨下乃光明顯見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哉王無得稱曰此天乃高而又高在上以為不見人之善惡而不畏天乃升降以行其事謂轉運日月照臨四方日日視人其神近在於此不為遠也王既承其戒荅之以謙曰維我小子不聰達於此敬之之意言已心不能達將欲以漸學之令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可行且欲學作有光明之事於彼光明之人謂賢中之賢乃從之學又大是相克勝之道汝等羣臣當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是王求戒之言也。鄭唯佛時仔肩一句別義具在箋。傳顯見士事。正義曰顯見釋詁文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衆事是士為事之義也。箋顯光至在此。正義曰顯光監視釋詁文以此承上篇事相首尾故言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天乃光明去惡與善謂天道去惡人與善人其事光明不暗昧也其吉凶不可變易謂善則予之吉惡則加之凶此事一定終不變易言天之可畏也天高又高在上言遠人之意勿以天為極高謂其不見人之善惡而不畏之言天上下其事謂以日月行於晝夜自上至下照知其事故云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日瞻視其神近在於此故須敬也天神察物不必以日月而知以人事所見舉驗者言之定本注云無謂天高又高在上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羣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聰達於敬之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佛毛符弗反鄭音弼仔音茲毛云仔肩克也此二字共訓鄭亦同訓此二字云仔肩任也肩古賢反德行下孟反注同淩子鴆反道音導

[疏]傳小子至肩克。正義曰上二篇亦有小子於是始解者舉下以明上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是將亦行之義故為行也以光之照耀所及廣遠故以光為廣佛之為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為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為克猶權輿之為始箋亦云仔肩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箋緝熙至之志。正義曰釋詁云緝熙光也故為光明鄭讀佛為輔弼之弼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勝也即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敬之者止謂恭敬其事而已言不聰達者敬雖由已隨事而生事有不知無所施敬言不聰達其意也日就謂學之使每日有成就月將謂至於一月則有可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定本集注漸作浸王身當理政事而言學有光明是王意以已不達於政未能即任其事且欲學作有光明於彼光明之人謂選擇賢中之賢乃從之學以賢者必有光明之德故以光明表賢也身方學之未堪為政故輔弼是任示導我以

顯明之德行欲使輔弼之人示語已也王既謙虛如是是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於是之時始有居攝之志知者以周公若已居攝則王不得朝廟謀政明於此時未攝政也周公之攝必當有因王自知不堪思任輔弼周公之志宜因此與故於是乃有攝意也若然成王本欲任賢周公因之以攝所以管蔡流言復為疑惑者成王本欲身自為主委任賢臣及周公居攝乃代之為主人臣而代天子曠世之所罕聞成王既幼復為管蔡所惑故致疑也周公不為臣輔之必攝其政者若使為臣奉主每事稟承雖可以盡心而不得行意欲制禮作樂非攝不可故不得已而居之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周公之攝王政其意在於此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振鷺

宋為殷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宋當未字誤是也 士與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襯誤襯下同是也

無厭依之者 閩本明監本依作射毛本初刻同剜改作倦案所改是也 前云絜白之德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前作所案所改是也

○豐年

數億至億曰秭 小字本相臺本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數億至億曰秭於今數為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釋文云數億至萬曰秭一本作數億至億曰秭考伐檀楚茨傳億字毛用今數則此傳自亦是今數當以正義本為長

以洽百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祫本或作洽案載芟正義云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是正義本此作洽與彼二經同也彼二經箋皆云洽合也此無箋者從可知而省祫雖有合義而其字非此之用當以正義本為長

○有瞽

而合乎祖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而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太祖正義云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太字此太祖謂文王也考雝序云禘太祖也鄭云太祖謂文王若此序先云太祖不容鄭不解之正義以彼注云謂文王者傳合於此非也當以釋文定本集注爲長

告神以知善否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善作和案所改是也譜正義云以觀其和否是其證

或曰畫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或曰畫之謂旣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爲兩解段玉裁云或曰當作以白字之誤也說文業下云大版也所以飾懸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正用此傳

鞉鞉鼓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下鞉字誤小案正義云鞉者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言如鼓而小則不得云小鼓矣釋文鞉下云鞉鞉鼓也通志堂本亦誤改作小

職播鞉柷圉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職下剜添掌字案所補是也

業卽栒上之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板誤柷是也

加於大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當作施形近之譌

以掛懸紘閩本明監本毛本紘作紞案皆誤也當作紘

言掛懸紘者紞謂懸之繩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紘誤紞案下紞字亦紘之誤山井鼎云案禮記注作紘爲是是也

飾鞞多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禮注鞞作彌是也

夏后氏之足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鼓足誤倒非也足鼓在商頌傳不盡依明堂位耳亦載廣雅

中有推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推作椎案所改是也下同

所以止鼓之謂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所以鼓之以止樂之誤是也爾雅疏卽取此正作所以鼓之以止樂可證

背上有二十七鉏敔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鋙誤敔考爾雅疏浦校是也

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大予誤天子案下正義引小師注云今大予樂官有之不誤東都賦曰正予樂李善注引東觀漢記大予樂是也山井鼎據誤本後漢書欲改爲大子非又見爾雅疏

如今賣餳者所吹也小字本同毛本同相臺本餳作錫閩本明監本同案餳字是也見六經正誤正義中字同釋文亦誤錫

管如篴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篴字又作笛正義引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當是其本作笛字故引後注之篴爲笛也

張皇反補通志堂本同盧本反作也云舊譌作反今從宋本案正義引方言云餳謂之張皇是張皇卽爲餳之別名也字是也小字本所附亦作反非

鍾之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鍾作餭案所改是也

長多其成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上有永長也觀多五字考釋文永觀下云注同當是其本有觀多之訓考文古文采而爲之耳

○潛

謂周公成王太平時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平下剜入之字案所補是也　乃命魚師始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漁誤魚是也此與下矢魚互易之誤耳　公矢漁於棠閩本明監本毛本漁作魚案所改是也此誤與上互易

潛糝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糝作槮案釋文云糝也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作米旁參小爾雅云云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旁參音霜甚反又疏廕反正義云槮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槮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考正義所謂諸家本者卽釋文所謂舊詩傳也爾雅釋文亦云爾雅舊文幷詩傳並米旁作是槮字特郭璞所改不可轉依以改詩傳正義所說非也當以釋文本爲長　橬糝也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糝作槮云槮字舊譌從米旁今改正案所改是也

傳涔沮至潛槮閩本明監本毛本槮誤糝案此不知正義本作槮而以釋文糝字改之也

○雝

神明安慶孝子愛子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閩本明監本慶作愛毛本初刻同後剜去子上愛字案十行本孝至也剜添者二字是慶愛二字皆當衍神明安孝子五字爲一句　蓋此明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明作時案所改是也　反採得之後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反作及案所改是也

和敬賢者之嘗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嘗作常案所改是也

嘉哉皇考斥文王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皇作君案君字是也正義云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又云故知嘉哉君考斥文王也是其證閔予小子及訪落皆經言皇考箋言君考也

下音似補通志堂本音似作同姒釋文挍勘記云盧本同姒作音似云舊譌下同姒今從宋本正案考此宋本謂十行本所附也小字本相臺本所附亦是音似○按舊挍非也下同姒不誤古姒姓或作似如潛夫論及漢碑可證此當是鄭箋作大似故陸云下同姒宋本所附乃妄改也大明思齊作大姒則不爲音

○載見

鞗革有鶬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鶬七羊反本亦作鎗同正義本是鎗字

曰求其章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也作者考文古本同案者字是也

如是休然盛壯而有以光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顯案所改是也

以助考壽之福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考壽作壽考案正義云以助壽考之福壽考是也雝箋考壽字兩見依彼正義亦壽考之誤

思成王之多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思下有使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祀暇莫敢易其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常下浦鏜云脫古字是也

○有客

駮而美之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駮作駁案駮字乃是倨牙食虎豹之獸本當作駁取馬色不純之意也後人輒用駮字

旣致饔則甸而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旬誤甸是也

箋云旣有大則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山井鼎云古本大下補法字不知據何本也今考此宋正義云旣有大法則矣而爲之耳非有本也

注云非樂者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非作作案所改是也

○武

須暇湯之子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湯衍字是也皇矣正義引作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此直作暇者以破引之

○閔予小子

計歲首命諸羣廟皆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命疑合字譌是也

閔悼傷之言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閔予小子下云鄭云閔傷悼之言正義云可悼傷乎又云故爲悼傷之言標起止云箋閔悼二本不同也

以道有此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道字當在此字下錯誤耳

信無私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言無私枉是信字當言字之誤也考文古本作言采正義

言不敢懈倦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懈作解案解字是也

○訪落

嗣王謀於廟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朝後改廟案初刻誤也

艾扶將我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艾作女案女字是也正義云汝若將我就之可證考文古本作汝采正義

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必作心案心字是也山井鼎云古本後人旁記云必異本作心

○敬之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之字正義云敬之十二句是其本有一

無謂天高又高在上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注云無謂天高又高在上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意必求之或定本仍作高高無又字故正義用注以目之

日月瞻視近在此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日月視人其神近在於此又云日日瞻視其神近在於此是月字乃涉上而誤耳今閩本以下并正義中盡改爲日月誤之甚矣考文古本作日采正義

定本注云天謂天高又高在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天字當作

无形近之譌十行本每書無作无當時以爲别體字也

言當習之以積漸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漸作浸釋文云浸子鴆反考文古本作侵山井鼎云侵恐浸誤采釋文正義也

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南昌府學開雕文選樓藏本校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三）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毖嗣王求助也 毖愼也天下之事當愼其小小時而不愼後爲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爲政以救患難。毖音祕難乃旦反禍難之難皆同 疏 小毖八句。正義曰小毖詩者嗣王求助之樂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已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創艾往過戒愼將來是求助之事也毛以上三篇亦爲歸政後事於訪落言謀於廟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然而頌之大列皆由神明而興此蓋亦因祭在廟而求助也。箋毖愼至患難。正義曰毖愼釋詁文箋以經文無小字而名曰小毖故解其意此意出於允彼桃蟲翻飛維鳥而來也言早輔助者初嗣王位而即求之是其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毖愼也荓蜂摩曳也箋云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愼後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爲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懲直升反韓詩云苦也荓普經反爾雅作甹音同蜂本又作夆。孚逢反螫音釋韓詩作辛赦赦事也摩尺制反本又作掣曳以制反艾音刈字或作忞下同創初亮反復扶又反譎音決誑九況反 疏 予其懲而。毛以爲成王即政求助於羣臣告之云我其懲創於往時而謂管蔡誤已以爲創艾故愼彼在後恐更有患難汝等羣臣莫復於我掣曳牽我以入惡道若其如是我必刑誅於汝是汝自求是辛苦毒螫之害耳以管蔡誤已尋被誅戮故自說懲創戒使勿然旣言將欲愼患又說當愼其小惡之初始信如彼桃蟲耳爲惡不已於後更大似桃蟲翻然而飛維爲大鳥矣其意言管蔡始則讒毀周公後遂舉兵誅叛逆是積小成大言後有此類當小即誅之勿使至大又言求助之意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家多難之事恐我又集止於患難以蓼菜之辛苦然故須汝等助我愼之言又者非徒多難又集辛苦以此之故求人助已也。鄭於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已所以創於往時者往始之時信以管蔡之讒爲小如彼桃蟲耳故不即誅之乃叛而作亂爲王室大患如桃蟲翻然而飛維爲大鳥矣於時我年幼少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即有三監及淮夷作亂使我又會於辛苦皆由不愼其小以致使然我今欲愼小防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助之意也。傳荓蜂摩曳。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甹夆古今字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

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蛢蜂爲掣曳爲善自求爲王身自求案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箋懲艾至刑誅。正義曰懲與創艾皆嘗有事思自改悔之言此云予其懲而明是有事可創故鄭迹其創艾之所由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金縢有其事也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書序有其事也成王年十五周公自東都反而居攝稱元年其年即舉兵東伐至二年滅殷三年踐奄叛逆之事始得平定是歷年乃已也既創往時畏慎後禍恐其將復如是故戒羣臣小子無敢掣曳我也掣曳者從傍牽挽之言是挽離正道使就邪僻故知謂譎詐誑欺不可信若管蔡流言之類也毒螫如彼毒蟲之螫故言謂將有刑誅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拚芳煩反鷦子消反鳥始小後大者也

疏 傳桃蟲鷦至終大。正義曰釋鳥云桃蟲鷦其雌鴱鴱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雌名鴱郭璞曰鷦鷯亡滑反桃雀也俗名爲巧婦鷦鷯小鳥而生鵰鶚者也陸機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鶵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言始小終大者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鳥以喻小惡不誅成爲大惡傳言始小終大其文得與箋同俱毛以周公爲武王崩之明年即攝政爲元年時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舉兵誅之成王猶尚未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耳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慎其小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慎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不誅管蔡也。箋肇始至之鳥。正義曰肇始允信釋詁文管蔡初爲流言成王信之既信其言自然不得誅之今悔於不登時誅之者此謂啓金縢後既信周公之心已知管蔡之妄宜即執而戮之乃迎周公當時以管蔡罪小不即誅殺至使叛而作亂爲此大禍故所以爲創也箋又言鷦之所爲鳥題肩或曰鴞皆惡聲之鳥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鴞皆惡鳥也案月令季冬云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别名與鴞不類鴞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鷦鷯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過鸁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韤雀郭璞注云即鷦鷯是也諸儒皆以鷦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今箋以鷦與題肩及鴞三者爲一其義未詳且言鷦之爲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堪任予我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箋云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衆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蓼音了

疏 傳堪任至辛苦。正義曰釋詁云堪勝亦任之義也予我釋詁文毛不得有追悔管蔡之事上經謂慎將來則此亦謂將來之事不得與鄭同也當言已才智淺短未任國家多難之事既已多難又會辛苦故王肅云

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說將來之事對多難爲文蓼辛苦之菜故云又集於蓼言辛苦也○箋集會至之難○正義曰集會釋言文會謂逢遇之也世道未平戰鬭不息於王者爲辛苦之事故言又會於辛苦也上以翻飛爲喻謂長惡使成此云又集于蓼謂逢其叛逆故上箋言管蔡此箋言三監猶是一事但指憶有先後耳言三監及淮夷之難者淮夷之叛亦三監使然故連言之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芟所銜反除草也甸田見反

疏 載芟三十一句○正義曰載芟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時親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爲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釀爲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籍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穫所由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籍社所以經序有異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人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亦以仲春與耕籍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揔之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祀之但此爲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焉○箋籍田至籍田○正義曰天官甸師掌耕耨王籍月令孟春云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籍田者甸師所掌王所耕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祭義文王親耕者一人獨發三推而已借民力使終治之故謂之籍田也月令說耕籍之事云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周語說耕籍之事也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韋昭云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也三之者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然則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則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各五推卿九人發各九推大夫推數則無文因以三孤并六卿是爲九其大夫雖多見相三之數取二十七人爲之耳其士蓋八十一人爲之耳月令止有卿而韋昭兼言大夫明亦宜有士也庶人終於千畝謂甸師之屬徒也天官序云甸師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其職云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注云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芓也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是借民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當王親爲之但以聽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爲已功是以謂之借也漢書孝文元年開籍田應劭曰籍田千畝典籍之田臣瓚案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率天

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為稱而鄭以為借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記之或復追述前
言號為典法此籍田在於公地歲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為名若以事載典籍即名籍
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何獨於此偏得籍名瓚見親耕之言即云不得假借豈籍田千畝皆天
子親耕之乎聖王制法為此籍田者萬民之業以農為本五禮之事唯祭為大以天子之貴親執
耒耜所以勸農業也祭之所奉必用己力所以敬明神也祭義云天子為籍千畝躬秉耒
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齍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說籍田之意也

載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 除草曰芟除木
曰柞畛埸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強也以用也箋云載始也隰謂新發
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強予任民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
東西之曰以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
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
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柞側伯反除木也澤澤音釋釋注同爾雅作郝音同云耕也郭
云言土解也耦五口反芸音云本又作耘除草也畛之忍反徐又音真強其良反有餘力易本又
作場音亦長張丈反下同徑古定反閒音閑傭音容賃女鴆反烝音證解音蟹

【疏】載芟載柞○毛以為周公成王之時耕籍以勸下民祈社稷而求穀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於是始芟其
所田之草始柞其所田之木待其土氣烝達然後耕之其耕則釋釋然土皆解散又二人相對者
有千耦之人其皆耘除此所芟柞草木之根株也其耘之時或往之隰或往之畛其所往之人維
為主之家長維處伯之長子維次長之仲叔維眾之子弟維強力之兼士維所以傭賃之人此等
俱往畛隰芸除草木盡家之眾皆服作勞有噴然而眾其來饟饋之人即其婦之與士也此農人
不以其身為苦乃謂饟已為勞思逆而媚其行饟之婦有愛其從來子弟是王化之深務農之至
也此農人既去草木根株有畧然而利者其所用之耜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之中以種其百眾
之穀此穀之種實皆含此當生之活氣故從土中驛驛然其鑽土以射出其土也乃有厭然而特
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於是農人則緜緜然用其力麃芸之以此
至於大熟則穫刈之濟濟然穗眾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其此民之積聚也乃有萬與億而及秭
言其多無數也天下豐熟而此在上稅而取之以為三種之酒以為五齊之醴進予先祖先妣又
以會聚其百眾之禮而為祭祀此所為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用之以祭祀為鬼神所饗為我
國家之光榮也此所為之酒醴有椒之馨香用之以祭祀為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
寧也既治田得穀用之祭祀而使鬼神歡悅邦國安寧祭祀得所故能誠感天地心非云此而有
此謂禎祥之應事未至而先來也心非云今而有今謂嘉慶之事不先聞而即至也此事乃自古

以來當如此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非獨於此周時。鄭以俶載爲熾菑熾然入地而菑殺其草於南畝之中又以烝畀祖妣爲祭祀之禮以事宗廟以洽百禮爲饗燕之禮以待賓客旣言二禮又反而申之言此所爲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用之以饗燕賓客爲賓所悅爲我國家光榮也又其爲酒醴有如椒之香馨用之以祭祀鬼神爲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又以且爲辭以振爲古餘同。傳除草至以用。正義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以畛爲埸信南山云疆埸翼翼是也坊記云家無二主主是一家之尊故知主家長也主旣家長而別有伯則伯是主之長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不言季者以季幼少宜與諸子爲類也令旅中兼之旅訓衆也謂幼者之衆卽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芸者若幼則從饟而行下云有依其士是也強謂力能兼人故云強強力也以者傭賃之人以意驅用故云用也。箋載始至當種。正義曰此本其開地之初故載爲始原隰者地形高下之別名隰指連形而言則是未嘗墾發故知謂新發田也畛是地畔道路之名故知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強予任民地官遂人文彼注云強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引之以證強有餘力彼民作甿注云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然則甿民是一故以民言之以謂閑民今時傭賃者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閑民无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閑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是有閑民傭賃之事也又解之以之意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此傭力隨主人所東西故稱以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卽東西也彼雖爲師發例要以者任其東西故引之以證此太平之世而得有閑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有立於爲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周禮列於九職是雖太平之世必爲人傭故此得有之也土氣烝達者周語說將耕之事云陽氣俱烝土膏其動韋昭云烝升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此陽氣烝達可耕之候然則土氣烝達者謂陽氣升上達出於是耕之故土得釋釋然而散也釋訓云釋釋耕也舍人曰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言輩作者合家盡行輩輩俱作言趨時也千耦謂爲耦者千是二千人爲千耦與十千維耦異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言其所往皆徧也故王肅云有隰則有原言畛新可見美其陰陽和得同時就功也及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務疾畢已當種也已猶了欲疾耕使畢了故下經而種之。**有嗿其饁思媚其**

婦有依其士 嗿衆貌士子弟也箋云饁饋饟也依之言愛也婦子來饋饟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不自苦。嗿勑感反饁于輒反饋其愧反饟式亮反

疏 傳嗿衆至子弟。正義曰以耘者千耦饟者必多故知嗿爲衆貌士者男子之稱而不在耕芸之中宜是幼者行饟故爲子弟此經言有嗿其饁以目之婦士俱是行饟之人七月云同

我婦子子卽此之士也○箋饁饋至自苦○正義曰饁饋釋詁文孫炎曰饁野之饋也依文與媚相類媚爲愛故知依亦愛也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畧利也箋云俶載當作熾菑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農夫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菑之而後種其種皆成好含生氣○畧如字字書作䂮同俶載毛並如字鄭作熾菑下篇同函戶南反下篇同熾尺志反盛也菑側其反種章勇反下其穜同株音誅【疏】傳畧利○正義曰釋詁文○箋實種至活生○正義曰此說初種故知實爲種子函者容藏之義故轉爲含猶人口含之也活者生活故爲生言種子內含生氣種之必生也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麃耘也箋云達出地也傑先長者厭厭其苗衆齊等也○驛音亦爾雅作繹繹云生也厭於豔反下同緜緜如字爾雅云麃也韓詩作民民云衆貌麃表嬌反芸也說文作穮音同云穮耨鉏田也字林云穮耕禾間也方遙反射食亦反長張丈反【疏】傳達射至麃耘○正義曰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爲射釋訓云驛驛生也舍人曰穀皆生之貌是驛驛其達謂苗生達也也厭者苗長茂盛之貌其傑苗之傑者亦是苗也而與其苗異文傑謂其中特美者苗謂其餘齊等者二者皆美茂故俱稱厭但以齊等苗多重言厭厭耳以二者相涉故傳詳其文故云有厭其傑言苗傑然特美也箋申特美之意故云先長者傑既是先長明厭厭其餘衆苗齊等者麃是芸之別名緜緜是麃之貌釋訓云緜緜麃也孫炎曰緜緜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絕也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濟濟難也箋云難者穗衆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言得多也○穫戶郭反積子賜反又如字注同秭音姊【疏】傳濟濟難○正義曰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在田穫刈不得有濟濟之容但容止濟濟者必舉動安舒此刈者以禾稠難進不能速疾故亦以濟濟言之難者箋申之云穗衆難進也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箋云烝進畀予洽合也進予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百禮謂饗燕之屬○烝之丞反畀必二反注同【疏】傳百禮言多○正義曰檢定本集注皆無此文有者誤也○箋烝進至之屬○正義曰烝進畀予洽合皆釋詁文箋以下云有飶有椒重設其文則是二事故分此以當之以洽百禮爲合聚衆禮其用酒醴者祭祀以外唯饗燕耳故言謂饗燕之屬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與此同而賓之初筵其文之下卽云有壬有林林謂諸侯之君故箋以爲合見百國所獻之禮豐年止言報祭無饗燕之義故箋不爲說則與烝畀祖妣共爲祭祀之禮此以有二事故以爲饗燕之禮皆觀文爲義故三者皆異毛既無饗燕之言明皆據祭祀與鄭不同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飶芬香也箋云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

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飶蒲䏚反芬芳也說文云食之香也字又作苾音同一音蒲必反注同【疏】傳苾芬香○正義曰飶者香之氣故爲芬香也○箋芬香至榮譽○正義曰箋以此充饗燕下充祭祀者以言邦家之光謂國有光榮是於賓客之辭也胡考之寧言身得壽考與祭之祝慶萬壽無疆義同是於鬼神之辭也故知此爲饗燕下爲祭祀以饗燕施於賓客故云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祭祀進於祖妣故云多得福祿於身得壽考

有椒其馨胡考之寧椒猶飶也胡壽也考成也箋云寧安也以芬香之酒醴祭於祖妣則多得其福右○椒子消反徐子料反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此論醲酒芬香無取椒氣之芳也案唐風椒聊箋云椒之性芬芳王註云椒芬芳之物此傳椒猶飶飶芬香椒是芬芳之物此正相協無故改字爲椒椒始也非芬香馨呼庭反【疏】傳椒猶至考成○正義曰椒是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故傳辨之云猶如飶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雖及胡耇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爲壽也考成釋詁文言考者明老而有成德蕩曰雖無老成人是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且此也振自也箋云匪非也振亦古也饗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脩德行礼莫不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且七也反又子餘反下同見賢遍反【疏】傳且此振自○正義曰毛雖有此訓其義與鄭不殊○箋振亦至今時○正義曰箋以爾雅有此正訓故易傳以爲振亦古也以上陳祭饗二事此承上文故云饗燕祭祀直言饗燕祭祀謂爲之得其所也有天下者主於敬待神人接之以礼則人神慶悅至誠感物祥瑞必臻故知非且有且非今斯今謂嘉慶禎祥之事非謂其有而已有之以言報應之疾也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嘉慶謂王者所得美善之實事禎祥謂嘉慶之前先見爲徵應者也以其分爲二文故屬禎祥於上句屬嘉慶於下句但禎祥爲嘉慶而先見故言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以禎祥是事之先應故言先來見嘉慶是善之實事故云不聞而至二者意亦同也此禎祥嘉慶自天爲之享燕之礼得所不謂其至而已至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又古以來當皆如此非適今時美此大平之主能重於農業獲此福慶故歌之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耜音似田器也【疏】良耜二十三句○正義曰良耜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爲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其末四句是報祭社稷之事婦子寧止以上言其耕種多獲以明報祭所由亦是報之事也經言百室

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塲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
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本或秋下有冬衍字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畟**
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畟畟猶測測也箋云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菑是南畝也種此百穀
其種皆成好含生氣言得其時○畟楚側反爾雅云畟畟耜也郭云言嚴利也種章勇反【疏】畟畟良耜○毛以爲農人以畟畟然利刃善耜始事於南畝而耕之種其百衆之穀其實皆含
此當時生之氣故生而漸長農人事而芸之於是有來視汝之農人者載其方筐及其圓筥其筐
筥所盛以饟者維是黍也旣饟到田見其農夫所戴之笠維糾然其田器之鎛以此趙而刺地以
薅去荼蓼之草其荼蓼之草旣朽敗止黍稷乃茂盛止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挃挃然爲聲旣穫訖
乃積聚之栗栗然衆多所積聚者其大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旣蹂踐而治之則
以開百室一時而納之於是百室皆盈滿而多穀粟止婦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天下大熟民安如
此國家乃殺是犉牡之牲有捄然者此牲之角用此牲以報祭社稷所以報祭之者以嗣繼其先
歲復求其豐年以續接其往歲復得以養人又求良善司嗇以續古昔之人庶其常勤勸農常得
豐年也鄭唯俶載爲熾菑爲異餘同○傳畟畟猶測測○正義曰以畟畟文連良耜則是刃利之
狀故猶測測以爲利之意也釋訓云畟畟耜也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
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箋云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饁者也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雖賤者
猶食黍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筐丘方反筥紀呂反饟
式亮反笠音立糾居黝反又其皎反鎛音博趙徒了反刺也又如字沇起了反又徒少反薅呼毛
反說文云拔田草也又云或作茠引此以茠荼蓼荼
蓼上音徒下音了刺七亦反下同盛音成去起呂反【疏】傳笠所至水草○正義曰笠之爲器暑雨皆得禦之故兼言也其鎛斯趙則趙
是用鎛之事鎛是鋤類故趙爲刺地也又釋草云蘠虞蓼某氏曰蘠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
之所生故爲水草也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荼委葉舍人曰荼一名委葉某氏引
此詩則此荼謂委葉也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箋瞻
視至勤苦○正義曰瞻視釋詁文下言婦子寧止明此以爲不寧故知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
也筐筥之下鄭云饟黍故知筐筥所以盛黍也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
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爲忌日貶而用稷是爲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
瞻汝是見彼農人之時而陳其笠其鎛故知見農人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草定本集注皆云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與俗本不同 **荼蓼朽止黍稷**

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挃挃穫聲也栗栗衆多也墉城也箋云百室一族也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千耦其耘輩作尚衆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朽虛有反爛也挃珍栗反積子賜反比毗志反注同櫛側瑟反酺音蒲又音步醵其據反又其畧反合錢飲酒也

【疏】傳挃挃至墉城○正義曰釋訓云挃挃穫也栗栗衆也李巡曰栗栗積聚之衆孫炎曰挃挃穫聲也皆取此爲說也城之與牆俱得爲墉但此比高大故爲城○箋百室至之歡○正義曰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是百室爲一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酇是鄭以鄉尊於遂故舉鄉言耳上篇言千耦此篇言百室雖未必一人作而其文千百不同故解其意千耦其芸輩作者尚衆故舉多言也一族同時納穀見聚居者相親故舉少言也又解族黨州鄉皆爲聚屬獨以百室爲親親之意由百室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同祭酺合醵之歡也故偏言之也遂人云百夫有洫故知百室共洫間而耕彼注云百夫一酇之田爲六遂之法族在六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故得舉酇之制以言族也祭酺者族師職云春秋祭酺注云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也古書酺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族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酬酢焉鄭於彼雖以酺步爲疑而以酺爲正故此以酺言之蝝螟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爲災害故祭以止之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彼注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酬卽此合醵也禮器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注云合錢飲酒爲醵王居明堂之禮乃命國家醵是也族師雖云祭酺不言卽爲醵飲酒禮記自有醵語不云醵是族法鄭知祭酺必有飲酒合醵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鄭云春秋祭酺亦如之是於祭酺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必爲行禮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祭酺必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酬酢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此皆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爲須合錢也唯族無飲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師之法故箋以爲同族之禮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箋云捄角貌五穀畢入婦子則安無行饁之事於是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司穡也○犉如純反本亦作犉捄音虯復扶又反下同

【疏】傳黃牛至往事○正義曰

釋畜直云黑脣犉以言黑脣明不與身同色牛之黃者衆故知黃牛也某氏亦云黃牛黑脣曰犉取此傳為說也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角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脣也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角尺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畢於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為正也社稷太牢獨云牛者牛三牲為大故特言之以似以續似訓為嗣嗣續俱是繼前之言故為嗣前歲續往歲之事前往一也皆求明年使續今年據明年而言故謂今年為前往也○箋捄角至司嗇○正義曰此有捄其角與兕觥其觩角弓其觩觩皆與角共文故為角貌以上言其饟是婦子所為此言寧止遂結上句故知安無行饁之事序云秋報社稷故云於是殺牲以報祭社稷也此為年豐報祭而云更求嗣續故知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求以養人也言今歲已有豐年得穀養人求今後歲復然也嗣續一義也豐年養人亦一事故因其異文而分屬之耳甫田云以介我稷黍是求有年也以穀我士女是求養人也續古之人文連犉牡之末則亦祭求之非人無以續人明求將來之人使續往古之人農事須人唯司嗇耳故知求有良司嗇謂求善田畯也言得善官教民可以益使年豐故也司嗇已所選擇而祭神求之者得賢以否亦是神明所助故因祭求之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繹絲衣繹祭之服音亦祭之明日又祭也字書作釋融餘戎反尚書作肜音同

【疏】絲衣九句○正義曰絲衣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為繹以賓事所祭之尸行之得禮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子夏作序則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為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說受聖旨不須引人為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必是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史傳無文不知誰著之故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止言非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為誰也以鄭言非毛公後人著之不云詩序本有此文則知鄭意不以此為子夏之言也鄭知非毛公後人著之者鄭玄去毛公未為久遠此書有所傳授故知毛時有之若是後人著之則鄭宜除去荅之以此明已不去之意以毛公之時已有此言故也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

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箋繹又至之肜○正義曰繹又祭釋天文李巡曰繹明日復祭曰又祭知天子諸侯同名曰繹以祭之明日者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有事謂祭事也以辛巳日祭壬午而繹是魯爲諸侯用祭之明日此則天子之禮同名曰繹故知天子亦以祭之明日也故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知卿大夫曰賓尸者今少牢饋食禮者卿大夫之祭禮也其下篇有司徹云若不賓尸注云不賓尸謂下大夫也以言若不賓尸是對有賓尸者有司徹所行卽賓尸之禮是卿大夫曰賓尸案其禮非異日之事故知與祭同日然則天子諸侯謂之繹卿大夫謂之賓尸是繹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序云繹賓尸者繹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周曰繹商謂之肜者因繹又祭遂肜釋天以明異代之禮別也彼云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肜者亦相尋不絕之意尚書有高宗肜日是其事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箋云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鼎圜弇上謂之鼒○紑孚浮反徐孚不反又音培又音弗載如字又音戴同弁皮變反俅音求恭慎也說文作絿同鼐乃代反郭音乃鼒音兹徐音災郭音才說文作鎡字音兹塾音孰門側堂也或音育冪亡歷反本亦作鼏圜音圓弇古奄字

疏 絲衣其紑○正義曰此述繹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畢者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敬明矣是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明重上言於祭之前使士之行禮在身所服以絲爲衣其色紑然而鮮絜在首載其爵色之麻弁其貌俅俅而恭順此絲衣載弁之人從門堂之上旣視壺濯及籩豆降往於門塾之基告君以濯具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以告肥充又發舉其鼐鼎及鼒鼎之覆冪而告此鼎之絜矣祭之初使畢者行事尚能恭順故至於當祭事尸禮無失者以此至於祭末旅酬之節兕觥罰爵其觩然徒設無所用之所以然者由此助祭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傲慢每事如禮故無所罰恭順如此當於神明是得壽考之休徵言祭而得禮必將得福故美而歌之○傳絲衣至之鼒○正義曰此述祭事故知絲爲之故云絲衣祭服傳雖不解弁亦當以爲爵弁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絲衣與紑共文故爲絜鮮貌也載弁謂人戴弁也戴弁者捄捄則俅俅人貌故爲恭順貌也基門塾之基者釋宮云門側之

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爲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是塾爲門之堂也直言自堂徂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繹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爲失明其當在門外祊以東方爲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祊之與繹一時之事故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又禮器曰爲祊乎外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旣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以此二注言之則祊繹大同而繹統名焉繹必在門故知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自羊徂牛是從此往彼爲先後之次故知詩意言先小後大爲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鼐鼐旣絕大鼒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鼒此經自堂徂基徂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鼐及鼒不言自徂蒙上自徂之文鼎則先大後小與牛羊異者取鼒爲韻故變其文也○箋載猶至之鼒○正義曰載者在上之名故經稱載弁若言以頭戴之則於人易曉故云載猶戴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爲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冠禮有爵弁服紂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之朝羣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由繹之禮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祭之日逆齊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者以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故準特牲爲說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即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人舉鼎鼏告潔彼先視濯籩豆次視牲次舉鼎先後與此羊牛鼐次第正同自堂徂基文在牛羊之上自然是視壺濯籩豆矣以此知自堂徂基是告濯具從羊之牛是告充鼐鼎及鼒是舉冪告絜也禮之次者謂特牲之禮爲此次故準之以說天子之禮也鼎圜弇上謂之鼒釋器文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以傳直言小鼎不說其形故取爾雅文以足之**兕觥其觩旨酒思柔**

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譁也考成也箋云柔安也繹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兕字又作兕徐履反觥古橫反罰爵也字又作觵同觩音虯本又作觓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敖五誥反本又作傲注同譁音花讙火官反又火元反慢亡諫反【疏】傳吳譁考成○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考成釋詁文○箋柔安至休徵○正義曰柔安釋詁文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也其禮小於天子尚無兕觥故知天子正祭無兕觥矣今此繹之禮至旅酬而用兕觥變於正祭也知至旅而用之者兕觥所以罰失禮未旅之前無所可罰至旅而可獻酬交錯或

容失禮宜於此時設之也有司徹是大夫賓尸之禮猶天子之繹所以無見餕解者以大夫禮小即以祭日行事未宜有失故無也上經說祭初行禮唯謂士耳此言飲美皆思自安則是諸助祭者非獨士也以祭末多倦怠傲慢故美其於祭之末能不讙譁不傲慢則於祭前齊敬明矣恭敬明神必將獲福故以此得壽考之休徵壽考未然之事故言徵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酌音灼字亦作汋大如字徐音泰 疏 酌九句。正義曰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象武王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告於廟作者覩其樂成而思其武功述之而作此歌焉此經無酌字序又說名酌之意言武王能酌取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民故名篇為酌毛以為述武王取紂之事即是武樂所象眾鄭以為武王克殷用文王之道故經述文王之事以昭成功所由功成而作此樂所以上本之也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聲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徧告羣廟也言酌先祖之道者周之先祖后稷以來先世多有美道武王酌取用之除殘去暴育養天下故詩人為篇立名謂之為酌序其名篇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以經陳文王之道武王得而用之亦是酌取之義但所酌之事不止此耳經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為文王養紂此言以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為同非經養也酌左傳作汋古今字耳。箋周公至而已。正義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文雖六年已作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初成之時未奏用也其始成告之而已故此篇歌其告成之事言此者以明告之早晚謂在居攝六年告之也知然者以洛誥為攝政七年之事而經稱周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禮祀於新邑明待成王即政乃行周禮禮既如此樂亦宜然故知大武之樂歸政成王始祭廟奏周公初成之日告之而已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箋云純大熙興介助也於美乎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死之士助之。於音烏注同鑠舒灼反。疏 於鑠王師。毛以為因告大武之成故歌武王之事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君謂誅紂以定天下由既誅紂故於是令周道大明盛矣是大明之故遂有大而又大謂致今時之太平也又本用師取昧之事所以為可美者以我周家用天人之和而受之言以和受殷非苟用強力也蹻蹻然有威武之貌者我武王之所為則用此武而有嗣文王之功王能如是故歎美之實維爾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以此故作為

大武以象其事鄭以爲大武象武王伐紂本由文王之功故因告成大武追美文王之事於乎美哉文王之用師衆也乃率殷之叛國養是暗昧之君以成其惡故民服文王能以多事寡以是周道乃大興矣由有至美之德誠義足以感人是以大賢士來而助之賢士既來我文王寵而受之來者旣受用故蹻蹻然有威武之士競於我王之造言其皆來造王王則寵而用之以此而有嗣續言其傳相致達續來不絶由是武王因之得成功作樂故歎美之實維以武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言武王以文王之故故得道也○傳鑠美至晦昧○正義曰鑠美釋詁文又云遵率循也俱訓爲循是遵得爲率武王於紂養而取之故以養爲取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耆昧也故轉晦爲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也又緝熙之訓皆爲光明介字毛皆爲大則此亦宜然王肅云於乎美哉武王之用衆也率以取是昧謂誅紂定天下以除昧也於是道大明是用有大大言太平也○箋純大至助之○正義曰純大熙興皆釋詁文以卒句乃言信得用師之道於此未宜歎其大大故依常訓以介爲助以武王之業因於文王養紂不伐是文王之事此說大武功成文宜本之於父故以爲美文王之師養者承事之辭故云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云者昧也皇矣云上帝耆之是養之至老故云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之至德孔子歎美文王謂之至德是周道以養紂之故遂得大興也孟子說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父歸之也天下父歸之其子焉往也是天下歸往之也文武之士並歸周但下言蹻蹻是威武之貌故云有致死之士衆來助之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襄四年左傳文

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

龍和也蹻蹻武貌造爲也箋云龍寵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蹻蹻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蹻居表反造毛才老反鄭七報反詣也傳直專反

疏 傳龍和至造爲○正義曰龍之爲和其訓未聞魯頌稱蹻蹻虎臣故爲武貌造爲釋言文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從和同與周也○箋龍寵至相致○正義曰上言大介爲大來助周則我龍受之龍此大介寵字以龍爲聲故龍爲寵也來卽寵受人皆美之故蹻蹻之士爭來造王而王又用之則其餘嗣續而至儒行說交友之道久相待遠相致故以有嗣爲傳相致也從大介至有嗣卽之爲三等言從周之士有先後而至也○傳公事○正義曰釋詁文

實維爾公允師

公事也箋云允信也王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者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

疏 箋允信至之道○正義曰允信釋詁文上說行文王之事至此乃述武王之事故言武王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謂伐紂勝之也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類也禡也皆師祭也○禡馬嫁反桓武志也本或以此句爲注

疏 桓九句○正義曰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也謂武王將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爲類祭於上帝爲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此經雖有桓字止言王身之武名篇曰桓則謂軍衆盡武謚法闢土服遠曰桓是有威武之義桓字雖出於經而與經小異故特解之經之所陳武王伐紂之後民安年豐克定王業代殷爲王皆由講武類禡得使之然作者主美武王意在本由類禡故序達其意言其作之所由講武是軍衆初出在國治兵也類則於內祭天禡則在於所征之地自內而出爲事之次也○箋類也至師祭○正義曰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注云上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言祭於南郊則是感生之帝夏正於南郊祭者周則蒼帝靈威仰也南郊所祭一帝而已而云五德之帝者以記文不旨言周不得斥言蒼帝故漫言五德之帝以揔之又嫌普祭五帝故言南郊以別之五德者五行之德此五方之帝各有本德故稱五德之帝太昊炎帝之等感五行之德生亦得謂之五德之帝但類於上帝謂祭上天非祭人帝也且人帝無時在南郊祭者以此知非人帝也謂之類者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造猶卽也爲兆以類祀卽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言依郊祀爲之是用歐陽事類之說爲義也言爲兆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嚮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造故知就其所往爲其兆位而祭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異於歐陽也南郊之祭天周以稷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人周卽當以后稷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爲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習兵之禮故貉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由此二注言之則禡祭造兵爲軍法者爲表以祭之禡周禮作貉貉又或爲貊字古今之異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

綏萬邦婁豐年箋云綏安也婁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婁力住反亟欺冀反數也下同

疏 綏萬邦○毛以爲武王誅紂之後安此萬邦使無兵寇之害數有豐年无飢饉之憂所以得然者上天所命命爲善不解倦者以爲天子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其天下之事是其爲善不倦故爲天所命於是用其武事於四方除其四方之殘賊能安定其家謂成就先王之業遂爲天下之主乃歎而美之於乎此武王之德乃明見於天殷紂以暴虐之故武王得用此美道以代之○鄭唯下二句爲異言於明乎曰天言天道之大明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之故天以武王代之餘同○箋綏安至陽和○正義曰綏安釋詁文又云亟屢疾也同訓爲疾是屢得爲亟也

經言萬國箋言天下天下即萬國也堯典云協和萬邦哀七年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則唐虞夏禹之時乃有此萬國耳王制之注以殷之與周唯千七百七十三國无萬國矣此言萬國者因下有萬國遂舉其大數此文廣言天下之大不斥諸侯之身國數自可隨時變易其地猶是萬國之境故得舉萬言之此安天下有豐年謂伐紂即然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飢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

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士事也箋云天命爲善不解倦者以爲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於是用武事於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解音懈注同

疏 箋天命至天下○正義曰以天命匪解爲下文揔之克定厥家是天子之事故知天命以爲天子也安有天下之事謂天下衆事武王能安而有之以天下爲任而行之不解言其當於天意也以當天意故天命之於是用其武事於四方謂既能誅紂又四方盡定由是萬國得安陰陽得和此言結上之意也家者承世之辭故云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先王雖有其業而家道未定故於伐紂其家始定也

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間代也箋云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於音烏注同間間厠之間注同

疏 傳間代○正義曰釋詁文毛傳未有以于爲曰皇多爲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傳意或然○箋于曰至代之○正義曰于曰皇君釋詁文言於明乎曰天言天去惡與善其道至光明也以武王代紂即是明之事言武王當天意以代紂所以歎美之

桓一章九句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賚來代反與也徐又音來

疏 賚六句○正義曰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武王既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爲諸侯周公成王大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無賚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德之人故名篇曰賚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王之德以戒勑受封之人是其大封之事也此言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樂記說武王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文則云虎奔之士脫劒祀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廟也○箋大封至有功者○正義曰以言大封則所封者廣雖初定天下可有此事守文之世不應得然且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引此文以爲武王之頌故知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封爲諸侯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

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周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言大封於廟樂記未至廟而已封三恪二代者言其急於先代之意耳祭統曰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未及下車雖有命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亦在此大封之中也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謐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勤勞應當繹陳也箋云敷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以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敷音孚繹音亦徧音遍下篇同 疏 文王既勤止。正義曰武王既封諸臣有功者於文王之廟因以文王之道戒勑之言我父文王既以勤勞於政事止以勤勞於事故有此天下之業我當受而有之故我徧於是文王勞心之事皆陳而思行之我徂以此維求安定言用文王之道往行天下以求天下之定此文王勞心之事是我周之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於乎今汝諸臣受封者亦當陳而思行之言已陳行文王之道勑諸臣亦使陳而行之以此而至於太平故追述而歌之也。傳勤勞應當繹陳。正義曰皆釋詁文。箋敷猶至天下。正義曰敷訓爲布是廣及之義故云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者尚書所謂日昃不遑暇食是其事也由此勞心以有天下之業我當受之謂受其位爲天子也今我往以此求定者往者自已及物之辭謂行之於天下以求安定天下也

時周之命於繹思箋云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勑勸之。於鄭如字王音烏王于況反又如字下篇同 疏 箋勞心至勸之。正義曰言是者上之勞心也上天之命命不解怠者故知勞心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此詩爲大封而作故知於繹思是勑諸臣受封使陳而思行之文王之道可永爲大法故以文王之功業勑勸之於亦歎辭也

賚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般薄寒反注同守手又反般樂也音洛崔集注本用而祀四此注爲序文 疏 般七句。正義曰般詩者巡守岳河海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岳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稱喬嶽翕河是祀河岳之事也

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未知孰是岳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此祭祀於中岳無事故序不言焉四瀆者五岳之四故周禮岳瀆連文序既不言五岳故亦不言四瀆以河是四瀆之一故舉以爲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然則河爲四瀆之長巡守四瀆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

高山四嶽也墮山山之嶞嶞小者也翕合也箋云皇君喬高猶圖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於音烏注同嶞吐果反注同郭云山狹而長也又同果反字又作墮喬嶽上音橋下音岳翕許及反

【疏】於皇時周○毛以爲於乎美哉是周家也旣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處則登其高山之岳而祭之其祭之也於大山之傍有嶞嶞然之小山與高而爲岳者皆信案山川之圖者又合九河爲一以大小次序而祭之也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於是配而祭之能爲百神之主德合山川之靈是周之所以受天命由此也○鄭唯以皇爲君裒爲衆爲異餘同○傳高山至翕合○正義曰岳必山之高者故知高山四岳也嶞山對高山爲小故知山之小者嶞嶞然言其狹長之意也毛於皇字多訓爲美王肅云美矣是周道已成天下无違四面巡岳升祭其高山傳意或然翕合釋詁文○箋皇君至爲一○正義曰皇君喬高釋詁文猶圖釋言文以於已是歎美之辭故以皇爲君君是周邦謂爲天子也巡守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謂每至其方告祭其方之岳也堯典及王制說巡守之祀皆言望秩于山川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則知嶞山喬岳允猶翕河皆謂秩祭之事故云小山高岳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此卽望秩之事也喬岳與上句高山猶是一事但巡守之祀其祭主於方岳故先言陟其高山又說望秩之意言小山亦可與四岳同祭故又言喬岳令與小山爲類見其同祭之耳允猶之文承山岳之下不可案山圖耳而并云川者山之與川共爲一圖言望秩山川則亦案圖耳但河分爲九合而祭之一故退翕河之文在允猶之下使之不蒙允猶自河以外其餘衆川明皆案圖祭之故云信案山川之圖信者謂審信而案之又解山不言合獨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河祭者合之爲一故云翕也禹貢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大陸之北敷爲九河敷者分散之言與播義同故彼注云播猶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爲逆河言相迎受也然則因大陸分而爲九至下又合爲一以其首尾是一故祭者合之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禹貢注云在鉅鹿鄭志荅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爲九也禹貢兗州九河既道孔安國注云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鄭注云河水

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往往有其遺處焉鄭言九河之名釋水文也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大史者禹大使徒衆通水道故曰大史馬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釜者水多渚其渚往往而處狀如覆釜胡蘇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者水深而簡大也絜者言河水多山石之苦故絜絜苦也鉤盤者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故曰鉤盤鬲津者河水狹小可隔爲津故曰鬲津孫炎曰徒駭者禹疏九河功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太史者大使徒衆故依名云胡蘇者水流多散胡蘇然簡者水通易也鉤盤者水曲如鉤盤桓不前也鬲津者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也是解九河之名意也溝洫志稱成帝時博士許商以爲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舉三河之名下以縣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六者商所不言蓋於時以不能詳知其處故也又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太史馬頰覆釜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絜鉤盤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鄭亦不能具知所在故云往往有其遺處是其不審之辭也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縣東光有胡蘇亭鬲盤今皆爲縣屬平原渤海東光成平河間弓高以東往往有其遺處焉璞言盤今爲縣以爲盤縣其餘亦不審也雖古之河跡難得而詳要於禹貢之時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兗州之所部近南其界不及於北故鄭志趙商讀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爲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之北又分爲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兗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已北復播爲九也荅曰兗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兗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乃冀州域耳言復合爲一乃在下頭正以經云同爲逆河入于海明并爲一河乃入于海故云在下頭耳亦不知所并之處故不斥言之齊桓公塞爲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爲一未知并從何者

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裒聚也箋云裒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裒蒲侯反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

疏 傳裒聚○正義曰釋詁文○箋裒聚至而王○正義曰釋詁云裒衆多也俱訓爲多是裒得爲衆釋詁云妃合會對是對得爲配言徧天之下則無有不祭故以爲衆山川之神皆配祭之王言配者山川大小相從配之祭無不偏之意也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者言其得神之助故能受天之命武王受命伐

紂後乃巡守方始祭祀山川而云受命由此者作者以神能助人歸功於神見受命之前已能敬神及令巡守猶能敬之故所以得受天命而王天下言此是神明之助故也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九之四）

○小毖

然而頌之大列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列作例案所改非也列當作判形近之譌

翻飛維鳥而來也 不誤浦鏜云經作拚非也翻字出箋鄭意以拚爲翻之假借故於訓釋中竟改其字而正義依之耳

而毖後患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毖下旁添彼字案正義云故慎彼在後當是自爲文耳非其本更有彼字也用之添者誤

自求辛螫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磨改螫作蠚案螫字是也五經文字云螫式亦反是其證

蜂本又作峯 補 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盧本峯作蠭案蠭字誤改也小字本所附亦作峯但峯亦譌字作夆爲是集韻三鍾載夆蜂二形云爾雅甹夆掣曳也或作蜂可證

⿸广掣尺制反 補 通志堂本盧本同釋文挍勘云案⿸广掣非也考爾雅釋文云掣本或作⿸广掣同充世反說文云引而縱之依此是於說文爲瘛字集韻十三祭所載掣瘛二字下皆無⿸广掣

予其懲而 閩本明監本毛本而作八句二字案所改非也山井鼎云而字上屬爲是是也正義讀而斷句釋文以懲而作音

莫復於我掣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广掣正義作掣⿸广掣古今字易而說之也標起止仍作⿸广掣釋文云⿸广掣本又作掣非正義本也今爾雅作掣考文古本注作掣者采釋文正義耳○案掣本作瘛見說文說文無掣字也作⿸广掣更非

後遂舉兵誅叛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詠當作謀形近之譌

以蓼棻之辛苦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以恐似誤是也

此二家以蛢蜂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蛢作荓案所改是也

爲掣曳爲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善疑惡字誤非也

王肅孫毓掣曳爲善與鄭掣曳正相反正義上有明文浦不考之甚便就邪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使誤便是也

或曰鴞皆惡聲之鳥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鴟皆惡鳥也云云考鳥之單名鴞者鵩也單名鴟者梟也皆與桃蟲迥非一物此箋當本作或曰鴟鴞皆惡鳥也合爾雅方言廣雅陸機疏觀之可得其證○案當作或曰鴟月令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鴞與鷹正一類二注正同耳此取小鳥化大鳥之義無取惡聲之義蓋有鴟誤爲鴞之本而淺人乃妄增皆惡聲之鳥五字耳鴞惡聲之鳥見毛傳題肩非惡聲也舊挍云當作或曰鴟鴞甚誤鴟鴞鸋鴂古說卽桃蟲非桃蟲所變化也詳段玉裁詩經小學

釋鳥桃云桃蟲鷦其雌名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名衍字是也此涉下所引注而誤鷦鷯亡消反桃雀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亡消反三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也俱毛以周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俱恐但誤是也始得周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得當作信

○載芟

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籍作藉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說文作耤者爲正字諸書作藉者爲假借字或又用籍字爲之故此正義引應氏漢書注以典籍爲說也當是正義本字從竹十行本字多作籍依正義也經注本字作藉依石經也餘同此

周語說耕籍之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也當云字誤是也王耕一發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墢誤發非也發古墢字正義所引國語自如此不與今本同也甸師下士一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一是也徒二百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誤二是也

漢書孝文元年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元是也率天下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漢書率作爲非也正義所引漢書自如此耳

畛場也小字本相臺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埸誤場案釋文云埸本又作場音亦正義本字作埸皆可證强强力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相臺本强皆作彊案强字誤也下及正義中同寫者以强爲彊之別體字而亂之耳維强力之兼士閩本明監本毛本士作土案士字是也爲鬼神所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嚮當饗字誤是也隰指連形而言閩本明監本毛本連作地案皆誤也當作田又解之以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之字當作云形近之

誤自有不能有立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下有字作存案所改是也及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及當又字誤是也

饁饋饟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以饁饋饟也作音可證正義云饁饋釋詁文是其本無饟字考爾雅饟字在饋字上甫田箋取彼成文併解經之饁饟二字七月

傳云饁饋也此箋與之同下文云婦子來饋饟其農人於田野乃取饟字以足句耳非此句中先有饟字也當以正義本爲長孫炎曰土野之饋也閩本明監

本毛本土作饁案所改是也七月正義作饁可證

正義曰苗生達也則射而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地壤字耳謂苗生達也也厭者苗長茂盛之貌閩本明監

本毛本下也字作厭案此誤改耳上也字當作地讀也字句絕厭者下屬乃說經有厭之文不得重厭字郭璞曰芸不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案

爾雅注作芸耨精非也正義所引自如此

釋訓云濟濟容止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釋訓無容字非也容字正義增之不依本書耳文王正義所引亦有可證

箋云烝進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本上有傳標起止云傳百禮言多正義云檢定本集注皆無此文有者誤也

有椒其馨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椒子消反徐子料反又云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云云正義本是椒字與釋文本同考釋文有云無故改字爲俶當是毛氏詩舊

本無作俶者特始於沈重改之耳故釋文正義唐石經皆不從也

乃古古而如此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上古字作自案小字本誤僖二十三年左傳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三是也

○良耜

秋報社稷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有冬字者非正義云本或秋下有冬衍字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以續接其往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歲當事字誤是也

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薅去荼蓼之草定本集注皆云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與俗本不同依此是正義本事當作草無言閔其勤苦五字也

古書酺為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故誤古是也 如雩禜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禜作祭案所改非也山井鼎云禜恐禜誤是也 乃命國家醵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家衍文是也

後求有豐年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後作復考文古本同案復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求有良司穡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司嗇是其本作嗇字 用黝生毛之 閩本明監本生作牛毛本初刻同後剜作牲案所改是也 牛角以黑而用黃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角當邑字誤是也 亦一事故因其異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當作箋下屬讀之山井鼎云宋板故作也其實不然當是剜也

○絲衣

商謂之彤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之融餘戎反尚書作彤音同依此是鄭此注本用融字今正義中字皆作彤標起止亦云至之彤或其本作彤與釋文本不同也爾雅亦作彤 字書作釋 補 通志堂本同盧本作繹云舊作釋今改正 令其天下立靈星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其令二字誤倒是也 仲遂于垂 閩本明監本毛本于上剜入卒字案所補是也 遂形釋天 閩本明監本毛本形作彤案皆誤也當作取

乃舉鼎冪告絜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舉冪作音是其本無鼎字正義云是舉冪告絜也其本亦當無鼎字有者後人以正義所引特牲文添之耳 士冠禮有爵弁服紂衣 閩本明監本毛本紂作緇案皆誤也當作純 視滫濯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滫作滌案所改是也 次視牲次舉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鼎當作冪

不吳不敖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傳云吳譁也正義云人自娛樂必讙譁為聲故以娛為譁也定本娛作吳釋文云不吳舊如字譁也是正義本作娛釋文定本作吳也詳正義之

意因傳云吳譁也而說之以娛樂讙譁又例以爲毛不破字故定經文從娛也其實此經字與泮水經同彼箋卽用此傳經文皆本是吳字說文云吳大言也義與譁合當以釋文定本爲長盧文弨校乃依史記所引改爲虞誤也　說文作吳吳大言也（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二吳字皆作吳案所改是也　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補）通志堂本盧本吳作吳吳作吳案所改是也　傳吳譁考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吳當作娛　此言歡美皆思自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美下浦鏜云脫酒字是也

○酌

酌九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八誤九章末並同非也讀以實唯爾公爲一句允師爲一句唐石經亦云九句也　卽是武樂所象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衆疑衍是也　酌左傳作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約當作汋是也　卽之爲三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卽恐節誤是也　傳公士○正義曰釋詁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在下節首十行本誤在上節末案山井鼎云士當作事是也下同

○桓

桓武志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以此句作注正義云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云云是正義本亦爲序文　夏正於南郊祭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當作至形近之譌　以記文不旨言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旨當指字誤是也　且入帝無時在南郊祭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時當作特形近之譌　婁豐年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婁作屢案釋文作婁是其證也正義中字作屢當是易爲今字耳餘經依釋文皆當作婁正義自爲文作屢者皆易字之例唐石經錯見屢字者非屢乃俗字耳今杜預集解本於宣十二年傳所引此經亦作屢非左氏之舊矣　卽玉帛者萬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左傳卽作執是也

○賚

○般

般樂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崔集注本用此注爲序文正義云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未知孰是是正義本爲序文與集注同也考此序解般樂也與桓序云桓武志也賚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正爲一例當以集注正義本爲長唐石經序末無此三字出於釋文定本而經注各本之所祖也

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墮作隋案相臺本是也正義云有隋隋然之小山是隋隋疊經字不容下一字作墮也釋文云字又作墮考說文山部云隋山之隋隋者乃用此傳文則作隋爲正矣十行本正義中字多作隋唯故知山之小者墮墮然一處作墮或正義本是墮字後依經注本改之而未盡也明監本毛本并改作隋隋閩本此與十行本同而上下文又改隋爲墮

東至於底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厎誤底是也

鉤盤者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故曰鉤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盤李本作股以爾雅釋文考之是也但此當是正義涉孫郭本而誤非其字有譌也

以爲古記九河之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說誤記非也正義引漢志如

時周之命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釋文云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今考正義釋文所說自得其實經義雜記乃并三家此句亦以爲衍誤矣

箋裒聚至而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據注聚當作衆是

王言配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疑正字誤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四）

駉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魯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郯子曰少皞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卽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名魯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經傳之文雖不言大庭居魯而此庫繫大庭言之故為疑辭云則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然則大庭之居在於魯城內於其處作庫非大庭氏所作也○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正義曰洛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謂將封伯禽也又閟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命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正義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既豬徐州是魯之界故知之○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正義曰魯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為世室又有孝公為樊仲山甫所薦雖復賢於諸公不為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摠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弟熙立是為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濞弒幽公而立是為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卒子眞公濞立卒弟敖立是為武公卒子戲立為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為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為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為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為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為閔公立其卒於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為僖公從周公數之故為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九年卽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王時也○尊賢祿士脩泮宮崇禮教○正義曰有駜諭僖公用臣必先致祿食振鷺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是

尊賢祿士也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是脩泮宮崇禮教也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
生於不足故也能脩泮宮土功之事春秋經不書者泮宮止國學也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
之法功費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正
義曰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於淮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鄫且東畧如
傳之意以言此會主爲謀鄫且東行畧地今鄭言謀東畧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鄫且謀東畧以
爲二俱謀之僖九年左傳宰孔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荆楚西爲此會東畧
之不知西則否矣是謂征伐爲畧也此言謀東畧者謂東征伐而畧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
遂伐淮夷泮宮之篇所說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故鄭推校早晩以爲
淮會之謀東畧卽是謀伐淮夷既謀卽伐故稱遂也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
使師取項公爲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然則
伐淮夷者是在十七年末公還之後乃與師伐之詩稱既作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於學然後出
師非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東略者與諸侯共謀詩稱伐淮夷者專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
上在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故詩專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
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文脫漏故經傳皆闕。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
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正義曰二十年新作南門春秋經也閟宮云閟宮有侐實實
枚枚又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又脩姜嫄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而牧馬門廟魯之
舊事是至於復魯舊制也伯禽之後國事多廢則所廢者非徒馬及門廟而已故云未徧而薨所
以死後追頌若然新然南門左傳云書不時也而以爲僖公之美者僖公新作南門意在脩復古
制但不從啓塞之時是於禮爲小失春秋貶纖介之惡故取以爲譏論其復舊之情實爲美事作
南門脩廟其事相類故鄭言脩廟因說作門贊成僖公之大美言其致頌之本意也脩姜嫄之廟
春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脩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
作其頌。正義曰旣言未徧而薨乃云請周作頌則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
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則羣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若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
已德明是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爲史官
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凡羣臣出使
嘉好聘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適周自以羣臣之心請王作頌雖復告君乃行不稱君
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駉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閟宮
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自謂魯頌是奚斯作
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肅意以其作
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四篇一人之作而爲此次者以駉言務農重穀爲政之本又善

於任賢故次有駜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能脩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脩泮宮服淮夷也文武既備明神降福則能克剪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以閟宮四篇皆頌僖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爲春秋所譏則是行不純善而得作頌者春秋所譏皆人事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宇安寧魯國作爲賢君緣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他國作詩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有小失不妨其作文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尚爲魯人所頌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爲頌矣所以無伯禽頌者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正義曰此春秋經也閟宮箋與此俱引此文者以彼傳云書不恭也杜預云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不恭然則宗廟毀壞者譏其不恭明脩造繕治者於事爲善申說僖公之復舊制作新廟爲可頌之事故引大室壞而反以證之公羊穀梁皆以太室爲世室謂伯禽之廟服杜皆以爲太廟之室鄭無所說蓋與左氏義同也○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正義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之郊天也春秋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爲河海岱是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山川則自是諸侯常法亦云天子之禮者以春秋郊望連文故因說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禮運云失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之後得郊天由命魯得郊天子祀周爲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王者之後而有頌者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正義曰變風之序皆不言請周此獨言請故問而釋之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之風俗然則天子巡守采諸國之詩觀其善惡以爲黜陟今周尊魯若王者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雖魯人有作周室不采商譜云巡守述職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陳魯詩亦示無貶黜魯之義也巡守陳詩觀民風俗善則賞之惡則貶之既示無貶黜不采其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故王道既衰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以無魯風故知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魯之臣子緣周室尊魯不陳其詩是不欲侵魯有惡既不欲其惡當耆聞其善至於臣頌君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者以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王者有成功盛德然後頌聲作焉今魯詩稱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是美盛德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既有盛德復有成功雖不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嘉稱以

美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故稱頌也以作頌非常故特請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僖公又實賢君故特許之不然亦不得轉借其名而作頌也○周之不陳其詩者爲憂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官書記之亦足示覺知之焉雖則不陳其詩亦足以爲黜陟也商譜云示無貶黜客之法此言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正義曰又解不陳其詩所以爲勸誡者其大罪州牧侯伯監察之行人亦示覺焉互相補足皆是示法而已其有善惡不得不黜陟之也此言主於戒惡故言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惡亦監之書之也侯伯者州牧之別名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州內諸侯有善惡者侯伯當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此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諸國有善惡行人當書之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駉古熒反說文作驍又作駫同牧徐音目坰苦熒反徐又苦營反或苦瓊反遠也下同父音甫注同

疏 駉四章章八句至作是頌○正義曰作駉詩者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伯禽者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以前莫能遵用至於僖公乃遵奉行之故能性自節儉以足其用情又寬恕以愛於民務勤農業貴重田穀牧其馬於坰遠之野使不害民田其爲美政如此故旣薨之後魯國之人慕而尊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爲天子所優不陳其詩不得作風今僖公身有盛德詩爲作頌旣爲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是駉詩之頌以頌美僖公也定本集本皆重有僖公字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法非一僖公每事遵奉序者揔以爲言也不言遵周公之法者以周公聖人身不之魯魯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儉者約於養身爲費寡少故能畜聚貨財以足諸用寬者緩於馭物政不苛猛故能明愼刑罰以愛下民此雖僖公本性亦遵伯禽爲然也務農謂止舍勞役盡力耕耘重穀謂愛惜禾黍不妄損費其事是一但所從言之異耳由其務農故牧於坰遠之野使避民居與良田卽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因言牧在於坰野卽說諸馬肥健僖公思使之善終說牧馬之事也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爲首引耳於經無所當也僖公之愛民務農遵伯禽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畜之賤尚思使之善則其於人事無所不思明矣魯人尊之以下以諸侯而作頌詩爲非常故說其作頌之意雖復主序此篇其義亦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此言魯人尊之謂旣薨之後尊重之也○箋季孫至魯史○正義曰行父是季友之孫

故以季孫爲氏死謚曰文子左傳世本皆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此雖借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禮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僖公使牧於坰野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田馬田獵齊足尚疾故云驛驛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袪袪見其強健也馬有異種名色又多故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馬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異毛者容朝車所乘故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云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箋云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驈戶橘反阮孝緒于宻反顧野王餘橘反郭音述驪力知反沇又郎西反說文字林云深黑色馬也跨苦花反又苦故反又胡瓦反郭云髀間也蒼頡篇云兩股間也騂息營反赤黃曰騂下文同字林火營反種章勇反駑音奴飲食上音蔭下音嗣又並如字

思無疆思馬斯臧箋云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疆居良反竟也覆芳服反

疏駉駉至斯臧○正義曰僖公養四種之馬又能遠避良田魯人尊重僖公作者追言其事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所以得肥張者由其牧之在於坰遠之野其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所莫不肥健故皆駉駉然薄言駉者有何馬也乃有白跨之驈馬有黃白之皇馬有純黑之驪馬有黃騂之黃馬此等用之以駕朝祀之車則彭彭然有壯力有儀容矣是由牧之以理故得使然此僖公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其所思乃至於馬亦令之使此善是其所及廣博不可忘也定本牧馬字作牡馬○傳駉駉至曰坰○正義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宣十五年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謂鞭馬肚也莊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脅也肥張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駉駉然是馬肥之貌耳但毛以四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駉駉良馬腹幹肥張明首章爲良馬二章爲戎馬也坰者闊廣之義故爲遠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此傳出於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爲通稱因卽據野爲說不言牧馬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畧之也郊牧野林坰自邑而出遠近之異名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然則百里之國國都在中去境五十每十里而異其名則坰爲邊畔去國最遠故引之以證坰爲遠也彼據小國言之郊爲遠郊牧

野林坰自郊外爲差則郊也牧也野也坰也四者不同處箋稱牧於坰野又言牧在遠郊便是郊牧坰野共爲一處與爾雅異者自國都以外郊爲大限言牧在遠郊謂所牧之處在遠郊之外正謂在坰是也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之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是其郊外之地揔稱野也牧於坰野自謂放牧在坰非遠近之名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皆不同也孫炎言百里之國十里爲郊則郊之遠近計境之廣狹以爲差也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三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是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及郊者爲遠郊也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遠郊且王畿千里其都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當每皆百里故知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於時周都王城而謂成周爲東郊則成周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爲河南成周爲洛陽相去不容百里則所言郊者謂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之里數也周禮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白虎通亦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儒者相傳爲然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或當別有依終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三十里之國三里之郊言其百里七十里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箋必牧至之地○正義曰解牧馬必在坰野之意以國內居民多近都之地貴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故也以序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故知有避民田之義也引周禮者地官載師文彼注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玄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必易司農者以載師掌在土之法以物地事所陳者爲制貢賦而言也若官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固無賦稅之事下文何云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爲稅法也以此故易之彼司農以牛田爲牧家所受則非復放牧之田而引證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田故引此爲證牧馬之處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法明諸侯亦當然則牧在遠地避民良田乃是禮法當然自僖公以前不能如禮故特美之○傳牧之至力有容也○正義曰上言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是馬之肥乃言其牧處此云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是就其所牧之中言肥馬之色此駉駉之肥由牧之使然故傳辨之云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釋畜云驪馬白跨驈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白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髀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黃白色雜名皇也其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黃白皇謂黃而色白者名之爲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爲黃明矣故知黃騂曰黃騂者赤色謂黃而雜色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夏官校人有其事故知邦國六閑傳雖變邦國以爲諸侯耳以四章所論馬色既別皆言以專明其每章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上

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爲别異故就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衞之處校人之注以爲二百一十六匹爲一廐每廐爲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别爲一閑駑一種而分爲三閑也傳既言馬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彼校人上文辨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駑本無良馬之名鄭於彼注以爲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道田駑此傳有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說六馬之屬下言天子六種邦國四種家二種自上降殺以兩明當漸有其等差其義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彼六馬之名則戎馬非彼之義戎馬自以時事名之蓋謂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必有朝祀征伐之事謂朝祀所乘爲良馬征伐所乘爲戎馬非周禮之種戎也彼鄭注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彼以天子具有五路故差之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車多少不等有自金路以下者有象路以下者有革路以下者車雖有異馬皆四種則知其爲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準所用别爲立名謂之良戎不言齊道案魯以同姓勳親有金路以下則當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其餘諸侯無金路者事窮則同蓋亦準其時事分乘四種大夫本無路車亦有二種之馬明以時事乘之不必要駕路車也若然案夏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亦爲之右然則戎田相類何知不象路駕戎馬戎路駕田馬而必知諸侯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者以兵戎國之大事當駕善馬不得與田馬同也天子戎路以其無飾故卑於象路戎馬以其尚強故戎馬先於齊馬以此知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同馬且戎路之衡高於田路田馬不得駕之冬官輈人爲輈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衡高八尺七寸田馬七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當與齊道同不與田馬等故知戎馬不得駕田馬也戎路必駕戎馬則知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明矣校人又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彼以五路之馬皆稱爲良此傳獨以齊馬爲良馬者以其用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祀所乘雖取其力亦須儀容故云彭彭有力有容言其能備五御之威儀也○箋臧善至廣博○正義曰臧善釋詁文彊者竟也故言反覆思之無竟已言伯禽之法非一僖公每事思之所思衆多乃至於思馬斯善以馬是賤物舉微以見其著多大其思之所及者能廣博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 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祺曰騏伾伾有力也○騅音佳駓符悲反字又作駓郭云今桃花馬也字林作騃音丕騏音其伾敷悲反說文同字林作駓走也又之反音丕祺音其字又作騏 **思無期思馬斯才** 才多材也 疏 傳倉白至有力○正義曰釋畜云倉白雜毛騅郭璞曰即今騅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駓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

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騂騏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騂綱。祀稱陽祀用騂牲是騂為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騏者黑色之名倉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引詩云我馬維騏是騏為青黑色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伾伾有力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繹。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善走也○驒徒河反說文云馬文如鼉魚也韓詩及字林云白馬黑髦也駱音洛樊孫爾雅並作白馬黑髦鬣尾也駵音留字林云赤馬黑髦尾也雒音洛本或作駱同繹音亦善足也一本作善走也崔本作驒驎本亦作麟郭良忍反毛色有深淺班駮隱鄰。今之連錢驄也呂沈良振反孫炎音隣云似魚鱗也鬣力輒反

疏 傳青驪至善走○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驎驒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班駮隱鄰今之連錢驄也又云白馬黑鬣駱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然則髦即是鬣皆謂馬之鬣也定本集注髦字皆作鬣其駵雒爾雅無文爾雅有駵白駁駵馬黃脊騝音乾。則駵是色名說者以駵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騂馬故為赤身黑鬣曰駵即今之駵馬也黑身白鬣曰雒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駱。字而俗本多作駁字爾雅有駵白駁謂赤白雜色駁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駵白曰駁謂赤白雜取爾雅為說若此亦為駁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者樊光孫炎於駵白駁下乃引易乾為駁馬引東山皇駁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駁也其字定當為雒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繹繹善走

思無斁思馬斯作作始也箋云斁厭也思遵伯禽之法無厭倦也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斁音亦

疏 傳作始○正義曰釋詁云俶作也始也俶之所訓為作為始是作亦得為始思馬斯始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箋斁厭至乘駕○正義曰斁厭釋詁文彼作射音義同以上章斯臧斯才皆馬之身事故易傳以作為作用謂牧之使可作用乘駕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祛。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彊健也○駰舊於巾反讀者並音因騢音遐說文云赤白雜色文似鰕魚驔音簟徒點反字林云又音譚有魚如字字書作𩦪字林作䁻音並同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瞯二目白瞷瞷音閑祛起居反彤徒冬反赤也骭戶晏反

疏 傳陰白至強健○正義曰釋畜云陰白雜毛駰舍人曰今之泥驄也樊光曰駰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驪白黃白倉白彤白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

白與白陰也又云彤白雜毛騢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騢郭璞云彤赤也卽今赭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瞯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瞯兩目白爲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驔爾雅無文說文云馯骹也郭璞曰馯脚脛然則馯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驓無豪馯白之名傳言豪馯白者蓋謂豪毛在馯而白長名爲驔也騎則四骹雜白而毛短故與驔異也此章言駕馬主以給官中之役貴其肥壯故曰祛祛強健也

思無邪思馬斯徂 箋云徂猶行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牧馬使可走行。邪似嗟反注同復扶又反 疏 箋徂猶至走行。正義曰徂訓爲往行乃得往故徂猶行也思牧馬使可走行亦上章使可乘駕之事也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於上章以作爲始則此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駜備筆反又符必反字林父必反 疏 有駜三章章九句至有道。正義曰君以恩惠及臣臣則盡忠事君君臣相與皆有禮矣是君臣有道也經三章皆陳君能祿食其臣臣能憂念事君夙夜在公是有道之事也此主頌僖公而兼言臣者明君之所爲美由與臣有道道成於臣故連臣而言之。箋有道至之謂。正義曰蹈履有法謂之禮行允事宜謂之義君能致其祿食與之燕飲是君以禮義與臣也臣能夙夜在公盡其忠敬是臣以禮義與君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 駜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箋云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乘繩證反下同

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箋云夙早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大學音泰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絜白之士咽咽鼓節也箋云于於胥皆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絜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筭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咽本又作淵鼓同烏玄反又於巾反樂音洛注喜樂下于胥樂兮及注安樂同朝直遥反 疏 有駜至樂兮。正義曰言有駜有駜然肥強之馬此駜然肥強者彼之所乘黃馬也將欲乘之先養以芻秣故得肥強乘之則可以升高致遠得爲人用矣以興僖公有賢能之臣將任之先致其祿食故皆盡忠任之則可以安國治民得爲君用矣羣臣以盡忠之故常侵早遠夜在於公所其在於君所則君臣無事相與

明義明德而已以君臣閒暇共明德義故在外賢士競來事君振振然而羣飛者絜白之鷺鳥也此鷺鳥於是下而集止於其所以喻絜白者衆士也此衆士於是來而集止於君朝既集君朝與之燕樂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筭爵而醉爲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皆喜樂兮是其相與之有道也○傳駜馬至安國○正義曰以駜與乘黃連文故知駜者馬肥強之貌以序言君臣有道下句皆說臣事故知以肥馬喻強臣也四馬曰乘故言乘黃○箋此喻至其忠○正義曰傳以馬之肥強喻臣之強力馬由人所養飼乃得肥強肥強乃能致遠人得祿食充足乃能盡忠盡忠乃肯用力若其不然雖有強力不肯用之故箋重申傳意案夏官司士云以功詔祿儒行云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然則臣當先施功勞然後受祿此僖公用臣所以先致祿食者彼二文皆謂君初用臣臣初仕君必試之有功乃與之祿若其位定之後食祿是常君當豐其祿食要其功効不得復待有功方始祿之故美僖公先致祿食使臣盡忠此則禮之常法美僖公能順禮也○箋夙早至明德○正義曰夙早釋詁文以臣之於君德義而已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本皆云議明德也無上明字施物得宜爲義在身得理爲德雖內外小殊而大理不異引大學明德者彼謂顯明明德之事故引之以證此爲明德也○箋于於至喜樂○正義曰于於皆釋詁文絜白之士不仕庸君以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德義明乃爲賢人所慕故絜白之士則羣集於君之朝既言君臣相與明義明德別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則絜白之士謂舊臣之外新來者也上言在公明明據臣爲文則明義明德唯應臣明之耳而云相與者以言在公則是共公明之故知君臣並明德義也以禮與之飲酒謂爲燕禮燕禮以樂助勸故以鼓節之咽咽然醉始言舞故知至於無筭爵則有舞盡歡以君與臣燕故知君臣於是皆喜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 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 疏 傳言臣至餘惠○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饔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鄭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

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箋云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 疏 箋飛喻至欲退○正義曰以上言於下此言於飛是既下而飛去故知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絜白之士謂新來之人但所來之人即在臣側且與舊臣同燕故以羣臣言之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 青驪曰駽○駽呼縣反徐又火玄反又胡眄反又音炫 夙夜在公在公載燕 箋云載言則也 疏 傳青驪曰駽○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駽舍人曰青驪馬今名駽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

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孫子以之反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是妄加也遺唯季反下同 疏 自今至樂兮。正義曰君臣有道如此可致陰陽和順從今以爲初始歲其當有豐年言君德可以感之也君子僖公有善道可以遺其子孫言其德澤堪及於後也以此之故於是君臣皆喜樂兮。傳歲其有豐年。正義曰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此詩僖公薨後乃作而云自今以始者上言在公載燕因卽據燕爲今與將來爲始非以作詩爲始。箋穀善貽遺。正義曰穀善釋詁文貽遺釋言文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泮普半反 疏 泮水八章章八句至泮宮正義曰作泮水詩者頌僖公之能脩泮宮也泮宮學名能脩其宮又脩其化經八章言民思往泮水樂見僖公至於克服淮夷惡人感化皆脩泮宮所致故序言能脩泮宮以摠之定本云頌僖公脩泮宮无能字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箋云芹水菜也言已思樂僖公之脩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无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僖音希頖音判本多作泮泮宮諸侯之學也泮半也半有水半无水也鄭注禮記言頖班也所以班政教芹其巾反辟音璧下同圓音圓觀古亂反又音官

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戾來止至也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茷茷言有法度也噦噦言其聲也箋云于行邁行也我采水之芹見僖公來至于泮宮我則觀其旂茷茷然鸞和之聲噦噦然臣无尊卑皆從君行而來稱言此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伐蒲害反又普貝反本又作茷噦呼會反 疏 思樂至于邁。正義曰僖公能脩泮宮爲宮立水水傍生菜宮內行化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欲薄采其芹之菜也旣采其菜又觀其化傳魯侯僖公來至此泮宮我觀其車之所建之旂而有文章法度則其旂乃茷茷然有法度其鸞則噦噦然有聲言其車服得宜行趨中節也又魯之羣臣无小无大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宮言僖公之賢人樂見之也。傳泮水至其化。正義曰此美僖公之脩泮宮述魯人之辭而云思樂泮水故知泮水卽泮宮之外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王制文其餘諸侯止有泮宮一學魯之所立非獨泮宮而已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是魯禮得

立四代之學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其脩泮宫者先代之學尊魯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宫也僖公之伐淮夷將行則在泮定謀旣克則在泮獻馘作者主美其作泮宫而能服淮夷故特言其脩泮宫耳僖公志復古制未必不四代之學皆脩之也又解泮宫泮水正是一物而此詩或言宫或言水之意以菜生於水化出於宫言水則采取其芹言宫則采取其化故詩言采芹藻之菜則言泮水説行禮謀獻之事則云泮宫下章云旣作泮宫淮夷攸服是言克淮夷者由宫内行化而服之故言宫也泮宫之名旣定亦可單稱爲泮此經四言在泮及集于泮林皆謂泮宫爲泮也采者取菜之名而化亦言采者俱是已往取之因采菜而同其文○箋芹水至形然○正義曰采菽云觱沸檻泉言采其芹芹生於泉水是小菜也言水菜者解其就泮水之意藻茆亦水菜從此可知也魯人之樂泮水意在觀化非主采菜但水能生菜因采取之并以采菜爲言故箋解其意言已思樂僖公之脩泮宫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是其思樂者樂僖公所脩觀宫因采其菜其往不專爲菜又申傳辟廱泮宫之義辟廱者築土爲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璧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廱也釋詁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璧體圓而肉有孔此水亦圓而内有地是其形如璧也圓旣中規而望水内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者均言均得所視也此箋言築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説水之外畔靈臺傳云水旋丘以節觀者説水之中央所據不同互相發見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廱之宫内有館舍外无墻院也後漢書稱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廱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廱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万計是由外无墻院故得圜門觀之也天子之宫形旣如璧則諸侯宫制當異矣而泮爲名則泮是其制故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无也旣以蓋爲疑辭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水本以節觀宜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无也北无水者下天子耳亦當爲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亦有溝塹但水不通耳諸侯樂用軒懸去其南面泮宫之水則去北面者樂爲人君而設貴在近人與其去之寧去遠者泮水自以節觀故留南方各從其宜不得同也天子諸侯之宫異制因形然言由形異制殊所以其名亦别也定本集注皆作形然俗本作殺字誤也此解辟廱泮宫之義皆以其形名之而王制注云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以物有名生於形因名立義以此天子諸侯之宫實圓水半水耳不以圓半爲名而謂之辟泮故知辟泮之稱有義存焉故於禮注解其義與此相接成也○傳戾來至有聲○正義曰釋詁云戾來至也俱訓爲至是戾得爲來也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爲至也復解泮宫在郊旂鸞在車之飾諸侯禮當有之今云言觀者欲法則其文意故美而觀之也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爲魯侯者以其魯君之美

可爲四方所則因其請王而作遂爲外人之辭以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箋其音至德音○正義曰以其馬是僖公之馬故知其音是僖公之音以文承馬下嫌是馬音故明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其馬蹻蹻言彊盛也箋云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藻音早水草也蹻居表反昭之繞反**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色溫潤也箋云僖公之至泮宮和顏色而笑語非有所怒於是有所教化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茆鳧葵也○茆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于寶云今之鵝蹏草堪爲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爲菹醬也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又云或云水戾一云今之浮菜卽猪蓴也本草有鳧葵陶弘景以入有名無用品解者不同未詳其正沈以下同及草木疏所說爲得鳧音符**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者與○者與音餘**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屈收醜衆也箋云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既謀之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爲惡之人○屈丘勿反鄭云治也徐云鄭又其勿反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

【疏】思樂至羣醜○毛以爲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薄欲采其茆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僐魯侯來至在泮水之宮與羣臣飲酒謂召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既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斂此羣衆人民○鄭以爲既飲此美酒又長賜其難老之人謂所養老人常有賜餼也又言僖公行飲酒之禮因以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路以治此羣爲惡之人謂時淮夷叛逆魯謀伐之此章言其謀行故下章言其伐克也○傳茆鳧葵○正義曰陸機疏云茆與荇菜相似菜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箋在泮至者與○正義曰泮宮者行禮養老之宮而云在泮飲酒明是以禮飲酒故知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也鄉飲酒鄉射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復行小飲酒之禮云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鄉射注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德不仕者鄉飲酒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采可者召唯所欲是飲酒之禮有召老之法下句言永錫難老明是召之與飲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注云定兵謀也天子之禮如是則知諸侯亦然下章言淮夷攸服明當於是謀之故知行飲酒之禮因以謀伐淮夷之事也難老者言其身力康強難使之老故云謂最壽考者長賜終老者者之身賜之不絕故言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彼注以爲告存者每月致膳有秩者日有常膳然則八

十者每月一致膳九十者日日常有膳所膳之物則無文蓋如漢世老人有名德者時詔郡國常以八月致羊酒之類也王制告存之文承七十不俟朝之下則謂朝臣有德致仕者也庶人之老者則不能然直行復除以養之耳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注云引户校年當行復除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之也○傳屈收醜衆○正義曰屈者屈彼從己是收斂之義故爲收也醜衆釋詁文毛云收此羣衆則是不斥淮夷當謂順行長遠之道收斂魯國之民人也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衆傳意或然○箋順從至之人○正義曰順者隨從之義長者遙遠之言故順爲從長爲遠也屈治釋詁文彼屈作淈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下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於泮宮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之事故以醜爲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下云淮夷攸服乃是伐而服之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 假至也箋云則法也僖公之行民之所法傚也僖公信文矣爲脩泮宮也信武矣爲伐淮夷也其聰明乃至於美祖之德謂遵伯禽之法○假古百反行下孟反又如字 **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箋云祜福也國人無不法傚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禄○祜音戸

疏 穆穆至伊祜○正義曰言穆穆然美者是魯侯僖公能敬明其德又敬慎其舉動威儀內外皆善維爲下民之所法則也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文則能脩泮宮武則能伐淮夷既有文德又有武功其明道乃至於功烈美祖謂遵伯禽之法其道同於伯禽也以此化民民皆傚之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皆庶幾庶行孝自求此維多福祿言能勉力行善則福祿自來歸之僖公行已有道化之深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箋云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脩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囚拘也箋云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皐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蟜本又作矯亦作蹻居表反馘古獲反截耳也皐陶音遙皐陶唐虞之士官

疏 明明至獻囚○正義曰明明然有明德之魯侯甚能明其德也又說其明德之事既作泮水之宮以行其德化謀伐淮夷而淮夷所以順服是其德之明也僖公既伐淮夷有功而反矯矯然有威武如虎之臣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截耳之馘善問獄如皐陶者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所執之囚言折獄則有威武執囚則善問獄美其所伐有功而所任得人也○箋克能攸所○正義曰皆釋言文○傳囚拘○正義曰釋言文○箋馘所至其人○正義曰釋詁云馘獲也皇矣傳曰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故云馘所獲者之左耳謂臨陣格

殺之而取其耳也淑善釋詁文囚所虜獲者謂生執而係虜之則所謂執訊者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僖公旣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彼云以訊馘告者即此獻馘是其事也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故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皐陶者獻之執俘截耳而還言伐有功也有武力者折馘善問獄者執囚言任得其人也此章言淮夷攸服卽說獻囚急見所任得人以明其服之狀故下二章更說往伐之事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桓桓威武貌箋云多士謂虎臣及如皐陶之屬征征伐也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狄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鄭作剔音同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韓詩云鬄除也

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箋云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吳譁也訩訟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烝之丞反皇毛如字鄭作暀于況反吳鄭如字讙也又王音誤作吳音話同瘍余章反訩音凶讙音歡譁音花爭爭鬬之爭

【疏】濟濟至獻功○毛以爲上言任得其人此本往還之事言濟濟然多威儀之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弘並無褊躁又桓桓然有威武之容其往征也遠服彼東南淮夷之國此多士之德烝烝然而厚皇皇然而美不爲過誤不有損傷於軍旅之間更無忿競其迴還也不有告於官司爭訟之事者唯在泮宮之內獻其馘功而已美其軍旅齊整又能克捷鄭唯以狄彼東南三句爲異言以威武往征剔治彼東南之國其往之時莫不相勸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揚聲美其樂戰之心而在軍又整餘同○傳桓桓威武貌○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故爲威武貌毛無破字之理瞻仰傳以狄爲遠則此狄亦爲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箋多士至淮夷○正義曰上言反而獻功此又本其初往此言濟濟多士還是獻捷之人故知多士謂虎臣及如皐陶之屬所謂伐而正其罪故以征爲伐征伐所以治罪故讀狄爲剔剔治毛髮故爲治也淮夷之國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傳烝烝至揚傷○正義曰釋訓云烝烝作也衆作是厚重之意故爲厚也皇皇美釋詁文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箋烝烝至其功○正義曰釋詁云烝進也故烝烝猶進進也謂前進則皇爲往行故知皇當作往釋詁云往往皇皇美也俱訓爲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也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訩訟釋言文揚者高舉之義不娛爲不讙譁不揚爲不揚聲故云多士之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大聲謂初反及在軍

之時能如此也僖公還泮宮又無爭訟之事告治獄之官由在軍不競故無所告皆自獻其功而已**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觩弛貌五十矢爲束搜衆意也箋云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傅甚傅緻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又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觩音虯搜依字作捜色留反博徐云毛如字王同大也鄭作傅音附繹本又作射又作斁作懌皆音亦厭也施式氏反本又作弛同致直置反卒尊忽反堙音因塞也刊苦干反服虔云削也**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箋云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謀謂度已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度待洛反

疏 角弓至卒獲○毛以爲多士以威武而往伐淮夷望而卽服故角弓其觩然弛而不張束矢其搜然衆而不用其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之人皆敬其事無厭倦者故能克服淮夷既克淮夷而淮夷甚化於善不復爲逆亂也此淮夷不逆是僖公之功故述而美之言僖公用能固執大道之故故淮夷卒皆服也○鄭以爲既言服而獻功更陳克捷之勢言僖公之伐淮夷也以角爲弓其張則觩然而持弦甚急所束之矢其發則搜然而勁又且疾其戎車甚傅緻而牢固徒行之人又並無厭倦者從軍之初發至於既克淮夷其軍旅士卒甚善矣不有違逆軍法號令者此皆僖公之德故稱美之言此由僖公用堅固爾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得服也○傳觩弛至衆意○正義曰毛以美僖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不以力此當設言爲不戰之辟故以觩爲弛貌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爲束也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箇與則鄭意以百矢爲束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爲束亦無正文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祇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爲兩束故不易傳也已以爲搜與束矢共文當言其束之多故搜爲衆意得以弓言觩矢言搜其意言弓不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又毛於猶字皆訓爲道則下句猶亦爲道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不逆道也魯侯能固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上有囚馘則非全不戰傳意蓋以此章爲深美之言○箋角弓至之類○正義曰以上言獻馘獻囚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束矢故云角弓觩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弦急也搜爲矢行之聲故束矢搜然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爲言故博當作傅其車甚傅緻言安穩而調利也用兵貴於順禮而云孔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爲不逆軍之正法故云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不善者於既克淮夷之下乃云孔淑不逆言其從始至終皆不逆也此美僖公用兵不逆則當時行兵有逆

者謂堙井刊木之類襄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服虔云堙塞刊㓹也。箋式用猶謀。正義曰式用釋言文猶謀釋詁文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翩飛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箋云懷歸也言鴞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翩音篇鴞于嬌反黮說文字林皆作葚時審反爲于僞反

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憬遠行貌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荆楊也箋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荆楊之州貢金三品。憬九永反沈又孔永反說文作㦗音獷云闊也一曰廣大也琛勑金反犍爲舍人云美寶曰琛賂音路遺唯季反

疏翩彼至南金。正義曰翩然而飛者彼飛鴞惡聲之鳥今來集止於我泮水之林食我泮宮之桑黮歸我好善之美音惡聲之鳥食桑黮而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憬然而遠行者是彼淮夷來就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言君臣並皆得之是脩泮宮所致故以此結篇也。傳憬遠至荆楊。正義曰淮夷去魯既遙故以憬爲遠行貌琛圭釋言文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摠言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非唯此等也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此言元龜元龜之大者故云元龜尺二寸也賂者以財遺人之名故賂爲遺也荆楊之州於諸州最處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知南謂荆楊也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洎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楊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僖公伐而克之覽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爲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箋大猶至三品。正義曰大賂者賂之多大故云大猶廣也春秋襄二十五年晉帥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皆有賂是及羣臣故知廣賂者君及卿大夫也又申傳南荆楊之義故云荆楊之州貢金三品禹貢楊州厥貢惟金三品荆州云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彼注云三品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爲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以梁州云厥貢鏐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黄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爲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鉛而獨無銅故知金卽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是謂銅爲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駉之什詁訓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無之什二字案釋文云本或作駉之什者隨例而加耳商頌亦然鹿鳴正義云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云云是釋文正義本皆無此二字唐石經及經注各本是也十行本始誤同或本耳考文古本亦有之什二字可見其本之未善

魯頌譜

其封域在禹貢補案其上當○立子開為閔公立其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年誤立其是也以惠王十九年卽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八誤九從年表按是也襄王二十二年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二字浦鏜云五誤從年表按是也脩泮宮守禮教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崇誤守考正義云是脩泮宮崇禮教也浦按是也舒援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瑗誤援以正義考之是也隋書經籍志作援僖十六年冬補案僖上當○詩稱旣作泮閩本明監本毛本稱旣誤倒案泮下當有宮字新然南門補案然當作字之譌由命魯得郊天子禮明監本毛本由誤申閩本不誤案盧文弨云子禮上當有用天二字是也此天字複而脫周為王者之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作同於王者之後是也是不欲侵魯有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侵疑使是也周之不陳其詩者為憂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優誤憂是也駉正義魯為天子所優可證示無貶黜客之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義誤法非也彼譜是義字而正義云示無貶黜者示法而已故此引作法不盡依本文也上文引仍作義如此等者非有定例不可拘也

○駉

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重有僖公字是正義本直云頌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云云也考此頌僖公也一句乃揔序而後申其意故文與下三篇序不同正義本乃涉下而誤當以定本集注為長牧于坰野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牧乎作音是其本于作乎也考正義云牧其馬於坰遠之野于於古今字易而說之則其本當是于字唐石經以下之所從出也詩為作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請誤詩是也

駉駉牡馬也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牡後改牧下同案釋文云牡馬茂后反草木疏云騭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正義云定本牧馬字作牡馬考在六朝時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見顏氏家訓顏據此章傳良馬之文以爲有騭無騲定從牡字段玉裁云考周官馬政凡馬特居四之一經無郊祀朝聘有騭無騲之說且序云牧于坰野傳云牧之坰野則駉駉然正義云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經文作牧爲是顏氏說誤詳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但毛以四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駉駉良馬腹幹肥張明首章爲良馬二章爲戎馬也又云以四章所論馬色既别皆言以車明其每章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爲别異故就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正義此言深得傳旨若如顏說則四章止有良馬耳自與傳乖已不可通矣當以正義本爲長經義雜記又以爲釋文於牡馬下引草木疏云騭馬也陸璣亦作牡乃三國時本更爲可據其說非也草木疏雖亡但所云騭馬也者非有專疏此詩之明徵也特陸引之使就此牡字耳下文云說文同今說文具存更何得指馬部騭字爲專解此詩乎又以爲唐石經初刻牧後改牡亦誤

不言牧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馬當焉誤是也

又言牧在遠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任誤在是也

子三十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三是也

或當别有依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終當作約形近之譌

三十里之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五誤三是也

以載師掌在土之法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土作土案所改是也山井鼎云在恐任誤是也

上言駉駉牡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牡當作牧此不知正義本作牧者誤改之耳

乃言其牧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乃當作及形近之譌

皆言以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車誤事是也正義下文可證

故知戎馬不得騖田馬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上馬字作路案所改是也

蒼祺曰騏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祺作騏案釋文云蒼祺字又作騏相臺本依之改也釋文之意以祺爲假借字但考小戎尸鳩傳騏文皆本是綦文此傳用字當同蒼騏亦本是蒼綦也祺字恐非此之用正義云蒼騏曰騏謂靑而微黑不知其本果作騏抑或後人所改也段玉裁云古假騏爲綦因而以騏釋騏小戎尸鳩傳皆同此亦以虛釋虛以要釋要之例也

字林作駓走也（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駓字各本皆誤當作駓集韻六脂云駓馬走也本此陸氏有駓下本云字林作駓伾伾下本云字林作駓今釋文皆云字林作駓者伾伾下誤也小字本十行本所附字林作駓反在有駓下亦誤倒今特訂正

而牲用騂犅 閩本明監本毛本犅誤剛案所改非也此當作犅形近之譌

以車繹繹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繹繹崔本作驛考正義於序下云故云驛驛見其善走也是其本字作驛與崔本正同其此章正義云故言繹繹善走當是後人以經注本改之耳浦鏜乃挍序下云繹驛經作繹繹此不知經注本非正義本之誤也○案繹者正字驛者俗字此葢正義易字釋經之例也

白馬黑鬣曰駱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髦字皆作鬣是其本作黑髦也釋文云黑鬣力輒反又駱下云樊孫爾雅並作白馬黑髦爾雅釋文同又四牡驒驒駱馬傳釋文云黑鬣力輒反本亦作髦音毛依此則正義本四牡傳亦當是髦字但未有明文耳

善走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繹繹下云善足也一本作善走也正義本是走字此及序下標起止皆可證

班駮隱甐 (補)通志堂本盧本同影宋本甐作粼釋文挍勘云案粼字誤也爾雅釋文所載郭注作鄰粼郎鄰也唐揚之水粼粼可互證

班駮隱鄰 閩本明監本毛本班駮誤斑駮明監本毛本鄰作甐閩本作鄰案此當作鄰皆形近之譌也釋文驎字下亦誤爲甐○案此本無正字皆用同音字耳舊挍非也甐字多讀作去聲故郭良刃反呂良振反

驪馬黃脊騝音乾 閩本明監本脊誤春毛本不誤案音乾二字當傍行細書乃正義自爲音也

皆作駱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駱當作雒下文云其字定當爲雒是其證

以車祛祛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作袪袪相臺本同案袪字是也六經正誤云作祛祛誤从示者祛逐也从衣者袪袂也考此但毛居正臆爲區別其實說文不載祛字無容見於毛氏詩也惟從衣之字每見混於從示之字今釋文正義祛字從示者皆傳寫之誤而毛居正以後人又誤認從示爲正耳

豪骭曰驔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驔下云豪骭曰驔此經注各本之所本也正義云釋畜云四駮皆白驓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是其本骭下有白字

二目白曰魚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瞯二目白魚考正義亦引爾雅并舍人郭璞注而不云有異是其本字與爾雅同亦作一目也但考毛傳多有與爾雅不合者如卷耳崔嵬岨陟岵岵屺之類或此傳亦然正義本依爾雅改耳

主以給官中之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官恐宮誤是也

貴其肥牡 閩本明監本毛本牡作壯案所改是也

思馬斯徂 明監本馬誤焉各本皆不誤

○有駜

但明義明德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注皆云議明德也無上明字段玉裁云義是衍字羣經言明明者皆連二字爲文當作但明明德也今考此箋之下引大學在明明德彼注云謂顯明其至德也訓同爾雅及毛大明傳還與此明明相證成不得如正義所說以二明字分屬一義一德也段說爲是下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義字衍同定本集注亦誤

本又作淵鼓 補 案淵鼓二字當鼝之譌文選東京賦雷鼓鼝鼝注引詩咽咽作鼝鼝鼝卽鼘字說文鼘鼓聲也詩曰鼘鼓鼘鼘

其在於君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君當作公上句可證

載言則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載下有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今之鐵總也 補 毛本總作驄案所改是也

歲其有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有下旁添年字案釋文云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矣皆衍字也正義本未有明文唯周頌豐年正義云魯頌曰歲其有年當是其本有年字與或作本同唐石經本之添也考此詩有與下子韻不容更有年字依釋文本爲是惠棟引漢西嶽華山廟碑有歲其有年之文此或出於三家耳考文古本有矣字采釋文釋文亦有誤當正

詒孫子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詒下旁添厥字案釋文云本或作詒厥子孫詒于孫子皆是妄加也正義本未有明文考正義說此經云可以遺其孫子若以其說厥則其本或有厥字也但當依釋文爲是惠棟引劉氏列女傳貽厥孫子此正三家詩也

歲其有豐年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標起止云傳歲其有豐年可證也考此經本云歲其有傳本云歲其有年也傳以有年說經之有也經誤衍有下年字傳又誤衍年上豐字皆失其旨當以定本集注爲長

又作歲其年者矣 補 通志堂本盧本歲其下有有字小字本所附同釋文挍勘段玉裁云矣字衍

箋穀善貽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貽箋作詒通非也當是正義本經作貽字不與各本同耳

○泮水

頌僖公能脩泮宮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至泮宮下文同可證釋文云頖宮音判本多作泮考此亦序與經不同字之例當以釋文本爲長

其旂茷茷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伐伐蒲害反又普貝反言有法度本又作茷正義云則其旂乃茷茷然有法度與釋文又作本同也經義雜記以爲正義本當亦作伐是以釋文改正義失之矣羣經音辨人部載此乃取諸釋文非賈昌朝曾見經文作伐之本也

噦噦言其聲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其作有考文古本同案有字是也正義云其鸞則噦噦然有聲可證也

箋云于行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行作往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作邁案往字是也行形近之譌邁字誤改也

傳魯侯僖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値誤傳是也三章正義云値魯侯來至其證也

明堂位曰采廩毛本同閩本明監本采作米案所改是也

是小菜也補小當作水下句言水菜者可證

其住不專爲菜補住當作往

釋詁云肉倍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器誤詁是也

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元誤二載疑衍字以後漢書儒林傳考之浦挍是也

欲法則其文意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立案意當作章形近之譌

箋其音至德音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以此節正義改入下章其音昭昭句注下首脫箋字案此十行散附時所誤繫耳

菜大如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葉誤菜是也

又可鬻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鬻作鬵案所改是也

於是可以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鄉飲酒注作於是可以來是也

可者召唯所欲閩本同案山井鼎云鄉飲酒注作可者召不召唯所欲又云當以彼注爲正也非也此正義不全引耳明監本毛本作可以召允誤

皆庶幾庶行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庶行當力行之誤是也箋文可證

矯矯虎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蟜蟜本又作矯正義云矯矯然有威武如虎之臣是其本作矯字也

故云馘所獲者之左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獲當作格箋文是格字正義下文云謂踣陣格殺之可證

不吳不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釋文云不吳鄭如字讙也王音誤考此經字與絲衣同鄭此箋卽彼傳也釋文

以爲鄭如字者最合箋意正義以爲鄭讀不娛者亦自據其彼經而言耳卽王音誤其經仍是吳字但讀作誤以爲申毛而與鄭相雜也盧文弨拔乃以此併前緜衣同改爲虞皆失之也釋文於不吳下于訩上以瘍字作音云余章反今考箋云不大聲則經自是揚字正義本及唐石經等皆不作瘍字或是傳揚傷也傷字釋文本作瘍與正義本不同而爲之作音今本誤錯出在上耳瘍傷古通用巧言釋文有其證盧文弨於此釋文瘍上添入不字亦爲專輒○案此毛鄭不同毛作瘍訓傷鄭讀瘍爲揚訓大聲後人從鄭改經字

吳譁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以誤爲譁也釋文云譁也音歡考鄭用緜衣傳當以正義本爲長

其往征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征誤往下以威武則往征剔治彼東南之國毛本亦誤

北狄亦爲遠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北字山井鼎云恐此是誤是也

故知皇當作往釋詁云往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往字皆當作暀是也

徒御無斁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繹本又作射又作斁或作懌皆音亦厭也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餘經射斁字多不畫一依釋文本則此經又假借作繹其用字之例本有如此者也

甚傅緻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緻作致案致字依定本釋文是也

巳以爲搜與束矢共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巳當作毛形近之譌

得以弓言觮矢言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傳誤得是也

琛圭釋言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圭當作寶是也

厥貢鏐鐵錫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錫當作銀見下鏐鐵銀在梁州鉛在青州也

而獨無銅 明監本毛本而誤銀閩本不誤案山井鼎云作銀屬上讀者似是非也上文銀誤作錫乃誤改去而字耳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二）

毛詩魯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宇居也。閟筆位反音祕同僖音希 疏 閟宮八章首章十七句二章十二句三章三十八句四章十七句五章六章章八句七章八章章十句至之宇。正義曰作閟宮詩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界狹小至今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也復周公之宇雖辞出於經而經之所言止爲常許此則揔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爲辞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自三章周公之孫以下皆述僖公之德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辞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僖公之事爲首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畧之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　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侐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礱密也箋云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侐況域反說文云靜也一音火季反枚莫回反韓詩云閒暇無人之貌也嫄音元禖莫回反礱路東反以厲也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　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箋云依依其身也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晚。災字又作烖本亦作菑音同邪似嗟反馮依本又作憑同皮陵反一本作憑依其身坼勑宅反裂也副孚逼反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　先種曰稙後種曰穉箋云奄猶覆也姜嫄用是而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弃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重直容反本又作種同穋音六本又作稑音同稙徵力反徐時力反韓詩曰長稼也穉音雉韓詩云幼稼也菽音叔大豆也俾必爾反本又作卑下皆同長張丈反

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緒業也箋云秬黑黍也緒事也堯時洪水爲災民不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云繼禹之事也美之故申說以明之。秬音巨纘子管反繼也粒音立

疏閟宮至之緒。毛以爲將美僖公上述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閉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
言其廟言在周所閉之宮有侐然清淨其宮之內則實實然而甚廣大其宮之材則枚枚然
而礱之密之此是姜嫄廟也既言其廟遂說其身赫赫然顯著者其姜姓之女名嫄也此姜嫄其
德貞正不回邪故上帝之天用是之故依其所生子孫使其在母之時令其母無災殃無患害終
人道之月而生之不遲也是所生者乃是后稷天神又下與之以百種之福使之有明哲之性曉
稼穡之事又與之黍與之稷先種後熟之重後種先熟之穋先種之稙後種之穉及菽之與麥下
此衆穀令稷種之同有天下諸國使民知稼穡之道民賴后稷之功多又復申說其事后稷之所
種者有稷有黍有稻有秬以此衆穀徧教下民同有此穀於天下之土以繼大禹之業言禹平水
土稷教播種事業可以相繼故言纘禹之緒以美之。鄭以閟宮爲神宮於魯國有其宮故先言
廟而逆說姜嫄上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之精氣又以奄爲覆緒爲事爲異餘同。傳閟閉至礱
密。正義曰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閟謂閉戶拒公故閟爲閉也下句言赫赫姜嫄
則此述姜嫄之廟禮生曰母死曰妣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說姜嫄之廟而謂之閟宮故
知常閉而無事春官大司樂云舞大護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立廟所以祭神而云
閉而無事者案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爲說其言不及先妣先
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疎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
祭之時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則祭之也傳亦以此司樂之文知姜嫄之廟在周耳
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孟仲子曰是謂禖宮蓋以姜嫄祈郊禖而
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嫄廟清淨之處故以侐爲清淨實謂宮內所容重言實實故謂宮
之廣大枚枚者細密之意故云礱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是
礱密之事也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是也。箋
閟神至神宮。正義曰箋以詩人之作覩事興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閟宮又卒章云新
廟奕奕奚斯所作發首言閟宮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閟宮首尾相承於理爲順奚斯作
之自然存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以閉爲名釋詁云毖神溢慎也俱訓爲慎是閟得
爲神閟與毖字異音同故閟爲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
事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傳上帝至子孫。正義曰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依
姜嫄故爲依其子孫正謂依助后稷使其母無災害也此直依其子耳兼言孫者以后稷後世克
昌皆是天所依祐并孫言之以協句也。箋依依至遲晚。正義曰箋以生民之篇說姜嫄履帝
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憑依姜嫄而使之有子故以依爲依其身履其拇指之處而心體歆歆然
如有人道感已是其依之也以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上天用是之故憑依其身而降之精氣使
得懷任后稷也生民言不坼不副無災無害文在先生如達之下則謂當生之時無災害也此篇

無災害文在彌月不遲之上則是未生之時無災害也言懷任以至於生其母常無災害故文有先後災害可兼未生其不坼不副雖謂生時不爾此箋云其生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災害謂懷任時坼副謂生時也以其意與彼同故引彼爲說家語執轡篇大戴禮本命篇皆云人十月而生此云彌月不遲故知終人道十月而生子美其不遲晚也○傳先種至曰稑○正義曰重穋種稑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稙後種曰穉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畧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是傳亦畧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執競傳以奄爲同則此奄亦爲同也王肅云堯命以后稷使民知稼穡下國同時有是大功也○箋奄猶至稱焉○正義曰網奄覆鳥獸而取之故以奄猶覆也天神多與之福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授之智慧爲與之福也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謂堯遭洪水之後種百穀以教民也言其不空生謂生必濟世不徒然也孝經援神契曰聖人不空生生必有所制是大賢不徒生也又解后稷其名曰弃末爲司馬不言弃爲司馬而言后稷之意以其居稷官之日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堯典云帝曰弃是后稷生名曰弃也本紀又云堯舉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是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也堯典之文未說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契在五教爲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爲秩宗即春官也咎繇爲士即秋官也垂爲共工即冬官也雖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襃述其爲稷之功不言命而爲官明是稷作司馬爲夏官也且尚書刑德放云稷爲司馬契爲司徒故云後雖作司馬猶以后稷稱焉○傳緒業○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故緒爲業也○箋秬黒至明之○正義曰秬黒黍釋草文緒事釋詁文事業大同耳當時所爲謂之事後人所祖謂之業禹稷同時其事相繼此述當時之事非謂在後相祖故易之爲事堯典云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爲災也思文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以五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長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若洪水未平則無地可種故知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故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爲先後之辭耳其實禹稷所爲亦同時矣非洪水大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文重故解其意美之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翦齊也箋云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大音泰後大王大平皆同翦子踐反鄭斷也斷音短下同豳彼貧反王于況反

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虞誤也箋云屆

極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致天罰天所以罰極紂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屆音戒貳音二極紀力反下同度待洛反下同復扶又反

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箋云敦治旅眾咸同也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爲故述之以美大魯○敦鄭都回反注同王徐都門反厚也與音預

【疏】后稷至厥功○毛以爲上言后稷之事此又接說其後言后稷後世之孫實維是周之大王也此大王自豳而來居於岐山之陽民歸往之初有王迹實始有翦齊商家之萌兆也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民皆樂戰不自以爲苦反勸戒武王云今天下歸周無有貳心無有疑誤乃由上天之臨視汝矣言民從天助往必克勝欲使之勉力決戰也武王於是伐而克之乃以敦治商之眾民莫不得所能同其功於先祖謂先祖欲成王業武王卒能成之是合同其功○鄭唯以翦爲斷緒爲事無貳無虞謂民勸武王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上帝今臨視汝爲異餘同○傳翦齊箋翦斷至斷商○正義曰翦齊釋言文齊即斬斷之義故箋以爲斷其意同也大王之居岐陽民咸歸之是有將王之迹故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之萌兆也○傳虞誤○正義曰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爲民無貳心傳以虞爲誤則亦爲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箋屆極至克勝○正義曰屆極虞度釋言文又釋言又云殛誅也然則此極又轉爲誅紂爲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致天之屆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致天所罰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紂於牧野極是殺非也箋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爲戒武王之辭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今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度也致天之誅雖武王耳此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伐紂事相接成故也○箋敦治至先祖○正義曰旅眾釋詁文武王克紂治商之眾故以敦爲治釋詁云咸皆也皆亦同之義故以咸爲同也同其功於先祖者周自后稷以來世脩其業大王文王之意皆欲成周之功但時未可耳今武王誅紂克先祖之意故美其能同其功於先祖言與先祖同成其功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箋云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彊於眾國○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箋云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爲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藩方元反

策初革反令力呈反**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箋云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四時也忒變也。解音懈忒他得反**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騂赤犧純也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予之福。騂息營反赤色也犧許宜反純毛牲**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炰豚也胾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箋云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爲其觸觝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尙之也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萬舞干舞也。楅音逼也犧尊鄭素河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王許宜反尊名也將七羊反炰蒲包反胾側吏反羹音庚又音衡洋音羊徐音翔禴羊灼反祫咸夾反楅音逼有沙蘇河反刻鳳皇於尊其羽形婆娑然也一云畫也豚字又作㹠徒門反鈃字又作鉶音刑爲其于僞反觝都禮反橫古曠反一音光柎方于反。**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嘗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震動也騰乘也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嘗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熾尺志反僭子念反

【疏】王曰至如陵。毛以爲上既述遠祖之功以美大魯國此乃說其封建之由及今僖公之事言將欲封魯之時成王乃告周公曰叔父我今欲立汝首子使之爲侯於魯國大開汝之所居永爲周室藩輔告周公既訖乃爲書以策命魯公伯禽使之爲侯於東方賜之以境內之山川使之專有又賜之以境內之土田并小國之附庸命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言其統於衆國也至於今日周公後世之孫魯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而至盛春秋四時非有解息所獻所祀不有忒變因說祭祀之事皇皇而美者爲君之天及君祖后稷獻之以赤與純色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歆饗之於是以爲宜下福與之既已多大矣非徒天與后稷降之多福周公與君祖伯禽亦其福汝僖公矣又言祭宗廟得祇故先祖福之更說祭廟之事將於前秋則爲嘗祭此夏而已楅衡其牛言豫養所祭之牛設橫木於角以楅

之令其不得觝觸人也所養者是白色之牲與赤色之特。盛酒之器有犧羽所飾之尊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則有爓火去其毛而炰之豚又有切肉之胾與大羹鉶羹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籩豆已列於是歌舞其神執干戚而爲萬舞者洋洋然衆多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孫僖公於是有慶賜之榮作者喜其德當神明故設辭慶之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而臧善安於彼東方之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言其無毀壞之時其安靜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言其無僭踰相犯國之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如岡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鄭唯秋而載嘗爲異以載爲始言秋而始欲嘗祭於夏則養牲餘同。傳王成至宇居。正義曰洛誥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成王之事其經云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於周二特牛祫祭文武於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者謂將封伯禽則是成王即政之元年正月朔日封伯禽也呼周公爲叔父知王是成王也釋詁云元首始也俱訓爲始是元得爲首屋宇用以居人故以宇爲居。箋東東藩至得專臣。正義曰諸侯爲天子蕃屏故云東藩魯國也賜謂與之使爲已有故言加賜之山川及附庸令專統之也以土田者是魯國之土田亦既封爲魯君自然田爲魯有而山川附庸與土田共蒙賜之文土田既是專統則知山川附庸亦專統也箋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而山川附庸則是加賜故特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之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故引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故山川當言賜也附庸則不得專臣故附庸亦言賜也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鄭以經有山川故改澤爲川也彼又說夏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事大國不得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而與山川土田同言賜者以於法不得有之故言賜耳非謂賜之使專臣也何則諸侯之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猶少未及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之附屬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地已極無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爲侯爵以周公之勳受上公之地可爲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是於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如鄭此言是由法不得有故謂之賜猶不使魯專臣也論語云顓臾昔者先生以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者爲附庸則周法附庸不滿百里而云九

同七同者聚積其國使得同耳非謂一同一附庸也。箋交龍至忒變。正義曰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承者奉持之義故云承祀謂視祭事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也作者錯舉春秋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猶言四時也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爲變之義也。箋皇皇至之福。正義曰釋詁云皇皇美也后君也以天者尊神故以美言之而謂之爲君也論語曰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大微五帝此亦云皇皇后帝直言謂天者以論語說舜受終于文祖宜揔祭五帝魯不得徧祭五帝故直言謂天謂祭周所感生蒼帝也故明堂位祀帝于郊之下注云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君所祭唯祭蒼帝耳蒼帝亦太微五帝之一故同稱皇皇后帝焉明堂位稱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后稷之事言亦者亦周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今魯亦云享以騂犧是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言亦者亦周也以諸侯不得祭天嫌其不可故每事言亦也。傳諸侯至眾多。正義曰毛以載爲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祫之年雖爲祫祭而則爲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於夏爲大祭之禘則不爲時祭之礿於秋爲大祭之祫則不爲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雖爲禘祫不廢時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爲祫復爲嘗鄭禘祫志云儒家之說禘祫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祫五年再禘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讖所云故作禘祫志考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爲三年祫五年禘毛氏之言禘祫唯此傳耳而不辨禘祫年數或與鄭同也傳言夏禘秋祫則以爲禘在夏祫在秋鄭於禘祫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礿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爲禘在夏祫在秋也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子兼之言魯禮亦如天子故云載嘗也傳之此言無正文正以王制說先王之法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言天子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犆礿而已於夏秋冬則爲祫復爲時祭也王制又云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其意言諸侯當祫之歲春則犆礿夏則祫而不禘秋冬乃爲時祭而復爲祫也先王之禮諸侯與天子不同明知周世諸侯亦當異於天子故知禘則不礿祫則不嘗鄭於諸侯禘祫更無明說亦當如此傳也楅衡謂設橫木於角以楅迫此牛故云設牛角以楅之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如彼注楅衡別兩處設之此箋申傳言楅衡其牛角爲其觝觸人以楅衡爲一者無文故兩解也白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

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當以夏避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是周公魯公異牲之意
也說文云犅特也白牡謂白特騂犅謂赤特也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
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
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卽娑之字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
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
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與毛鄭義異未知孰
是毛炰豚者地官○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故知毛炰是豚彼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謂切
肉曲禮注云胾切肉是也大羹鉶羹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尙有大羹鉶羹故以此羹兼二羹也特
牲注云大羹湆煑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
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以大爲名故不擧所盛之器也大房與籩豆同文則是祭祀之器器之
名房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
云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椇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
堂房然是俎稱房也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
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此亦云房故知是半
體之俎言禘郊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故擧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
注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俎載半體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作大廟俎用梡嶡此云
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洋洋與萬舞共文則是舞者之貌故爲衆多魯得以八佾舞周公故
美舞者衆多也○箋皇祖至干舞○正義曰以周公皇祖之下卽云白牡騂犅騂犅是魯公之牲
故知皇祖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故以爲二人上文皇祖在后稷之上且上與皇皇
后帝連文則是配天之人故知上文皇祖卽后稷也箋以禘祫之事於文不見不宜以載爲則故
易之爲始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尙之也言貴尙新物故
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又解房俎稱大之意以其用玉飾之美大其器故稱大也知大房玉飾者
以俎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祀周公之禮云薦用玉豆豆旣玉飾明俎亦玉飾其制足間有橫其
下有跗以明堂之文差次爲然跗上有橫似於堂上有房故謂之房也萬舞干舞宣八年公羊傳
文○傳震動至壽考○正義曰震動壽考皆釋詁文月令稱累牛騰馬騰是相乘之義故爲乘也
○箋此皆至堅固○正義曰上言孝孫有慶此則致福之言故爲慶孝孫之辭下章用兵之後亦
有此慶則作者以意慶之非嘏辭也俾使臧善皆釋詁文自保守者安居之義故保爲安也魯邦
是常言其常守魯國故以常爲守也虧崩以山喩故皆謂毀壞也震騰以川喩故皆謂僭踰相侵
犯也言上下相侵犯猶水之相乘陵也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爲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
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卽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爲朋卽

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岡陵不動之物故言取其堅固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 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於鬯中也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乘繩證反注千乘同英如字徐於耕反縢徒登反重直龍反注同鬯勑亮反弓衣也字或作韔同 **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 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增增眾也箋云万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冑直又反綅息廉反說文云綫也沈又著林反又音侵烝之升反增如字綴沈知稅反又張劣反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膺當承止也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艾音刈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 箋云此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黃髮台背皆壽徵也胥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台背他來反下音貝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箋云此又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中時魯微弱爲鄰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而重慶之俾爾猶使女也眉壽秀眉亦壽徵○艾五蓋反中張仲反重直用反

【疏】公車至有害○正義曰上既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繩此朱英綠繩者是二矛重弓也言二矛載於車上皆朱爲英飾重弓共在鬯中以綠繩束之又公之徒眾有三萬人矣以貝飾冑其甲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眾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膺當之荊楚羣舒叛逆者於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者由其無敵於天下故得民庶安寧土境復故作者喜其討罪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得有如此長壽相與講試氣力奇其老而不衰也以其用兵之善又重慶之使汝得福則昌而且大使汝年壽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爲秀眉之壽無有患害以魯衰而復與故喜而重慶之也○傳大國至鬯中○正義曰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爲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礼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爲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眾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

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
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
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
以其非常故優之也溝人云二矛重英故知朱英矛飾蓋絲纏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也小戎
云竹閉緄縢傳曰緄繩縢約謂內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縢繩者縢亦爲約之以繩非訓縢爲繩
但傳詳彼而畧此耳重弓謂內弓於韔韔中有二弓小戎云交韔二弓是其事也○箋二矛至人
御○正義曰弓矛所用執一而已解其有二矛重弓之意故云備折壞也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
尺夷矛三尋則矛法自有二等此云二矛知非二等之矛者以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二矛亦
一矛而有二俱是備折壞也矛有二等此當是酋矛何則考工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
用長此美其當戎狄懲荊舒則是往伐之明是酋矛而有二也此朱英綠縢與二矛重弓兩句自
相充配朱英是二矛飾之以朱染綠縢是重弓束之以綠繩所異者二矛各自有英飾二弓共束
以綠繩耳又解車乘之下即說弓矛之意故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宣十二年
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樂伯在左而云左射
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侯與楚戰于鄢陵左傳稱欒鍼爲右使人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乏
使使鍼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戰左傳稱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禱云蒯聵不敢自佚備持
矛焉是右人持矛也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
共命既云左右又別云御是御在中央也○傳貝冑至增增衆○正義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
冑謂兜鍪貝非爲冑之物故知以貝爲飾說文云綅綫也然則朱綅直謂赤綫耳文在冑下則是
甲之所用故云以朱綅綴之謂以朱綫連綴甲也增增衆釋訓文定本集注皆作增字其義是也
俗本作增。誤也○箋萬二至增增然○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
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荅臨碩云魯頌公徒
言三萬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
之數此敘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
是三万七千五百亥。數可爲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爲三萬故荅臨碩
謂此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
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
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使。知當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
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於時雅二軍耳烝進
釋詁文步行曰徒故以爲行也上句既云公徒則知此言烝徒謂進行之時且與增增共文明是
行時衆多也○傳膺當承止○正義曰膺當釋詁文承者當待之義不敢當待即是不敢禦止故

以承爲止也。箋懲艾至禦之。正義曰懲艾皆創故爲艾也僖公之時齊桓爲霸故知與齊桓
公舉義兵也僖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荆舒者唯有僖公耳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
伐楚楚一名荆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雖十年經書齊侯許
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或別有伐時經傳脫漏如伐淮夷之類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有也箋云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爲同盟也率從相率從於中國也魯侯謂僖公。大音泰本又作泰下注大室皆同荒如字韓詩作荒云至也近附近之近

疏 泰山至之功。毛以爲旣美征伐遠夷又美境界復故言泰山之高巖巖然魯之邦境所至也魯境又同有龜山蒙山遂包有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來與之同盟凡此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國是魯侯僖公之功也。鄭以奄爲覆覆有龜蒙之山遂奄有極東之地餘同。傳詹至至荒有。正義曰詹至釋詁文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知龜蒙是龜山蒙山也龜蒙今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也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春秋僖三十一年不郊猶三望者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是由魯境至於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境亦及之矣由其泰山廣長故二國皆以爲望也荒訓爲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之也。箋奄覆至中國。正義曰釋言云弇蓋也孫炎曰弇覆蓋亦覆之義故以奄爲覆荒奄釋言文大者廣遠之言以大東爲極東地之最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即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爲極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春秋之世諸侯同盟以奬王室故知來同爲同盟當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唯邾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主會者不列之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嫌故明之相率從於中國以僖非盟主不得爲從魯故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鳧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南夷荆楚也若順也箋云諾應辭也是若者是僖公所謂順也。鳧音符山名也繹音亦一音夕字又作嶧同山名也貊字又作貉武伯反行下孟反應應對之應。

疏 保有至是若。正義

曰此又美僖公境界廣遠威德所及言安有鳧山嶧山遂有是徐方之居至于近海之國淮夷爲蠻貊之行者及彼南方之夷謂荆楚之國莫不相率而從於中國若王伯有命則莫敢不應諾順從此皆由魯侯之功於是順服也。傳鳧山至若順。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鳧嶧連文與龜蒙相類故知是鳧山嶧山也宅居釋言文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辨之以僖公之從齊桓雖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卽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僖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荆楚鄭志荅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故謂之夷也若順釋言文定本集注若順之上有諾順兩字。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嘗邑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嘏古雅反朝直遙反薛字又作薛息列反與音餘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箋云燕燕飲也令善也喜公燕飲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爲之祝慶也與羣臣燕則欲與之相宜亦祝慶也是有猶常有也兒齒亦壽徵。兒五兮反齒落更生細者也字書作齯音同一音如字爲于僞反祝之又反下同

疏 天錫至兒齒。毛以爲既言僖公威德被及廣遠又言天與之福復其故居天乃與公大夫之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其魯國又能居其常邑與許邑復周公之故居也魯侯僖公燕飲而皆喜燕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爲之祝慶使妻善而母壽也其燕於外寢則宜其大夫與衆士亦謂爲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其魯之邦國七百里之封僖公於是常保有之既多受其福又有黃髮兒齒由僖公每事得所故慶之使享其永年。鄭唯以嘏爲福爲異餘同。傳常許至西鄙。正義曰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故月令注云鄙界上之邑此美其復故之宇當舉邊邑言之故知常許皆是鄙邑也言常許魯南鄙西鄙則常爲南鄙許爲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箋純大至於薛。正義曰純大釋詁文禮特牲少牢尸致福於主人皆謂之嘏是受福曰嘏傳以常許爲魯之鄙邑書傳無文故箋易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如此則魯之有許見於經傳明此常與許卽是彼之許邑彼以近許繫許則非魯之鄙邑故箋言此以易傳也桓公以許與鄭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公之宇也春秋於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爲朝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本或

有作嘗字者常邑在薛之傍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者其是此嘗邑與嘗在薛傍魯有薛邑故言是與爲疑之辭周公之有許邑事見春秋嘗則無文故云周公有嘗邑許田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又自言其證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在薛傍共爲一地也六國者韓魏燕趙齊楚在春秋之後俱僭稱王號爲六國孟嘗君者姓田名文父曰靖郭君田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宣王卒嬰相齊湣王湣王三年封田嬰嬰卒文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史記有其傳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徂徠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斷音短度待洛反**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桷榱也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云孔甚碩大也奕奕姣美也脩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僖公承衰亂之政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新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至文公之時大室屋壞○桷音角方曰桷舄音昔徐又音託奕音亦榱巴追反姣古卯反屬音燭**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曼長也箋云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曼音萬

【疏】徂來至是若○毛以爲僖公威德遠及國內咸宜乃命彼賢臣脩造寢廟取彼徂來山上之松新甫山上之柏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其度之也於是用八尺之尋於是用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爲桷有舄然而大作爲君之正寢甚寬大又新作閔公之廟奕奕然廣大作寢則人安作廟則神悅人神安悅君德備矣此廟是誰爲之乃是奚斯所作美其作之得所故舉名言之奚斯監護而已其作用民之力故又美民之勸事言廟甚長廣而且大用功雖多萬民於是謂之順民既以之爲順明其不憚劬勞故言之以頌僖公也○鄭唯以新廟爲姜嫄之廟爲異餘同○傳桷榱至是廟○正義曰桷之與榱是椽之別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謂刻其椽也舄是桷狀故爲大貌王肅云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桷強大至牢固義或當然路寢正寢公羊穀梁傳並云然定本集注云路正也釋詁云路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言之言新廟是作此廟僖公繼閔公爲君故以新廟爲閔公廟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閔公爲之立廟奕奕盛大美其作之中禮能自儉而崇大宗廟是申說毛義稱作是廟美僖公之意也奚斯與新廟連文故云公子奚斯作是廟欲見作者主爲新廟而言奚斯其意不兼路寢也閔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奚斯爲公子也如傳文蓋名魚而字奚斯○箋孔甚至屋壞○正義曰孔甚釋言文碩大釋詁文孔碩言其寢美也定本集注云孔碩甚佼美也與俗本異春秋有新作南門新作雉門說者皆以脩舊曰新改舊曰作故鄭依用之以閔公後死禮當遷入祖廟止可改塗易簷不應別更作之而此詩首章言閟宮卒章言新廟明是脩彼閟宮使之

新故易傳以爲所新者姜嫄之廟也作寢廟所以爲美者以僖公承衰亂之後寢廟廢壞能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其正寢上新姜嫄之廟由其脩治廢壞故可美也又言姜嫄之廟廟之先者欲見姜嫄之廟既新之則餘廟毀壞亦脩之然則舉其治正寢則餘寢亦治之矣又解奚斯所作之意正謂爲之主帥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而爲之也申侯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辨護注云辨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昭三十二年左傳說城成周之事云屬役賦丈謂付屬作者以功役也漢書稱高祖使張倉定章程謂定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屬課章程之事也引文十三年太室屋壞者與譜同以壞者譏其不恭則脩者事爲可善反明詩人稱新作寢廟以美僖公之意也○箋曼脩至之順○正義曰定本集注箋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與俗本不同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 二十之二

○閟宮

侐清淨也 按各本皆同攷釋文作清靜也引說文侐靜也當依釋文更正楚茨傳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亦可證

天神多與之福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與當作予下箋云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是其證正義作與乃易字耳考文古本幷作與非

先種之植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植作穉案所改是也下非穀名先種曰植誤同

而則祭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則疑衍字非也而則祭者下經之而載嘗也本句下正義可證

此箋云其生之又無災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任誤生是也

又解后稷其名曰弃 閩本明監本毛本弃作棄下同案箋字作棄生民可證正義自爲文亦用棄字引尚書史記乃依彼作弃字十行本盡作弃閩本以下盡作棄皆有誤凡唐石經於棄字皆作

弃以其中爲世字諱而避之也正義避諱之例則不如此如泄字唐石經避作洩而正義仍作泄當是作正義時例但缺畫也 且尚書刑德故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放誤故是也

纘大王之緒 毛本纘誤讚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箋云居極虞度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極作殛案殛字誤也釋文云居極紀力反下同之居下云極也正義云居極虞度釋言文云云是正義釋文二本皆本是極字也閩本以下又盡改正義中極字作殛誤甚十行本不誤見下段玉裁尚書撰異中凡三論極殛字至爲詳矣

致大平天所以罰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大平及以三字衍也正義云是致天所罰覆舉箋文可爲明證且此與大平迥不相涉而武王又實未大平其說見於茉莒正義斷爲衍字無疑矣各本皆誤當正

極紂於商郊牧野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紂於牧野極是殺非也是正義本極作殺必當時俗本如此而正義定從定本集注以極爲是以殺爲非也釋文居極下云下同是釋文本亦作極不作殺

謂民勸武王無有二心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二作貳案所改是也 箋居極至克勝 閩本明監本毛本極誤殛案山井鼎云宋板此疏除釋言又云殛誅也外皆作極考此一殛字亦極之誤菀柳正義引可證也

克先祖之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克當竟字誤是也

秋物新成尚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是正義本尚作嘗

下有柎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柎作跗案釋文云有柎方于反考常棣箋用拊字從手柎拊實一字也正義中字皆作跗或是其所易今字耳各本依之未是

俾爾熾而昌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俾一作畀見校官碑今考上釋文以畀民作音云本又作俾下皆同是釋文本作畀字也餘經盡然盧未細考耳又案段玉裁云說文云俾門持人也凡經傳言俾者皆取義於此門持人今說文譌作門侍人莊述祖正之畀者俾之假借字

魯邦是嘗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嘗作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嘗字誤也

與赤色之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特當犅字誤非也正義下引說文云犅特也故此自爲文以犅爲特也 則有爛火去

其毛而炰之豚閩本明監本毛本爛作以案皆誤也當作爓下文彼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同正月朔日於周二特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當作也周當作用烈文正義引可證地官〇封人閩本明監本毛本〇作中案皆誤也當衍大羹湆煮肉汁閩本毛本同明監本湆作涪案所改是也稱祀

周公作大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於誤作是也卽云白牡騂犅閩本明監本毛本牡誤牲案浦鏜云犅經作剛非也正義中犅字皆其所易耳

天下無敢禦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也作之案之字是也正義云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也標起止云至禦之可證也考文古本也上有之字采正義

萬二千五百爲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爲上疑脫人字是也俗本作增誤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增作憎案所改是也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三軍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字盧文弨云當作二下同是也正義下文云故荅臨碩謂此爲二軍二字不誤可證文數可爲四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疑大字誤是也使知當時無三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便誤使是也唯有僖公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僖字盧文弨云當作桓是也浦鏜校改上文僖公二字作春秋非也師賤兵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師當作帥是也此因帥字俗體有作師者而譌耳

魯邦所詹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詹作瞻案古本非也傳訓詹爲至毛氏詩不作瞻明甚唯說苑等引此文作瞻者是三家詩也韓詩外傳有其證

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而當依正義作如其讀則以淮夷蠻貊四字爲逗傳之複舉經文者也如夷行也四字爲句傳文之說經也以毛公文字簡奧故說經本但有淮夷而所言蠻貊之意云如夷行也如者譬況之言謂經此文是譬況淮夷之行也以爲足以明之矣厥後作正義者所受之讀未誤故引而伸之曰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辨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卽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其言極爲明晰可據以正各本如作而之誤卽可據以正岳本點淮夷二字逗蠻貊而夷行也六字爲句之誤也經義雜記讀之不審一改傳文作淮夷蠻貊夷行如蠻貊也再改正義言淮夷蠻貊如夷行

者作言淮夷如蠻貊之行者紛紛塗竄皆由未得其句逗所致

鳧嶧連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嶧誤繹案經文作繹此作嶧者繹嶧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禹貢爾雅說文皆作嶧是嶧爲正字釋文云字又作嶧亦指禹貢等言之也毛氏詩但作繹古文多假借也○段玉裁云繹山與葛峰山是兩山尚書嶧陽孤桐此葛峰山也地理志在東海下邳今在淮安府邳州魯頌及左傳邾國之繹此繹山也地理志在魯國騶縣今在兗州府鄒縣前說云繹嶧古今字非是繹山字史記及漢志作嶧要以秦碑作繹爲正

許口田未聞也 小字本許田不空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空處誤補許字相臺本許田作所由案所由是也

天乃與公大夫之福 閩本明監本毛本夫作大案所改是也 **許田未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許田亦所由之誤

徂來之松 唐石經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來作徠考文古本同案傳徂來山也相臺本仍作來餘本皆作徠正義中來字十行本作來閩本以下改作徠而標起止未改是正義本唐石經皆作來爲可據矣

孔甚碩大也奕奕姣美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孔甚釋言文碩大釋詁文孔碩言其寢美也定本集注云孔碩甚佼美也與俗本不同考正義上文云作爲君之正寢甚寬大又新作閟公之廟奕奕然廣大初無奕奕佼美之文今本箋有誤故與定本集注及俗本俱不合釋文以甚姣作音當是其本與定本集注同今釋文各本甚誤作其非也 **新者姜嫄廟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也字新上有所字考文古本有案無者是也相臺本乃所謂以疏中字微足其義者耳

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箋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與俗本不同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 二十之三

毛詩商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正義曰殷本紀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也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封於商又中候亦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又尚書堯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由此言之敷五教者是契之所爲舉八元使布五教者正謂舉契使布之也故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也乃賜姓曰子而封之於商也中候握河紀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示二三子斯封稷卨皐陶賜姓號注云斯此封三臣賜姓號者契爲子稷爲姬皐陶未聞又契握湯說契云賜姓子氏以題胅躬注云題名也躬身也引孝經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賜契子氏知有湯是堯賜之姓而封之商也本紀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爲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爲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代號也服虔王肅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云商丘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爲號又書序王肅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爲國號而鄭玄以爲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經典之言商者皆單謂之商未有稱爲商丘者又相土居商丘以後不恒厥邑相土之於殷室雖是先公俊者譬之於周則公劉之儔耳既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當取其所居以爲代號也商之有契猶周之有稷成湯以商爲代號文王不以郃爲代號者自契至湯雖則八遷而國號不改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爲號周郃處郃處豳國名變易大王來居周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爲號不得遠取郃也若然湯在亳地受命不以亳爲代號而禮記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皆謂殷亡國之社也謂之亳社者禮存亡國之社以爲戒亳實湯所居地故指地而言以殷紂無道喪滅湯之所居欲使諸侯觀之思自保固故不舉代號而指亳社也亳是湯之所居耳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非復亳地也成湯之初以商爲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爲殷故各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

○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代夏桀定天下○正義曰堯以契爲司徒又封之商國子孫則當世爲諸侯或入列王官故云世有官守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

立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
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是從契至湯爲十四世也中候
雒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雒隨魚亦上化爲黑玉赤勒曰玄精
天乙受神福命之予伐桀命克予商滅夏天下服是受命伐桀定天下也○後世有中宗者嚴恭
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
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正義曰此尚書無逸文也彼注云中宗
謂大戊也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於洎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於
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
年之禮居凶廬柱楣不言政事○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正義曰受命謂成
湯也中興謂中宗高宗也商頌五篇唯有此三王之詩故鄭歷言其功德也殷本紀云大戊立亳
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
德大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四制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
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高宗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
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中
宗高宗中興也由此三王皆有功德時人有作詩頌之者那序云祀成湯是頌成湯也烈祖序云
祀中宗是頌中宗也玄鳥殷武序皆云高宗長發居中從可知是玄鳥三篇頌高宗也此頌之者
皆在崩後頌之那祀成湯經稱湯孫箋以湯孫爲太甲則那之作當太甲時也烈祖祀中宗箋稱
此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崩之後或子孫之時未知當誰世也玄鳥祀高宗箋以祀當爲祫高
宗崩而始祫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是崩後可知也殷武云祀高宗則亦在其崩後玄鳥殷武既
是崩後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崩後矣長發述其生存之日禘祭先王殷武述其征伐荆楚脩治寢
室皆是崩後追述之也○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
公代武庚爲商後○正義曰商德之壞謂紂時也樂記說武王伐紂既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是
伐紂即封微子昭元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
干戈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襄九年左傳曰陶唐氏之火
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以此言之是宋居閼伯故地故漢書
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鄭取其言以爲說也書傳云
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奉其先
祀是武王初殺紂以武庚爲商後也至周公攝政武庚叛而誅之乃命微子代武庚爲商後書序
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是命微子在成王時也今因伐紂之下即連言封微子於宋代
武庚爲商後者以封之於宋竟爲商後以宋是武王所封故兹終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

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正義曰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河澤被孟豬地理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沛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正義曰微子爲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那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湣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覸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年周宣王卽位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考校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王時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校者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太師校之也此頌皆爲祀先王而作故知校之既正歸以祀其先王也。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正義曰今詩是孔子所定商頌止有五篇明是孔子錄詩之時已亡其七篇雖得此五篇而已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夏之篇章既以泯弃雖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正義曰巡守之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貶黜之今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亦既示無貶黜不陳惡詩雖有其美者亦不得復採故所以無宋詩也示無貶黜者示法而已其有大罪亦當如魯譜所云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杞爲伯爵是其爲時王所黜也。又問曰周大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正義曰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有故鄭爲譜因商而又序宋也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爲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那乃河反微子名啓紂庶兄周武王封之於宋爲殷後正考父音甫本亦作甫宋湣公之曾孫孔子七世祖大音泰後大甲

大古大戊大祖皆放此朝直遥反折之設反

【疏】那一章二十二句至爲首。正義曰那詩詩者祀成湯之樂歌也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及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詩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也又摠序商頌廢興所由言微子至于戴公之時其間十有餘世其有君闇政衰致使禮樂廢壞令商頌散亡至戴公之時其大夫有名曰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此十二篇以那爲首是故孔子錄詩之時得其五篇列之以備三頌也殷本紀云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案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名爲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書謚法者周公所爲禮記檀弓云死謚周道也則自殷以上未有謚法蓋生爲其號死因爲語耳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蓋以天乙有此行故號曰成湯也長發稱武王載旆又呼湯爲武王者以其伐紂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名之非其號謚也國語云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此云得商頌十二篇謂於周之太師校定眞僞是從太師而得之也言得之太師以那爲首則太師先以那爲首矣且殷之創基成湯爲首那序云祀成湯明知無先那者故知太師以那爲首也經之所陳皆是祀湯之事毛以終篇皆論湯之生存所行之事鄭以奏鼓以下言湯孫太甲祭湯之時有此美事亦是祀湯而有此事故序摠云祀成湯也。箋禮樂至厲公。正義曰禮樂廢壞者正謂禮不行樂不用故令之廢壞廢壞者若牆屋之不脩也但禮事非一箋畧舉禮之大者以言焉由君不復行禮有司不復脩習故忘其禮之儀制由君不復用樂樂師不復脩習故失其聲之曲折由是禮樂崩壞故商詩散亡也知孔子之時七篇已亡者以其考甫校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蕪穢不是可棄者也而子夏作序已無七篇明是孔子之前已亡滅也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故云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昭七年左傳文也服虔云弗父何宋湣公世子厲公之兄以有宋言湣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世家稱厲公殺煬公而自立傳言弗父何授之者何是湣公世子父卒當立而煬公簒之蓋厲公既殺煬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厲公也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猗歎辭那多也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猗於宜反與音余下同置毛如字殷人置鼓鄭作植字時職反又音值鞉音桃小鼓也夏戶雅反注同縣音玄下同楹音盈柱也貫古亂反濩戶故反殷湯樂曰大濩

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箋云奏鼓奏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

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祀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衎苦旦反假毛古雅反鄭作格升也樂音洛下以樂我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同者市志反為于偽反僾音曖愾苦代反**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箋云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淵古玄反又烏玄反嘒呼惠反倚於綺反**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於赫湯孫盛矣湯為人子孫也大鍾曰庸斁斁然盛也奕奕然閑也箋云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其聲鍾鼓則斁斁然有次序其干舞又閑習○於音烏注同庸如字依字作鏞大鍾也斁奕繹並音亦繹字又作懌同**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夷說也先王稱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箋云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我客之來助祭者亦不說懌乎言說懌也乃大古而有此助祭禮禮非專於今也其禮儀溫溫然恭敬執事薦饌則又敬也○恪苦各反說音悅下同纂牋練反本又作薦同饌士戀反**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箋云顧猶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者念來意也○烝之丞反

疏猗與至湯孫之將○毛以為成湯崩後祀於其廟詩人美湯功業述而歎之曰猗與湯之功亦甚多而能制作護樂植立我殷家鞉與鼓也既立一代之樂用之以祭其先祭之時廟中奏此鞉鼓其聲簡簡然而和大也以樂我有功烈之祖湯之上祖有功烈者謂契冥相土之屬也既以樂祭祖而德當神明故更述湯功美其奏樂言湯之能為人子孫也奏此大樂以祭鬼神故得降福安我所思而得成也思之所成者正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又述祭時之樂其鞉鼓之聲淵淵而和也嘒嘒然而清烈者是其管籥之聲諸樂之音既以和諧且復齊平不相奪倫又依倚我玉磬之聲與之和合以其樂音和諧更復歎美成湯於乎赫然盛矣者乃湯之為人之子孫也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大鍾之鏞與所植之鼓有斁然而盛執其干戈為萬舞者有奕然而閑習言其用樂之得宜也於此之時有王者之後及諸侯來助湯祭我有嘉善之賓客矣其助祭也豈亦不夷悅而懌樂乎言其夷悅而懌樂也此助祭之法乃從上古在於昔代先正之民有作此助祭之禮非專於今故此嘉客依禮來助祭其儀溫溫然而恭敬早朝嚮夕在於賓位其執事薦饌則有恭敬此嘉賓所以來顧念我

此烝嘗之時祭者正以湯爲人之子孫亦有顯大之德所致也以湯能制作禮樂善爲子孫嘉客助祭鬼神降福故陳其功德以歌頌之也○鄭以奏鼓以下皆述湯孫祭湯之事烈祖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湯孫奏假謂太甲奏升堂之樂綏我思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美太甲之盛顧予烝嘗謂嘉客念太甲之祭湯孫之將言來爲扶助太甲雖此爲異其文義畧同○傳猗歎至縣鼓○正義曰齊風猗嗟共文是猗爲歎謂美而歎之也那多釋詁文鞉鼓樂之所成者禮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鞉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云柷鞉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鞉也夏后氏足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箋置讀至之類○正義曰金縢云植璧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鞉鼓明堂位作楹鼓故知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大濩之樂殷之樂也此述成湯之功而云植我鞉鼓明是美湯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始植我殷家之鼓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殷湯卽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爲大濩歌晨露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注云大濩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也是成湯作濩樂之事也晨露九招六列之樂蓋大濩之樂别曲名也又解鞉亦稱植之意鞉雖不植以木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故與鼓同言植也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說鞉之狀也○傳衎樂至假大○正義曰衎樂假大皆釋詁文下傳湯爲人子孫則此篇上下皆述湯事美湯之祭而云烈祖則是美湯之先公有功烈者故云烈祖湯有功烈之祖湯之前有功烈者正契冥相土之屬也王肅云湯之爲人子孫能奏其大樂以安我思之所成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箋奏鼓至思成○正義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鍾鼓在庭故知奏鼓堂下樂也以序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爲湯之祀祖故易傳以烈祖爲湯下篇烈祖旣是成湯則知此亦成湯其子孫奏鼓以樂之也殷本紀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故知湯孫謂太甲也孫之爲言雖可以關之後世以其追述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王湯之親孫故知指謂太甲也假升綏安皆釋詁文也以奏者作樂之名假又正訓爲升故易傳以奏假爲奏升堂之樂對鼓在堂下故言奏升堂之樂樂之初作皆擊鍾奏之經雖言鼓而鍾亦在焉故云以金奏堂下諸縣也琴瑟在堂故知奏升堂之樂謂弦歌之聲也於祭之時心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皐陶謨說作簫韶之樂得所而云祖考來格意與此協故言神明來格取彼意以爲說也所引禮記祭義文也致思之深想若聞見覩其有所成故引以證之此之謂思成也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嗜者先粗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居處措身之所笑語貌之所發此皆目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內有常理可測度者志意也在內無常緣物而動者樂嗜也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故後言之也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謂致齊也散齊則不御不弔而已未能至於深思而及此

丙事也祭之日所以得有出戶而聽者彼注云周旋出戶謂設薦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是由無尸者有闔戶出聽之事也古之祭者莫不以孫行者爲尸而得有無尸者士虞記云無尸則祝及薦饌皆如初注云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是祭有無尸者故作記者言及之也○傳磬聲至尚聲○正義曰傳意亦以磬爲玉磬聘義說玉之德云其聲清越以長是玉聲必清故云聲之清者解其別言依磬之意也象萬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呂數短聲調皆清故楚辭宋玉云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周尙臭殷尙聲郊特牲文言此者以祭祀之禮有食有樂此詩美成湯之祭先祖不言酒食唯論聲樂由其殷人尙聲故解之○箋磬玉磬○正義曰此申說傳意言磬聲清之意也知是玉磬者以鍾鼓磬管同爲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鼓管和平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皐陶謨云戛擊鳴球謂玉磬也成二年左傳齊人賂晉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爲磬也由玉磬尊故異言之○傳於赫至然閑○正義曰毛以此篇祀成湯美湯之德而云湯孫故云湯善爲人之子孫也以上句言衎我烈祖陳湯之祭祖故以孫對之子孫祭祖而謂祖善爲人之子孫猶閔予小子言皇考之念茲皇祖永世克孝也此篇三云湯孫於此爲傳者舉中以明上下也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是大鍾曰庸也以斁爲鍾鼓之狀故爲盛奕萬舞之容故爲閑也箋云斁斁然有次序亦言其音聲盛也○箋嘉客至扶助○正義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云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注以爲夏殷祭名是烝嘗爲時祭故云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也若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爲礿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礿夏禘鄭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牲所云食。無樂當是夏殷禮矣此云烝嘗則是秋冬之祭而上句盛陳聲樂者此經所陳揔論四時之祭非獨爲秋冬發文直取烝嘗之言爲韻耳縱使嘗實無樂而礿禘有之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殘缺鄭以異於周法者卽便推爲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箋以湯孫爲太甲故言太甲之扶助傳以湯爲人之子孫則將當訓爲大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言嘉客顧我烝嘗而來者乃湯爲人子孫顯大之所致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烈祖烈祖有功烈之祖復扶又反下亦復同

疏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正義曰烈祖詩者祀中宗之樂歌也謂中宗旣崩之後子孫祀之詩人述中宗之德陳其祭時之事而作此歌焉經稱成湯王有天下中宗承而興之諸侯助祭神明降福皆是祀時之事故言祀以揔之○箋中宗至中宗○正義曰案殷本紀云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巳立崩弟大戊立是太戊爲湯之玄孫也本紀又云太戊立

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大戊從
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是表顯立號之事也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
毀其廟故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
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
鄭從而不駮明亦以爲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
曰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此六者淩定
不毀故鄭據之以爲殷立六廟至於中興之主有德
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秩常申重酤酒賚賜也箋云祜福也賚讀如往來之來嗟
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天又重賜
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與之也既載清酒於尊酌
以祼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重言嗟嗟美歎之深。祜音戶疆居良反竟也下
同酤音戶賚毛如字鄭音來重直用反下皆同王天下于
況反竟音境本又作境祼古亂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戒至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无爭也箋云和
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
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既祼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
戒矣既齊立乎列矣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
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鬷子東反假毛古雅反鄭
音格至也下以假以享同爭爭鬭之爭注同綏音妥安也耇音苟總音揔調音條祼音灌

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八鸞鶬鶬言文
德之有聲也假
大也箋云約軧轂飾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假升也享獻也將猶助也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
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鶬鶬然聲和言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於我
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天於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軧祁支反錯如字
徐又采故反鶬七羊反本又作鏘溥音普穰如羊反轂古木反下音式鑣彼苗反篆直轉反朝
直遙反

來假來饗降福無疆箋云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
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假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箋云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
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

疏 嗟嗟至之將。毛以
爲中宗崩後子孫祀

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於後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福言當常王天下也成湯既有此福天又重賜我商家以无疆境之期故得及爾中宗以此處所也謂能成湯之業復使中興也中宗既有此業故烝祀之既載清酒於樽酌以祼獻以其絜敬之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亦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其祭之時非直羣臣而已亦有和羹也羹者五味調和以喻諸侯有和順之德此和順諸侯來在廟中既肅敬而戒至矣既齊立於列位矣莫不揔集大衆而能寂然無言語者於時凡在廟中無有爭訟者以此故神靈安我孝子以秀眉之壽使得黃髮耇老無有疆境之福也既言在廟助祭又本其初來之時所乘之車以朱纂約其長轂之軏以綵飾錯置於衡之上其八鸞之聲則鏘鏘然以其大祀而來以獻國之所有於我殷王受其政教之命至祭祀之時又溥來助祭由此得萬國之歡心故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然而每物豐多也既言天使之豐又說神降之福中宗之神來至其坐矣來享其祭矣乃下與大福無有疆境也又言諸侯所以來故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乃由湯善爲人子孫亦顯大之所致也此祭中宗而引湯善爲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於湯○鄭以賚我思成謂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鬷假無言謂揔集升堂皆無言語也以假以享謂來朝升堂獻國之所有也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謂神來歆饗之湯孫之將正謂此時設祭之君諸侯來扶助之然則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唯此爲異其文義畧同○傳秩常至賚賜○正義曰秩常申重賚賜皆釋詁文也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知酤是酒者以此說祭事而云既載清酤文與旱麓清酒既載事同故知酤是酒也○箋祜福至思成○正義曰祜福釋詁文以思成者齊之所思成也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賚讀如往來之來商之王功起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王天下之常福言湯之子孫常王天下也既言常福又言重賜無疆界福之長短天之所賜故知是天重賜之也及汝之此所所謂處所言中宗之得中興是天福之所及也此祭祭中宗也故知汝者汝中宗也言中宗承湯之業能中興之故陳湯有常福以及中宗也酒者祼獻所用故知既載清酒於樽謂酌以祼獻案禮言周法祼用鬱鬯殷禮雖則不明其祼亦應用鬱而云用酒以祼獻者鬱鬯釀秬爲酒築鬱金草和之而已揔而言之亦是酒也詩人所述舉其大綱非如記事立制曲辯酒齊之異清酤之言可兼祼獻之用故鄭並舉祼獻以充之○傳戒至至言無爭也○正義曰言戒至者謂恭肅敬戒而至非訓戒爲至也鬷揔古今字之異也故轉之以從今假大釋詁文揔大無言無爭者以諸侯大衆揔集或有言語忿爭故云無言無爭美其能心平性和也○箋和羹至美焉○正義曰祭之設饌有大羹鉶羹何知不實論羹而以爲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以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

心君臣亦然故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彼引此和羹證君臣之和則知以和羹爲喻非實羹也下句約軝錯衡諸侯來朝之事無言無爭又美助祭之人故知亦有和羹謂諸侯對朝廷羣臣而稱亦也釋詁假爲升故易傳以鬷假爲設薦進俎之時諸侯揔集而升堂齊一也神之降福自祭之得祀非獨爲助祭者也而云神靈用是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者善其助祭得祀故歸美焉○傳八鸞至假大○正義曰此解在車之飾非直鸞和而已獨言鸞聲之意故云言文德之有聲也有聲謂此助祭諸侯有文德有聲聞故作者因事見義舉其鸞聲以顯之傳訓假爲大而其義不明但軝衡是諸侯之車以享謂獻國之所有則以假亦是來朝之事當謂以大祀而來朝也○箋約軝至歡心○正義曰軝者長轂之名約謂以綵色纏約之故云約軝轂飾也采芑言約軝錯衡文與此同傳云朱而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騶驖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記註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之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爲在鑣以示不敢質也言篆轂金飾者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容轂者治轂爲之形容彼言篆轂即此約軝故言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也知金飾者以采芑約軝錯衡與輅車有奭連文奭赤貌則彼是金輅彼爲金輅則此亦金輅知約軝錯衡爲金飾也案春官巾車之職金輅同姓以封則王子母弟同姓公侯乃得乘金輅耳殷禮雖亡不應三等之爵皆乘金輅此說諸侯來助獨言金輅舉其尊者言之耳假之爲升乃是正訓諸侯之朝必升堂授玉故易傳以假爲來朝升堂也朝必獻國所有故言以享也既行朝禮後乃助祭故云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其得萬國之歡心也○箋享謂至獻酒○正義曰箋以說祭之事而云來享故知是獻酒使神享之也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未升堂獻酒也傳於上下假皆不訓爲升則此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祖考來至來享嘉薦然則音爲格故訓爲至也○箋此祭至言之○正義曰此祭中宗在中宗崩後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故知本之傳於上篇以湯孫爲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然祭中宗而美湯之爲人子孫者王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玄鳥玄鳥燕也一名鳦音乙祀毛上如字鄭作祫戸夾反三年喪畢之祭也雊古豆反之異尚書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是也復扶又反契息列反殷之始祖也本又作偰同又作卨古字也後放此古者喪三年既畢祫于大祖明年禘于羣廟一本作

古字君喪三年旣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
廟案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祫後禘是前本禘夾一祫是後本也

【疏】玄鳥一章二十二句○正義曰玄鳥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鄭以祀爲祫謂高宗崩三年喪畢始爲祫祭於契之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以高宗上能與湯之功下能垂法後世故經遠本玄鳥生契帝命武湯言高宗能與其功業又述武丁孫子無不勝服四海來至百祿所歸言高宗之功澤流後世因祫祭而美其事故序言祫以揔之毛無破字之理未必以此爲祫或與殷武同爲時祀但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箋祀當至大事○正義曰知此祀當爲祫者以經之所陳乃上述玄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殷武與此皆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事而已則知此與彼殊宜當爲祫也案殷本紀太戊生仲丁及外壬及河亶甲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陽甲及盤庚及小辛及小乙小乙生武丁是武丁爲太戊玄孫之孫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作高宗肜日殷本紀稱武丁見雉升鼎耳懼而脩政行德天下咸懽殷道復興立其廟爲高宗喪服四制說高宗之德云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殷道復興表顯立號之事也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於昭穆此高宗崩喪畢之後新與羣廟之主始合祭於契之廟故詩人因此祫祭之後乃述序其事而歌作詩焉鄭駮異義云三年一祫百王通義則殷之祫祭三年一爲而必知此崩而始祫者以序云祫高宗也若是三年常祫則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使徧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言祫高宗明是爲高宗而作祫故知是崩後初祫於契之廟也旣言崩而始祫因辯祫之先後及言古者君喪以下以明禘祫之疏數也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彼二注其言與此正同而云魯禮則此云古者君喪以下謂魯禮也此箋及禮注所言禘祫疏數經無正文故鄭作魯禮禘祫志以推之其畧云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則祫又即以五月禘此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公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祫僖薨至此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禫故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爲之同六年祫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

侯於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於玆明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訩訩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宜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此是鄭君考校魯禮禘祫疏數之事也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郎是春秋之經而於禘之前經無祫事鄭知四月祫者以文二年經書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彼是除喪而祫則知閔之吉禘之前亦當先有祫祭於祫所以不譏者以時有慶父之難君子原情免之但為祫足以成尊不假更復為禘而五月又禘故譏之而書吉禘也譏之言吉則是未應從吉故知明當異歲也且五年而再殷祭乃是公羊傳文後禘去前禘當五年矣僖也宜也皆八年有禘明知前禘當在三年矣文公以二年祫祭祫在除喪之年禘宜在三年是其與祫當異歲也鄭以春秋上下考校知其必然故此箋及禮注皆為定解仍恐後学致惑故又作志以明之如志之言五年再殷祭先祫後禘而此云一禘一祫先言禘者恐其文便無義例也春秋謂之大事指謂文二年祫祭之事耳其禘則春秋或謂之禘或云有事皆不言大事僖宣八年之經是也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祫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箋云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芒莫剛反後同娀夙忠反契母之本國名郊禖音梅本亦作高禖卵力管反亳傍各反地名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箋云古帝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為政於天下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為之王也○長張丈反下同徧音遍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武丁高宗也箋云后君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解音懈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勝任也箋云交龍為旂糦黍稷也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乃有諸侯建龍旂

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武王于況反邦又如字注同勝毛音升鄭式證反乘繩證反注同糦尺志反韓詩云大祭也任音壬下何任同

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畿疆也箋云止猶居也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為政自內及外○疆居良反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景大員均何任也箋云假至也祁祁眾多也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眾多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何謂當擔負天之多福○假音格下同祁巨移反或上之尺之二反員毛音圓鄭音云河王以為河水本或作何何音河河可反本亦作荷音同鄭云擔負也下篇何天同朝直遙反擔都藍反下篇同

疏天命至是何○毛以為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日祁於高禖而生契封商後世有此殷國今以高宗有國本而美之言上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國故契之子孫得言此殷王其國境廣大芒芒然既總言天命生商又指陳商興之節古之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令長有彼四方之國謂為之君長有其土地天既命成湯為長又令四方歸之方命其諸侯之君使歸成湯故得同有此九州之民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又能循之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為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為人之子孫○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之也故於此祀高宗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言高宗澤及天下故子孫祭之得萬國之歡心也高宗前世殷政衰微又述高宗能興之狀殷之邦畿之內地方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矣然後始有彼四海言高宗為政先安畿內之民後安四海之國以為已有由此能有彼四海故四海諸侯莫不來至其來至也祁祁然數甚眾多此眾多諸侯其辭皆云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言其無不霑及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克循其道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故百眾福祿於是宜擔負之高宗與殷之道能為四海所慶故因其祀也述而歌之鄭以為簡狄吞鳦卵生契故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正域彼四方言長有邦域為政於四方又以奄為覆言覆有九州為之王也又受命不怠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教戒後世子孫行之不解怠也武王靡不勝謂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兆域彼四海謂正天下之經界為營兆境域以至於彼四海也景云維河言諸侯大至所言維云何乎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郎其言之所云也唯此為異餘文義畧同○傳玄鳥至大貌○正義曰釋鳥云燕燕鳦也色玄故又名為玄鳥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降則日有

祀郊禖之禮也大戴禮帝係篇說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娀氏女簡狄則契為高辛
之子簡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為春分玄鳥降湯之
先祖簡狄祈郊禖而生契也玄鳥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
有天下故本其欲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使
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于桑注云是時
指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襄四年左傳稱芒芒禹迹畫為九州是芒芒為大貌
也○箋天使至天意○正義曰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
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鳦生契者多矣故鄭
據之以易傳也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
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之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
云史失其傳故不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
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也皇甫謐云學者咸以為亳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
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也皇甫謐云學者咸以亳在河洛之
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案地
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
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眾為耕有童子餉食非
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
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
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謐之言非無理
矣鄭必以亳為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為殷湯所都是舊說為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格予命云
天乙在亳東觀於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謐
之所言三亳其地非皆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
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為分亳民於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景亳為周地河南鞏
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音義曰臣瓚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已氏
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為濟陰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為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孟子
稱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則湯之初國猶尚小耳言日以廣大芒芒然謂至湯身而漸大也又解將
述成湯而遠言契意以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而言契之初生也○傳正長至九州○
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域有者言封域之內皆為己有非訓域為有也言九有九有是同有天下之
辭言分天下以為九分皆為己有故知九有九州也傳於奄字皆訓為同王肅云同有九州之貢
賦也○箋古帝至之王○正義曰湯之受命上天命之故知古帝謂天也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

堯稽同也古天也是謂天爲古故得稱天爲古帝也方命其君謂於四方之國方方命之故爲徧告諸侯言湯有是德天道遠矣非與人道言云徧告之者正謂授湯聖德令之所征無敵使諸侯徧聞是徧告之也○傳武丁高宗○正義曰作詩所以稱王名者王肅云殷質以名篇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爲人孫子也毛以爲湯孫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箋商之至度明○正義曰商之先君受天命成湯是也以天下之大王業之重創基甚難守亦不易故言行之不懈怠者在高宗之孫子美此高宗孫子能得行之不懈怠也又解此詩主頌高宗而美高宗子孫者言高宗與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能得行之亦是高宗之美故主頌高宗而言其子孫也○箋交龍至大國○正義曰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也言以大糦是承謂奉承助祭祭之粢盛唯黍稷耳糦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殷禮既亡無可案據若以周法言之則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饌以助祭也覲禮曰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注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交龍爲旂諸侯所建是入天子之門乘墨車也其在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注云在傍與己同曰偏駕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衞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以朝偏駕之車舍於館矣是未入於王門駕不入王門者則所駕之車隨其尊卑其建龍旂則終始同也又解諸侯衆多獨言十乘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大國故十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服數來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至也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來則年之間而十乘俱至也○傳畿疆○正義曰畿者爲之畿限疆畔故爲疆也毛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爲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爲境域也○箋肇當至及外○正義曰箋以肇域共文當謂界域營兆故轉肇爲兆言已令千里之內民得安居乃後正天下之經界以四海爲兆域先安畿內後正四海言其自內及外也○傳景大負均何任○正義曰景大釋詁文負者周匝之言故爲均也荷者荷負之義故爲任也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負爲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箋假至至多福○正義曰假至釋詁文彼作格音義同轉負爲云河爲何者以頍弁既醉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與下句發端此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不得爲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爲何維何既是問辭則大負是諸侯大至日之所云不得爲大均之義且古文云負字同故易傳也上言兆域彼四海以四海爲界也既言四海爲界也因卽乘而立文言四海來假正謂四海之內中國諸侯來至貢獻非自四夷貢獻也所云維言何乎將故述其美殷之言故問其問端也荷任卽是擔負之義故言擔負天之多福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二十之三

卷第二十 二十之三 六九 十行本此下脫那詁訓傳第三十一行閩本以下有考文古本同是也但那下仍衍之什二字說見前又閩本以下誤在毛詩商頌鄭氏箋孔穎達疏後說見卷一當依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刪之什二字補在毛詩商頌一行之上也

商頌譜

汝作司徒敷五教五教在寬 明監本毛本敷上有敬字閩本剜入案所補非也正義引之不備耳浦鏜云衍五教二字非也考殷本紀重五教二字正用尚書文唐石經初刻亦然後乃摩去合諸此正義所引可知唐時本尚書自重二字不得依今本輒刪之也

斯封稷皐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稷下浦鏜云脫契字是也長發正義引有

契孫相土居商丘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土作士案所改非也當是王肅自用士字故依彼引之不得用正義改爲士也○按楊升菴欲改左傳士氏爲士氏以合在周爲唐杜之文而不知士卽理官士氏以官得氏也

故名扈云 補 毛本名作書是也

代夏桀定天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代當作伐正義可證

中候維予命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雒誤維是也那正義引作雒

此三主有受命中興之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主作王案所改是也此正義及長發正義引皆可證山井鼎考文所載以爲毛本主宋板王諸本同皆誤

故故終言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故字案所改非也下故字當作譜此亦寫者誤而未及改正耳不當輒刪

西及豫州盟豬之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陳譜作明豬正義引此文亦作明今作盟當誤正義中孟字據地理志及陳譜正義所引尚書訂之則當作盟

導河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河字盧文弨云當作菏是也此誤落去上廾耳

今之梁國市 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市當作沛

及東都之須昌壽張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都字盧文弨云當作郡是也

自從政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後誤從是也

所以通大三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大當作天形近之譌通天三統書傳駁異義皆有其文引在振鷺正義

○那

那祀成湯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那作那唐石經初刻那摩改那案那字是也下同

有正考甫者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父本亦作甫此唐石經之所出也正義云其大夫有名曰正考父者是其本作父字今正義中父甫字互歧乃合併以後依經注有所改耳

正義曰那詩詩者　補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詩字作之案所改非也當衍一詩字

死因爲語耳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語作謚案所改是也

以其伐紂革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紂當作桀

正考宋父生甫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甫作父案所改是也但餘多仍作甫

言滑公之適辞　補　毛本辞作嗣

亦不夷懌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繹字又作懌正義本是懌字當爲唐石經之所本也○按懌者俗字從繹爲是

先王稱之曰在古　小字本相臺本同段玉裁云魯語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韋注引傳亦曰先王稱之曰自古然則各本作在字誤也山井鼎云古本本同後改在作自不知據何本也考此乃依國語改而偶有合也

序助者之來意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之來作來之案小字本是也

而能制作護樂　閩本明監本毛本護作濩案所改非也當是正義本作護字正義下文皆作濩乃合併以後依經注改之耳

大鍾之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作庸正義作鏞庸鏞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乃從上古在於昔代先正之民　閩本明監本毛本正作王案所改是也又按作正義時其本作在昔

視其有所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視當作是

則特牲所云食無樂當是夏殷禮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食下有嘗字是上無當字案所補是也所刪非也

○烈祖

旣齊立乎列矣　補　毛本同案乎當平字之譌

鬷總假大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總也作音是其本多也字

神靈用之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之是也此也正義說經云以此故可證下文云而云用是之故當是正義自爲文耳考文古本用下有是字采正義而爲之耳

假升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升誤大案山井鼎云不可與傳混也是也

來假來饗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饗誤享案經中饗享二字截然有別享者下享上也饗者上饗下也自歐陽脩本義以來諸家論之審矣○按有同字義別而相因者如獻神爲享神食其所獻亦爲享是也此等在訓詁中蓋未可枚舉後儒曲爲分別乃以獻之作享神食所獻作饗於我將閟宮烈祖皆用此例定其字故唐石經宋本似是而非今俗本槩作享似非而是此篇前享字箋云獻也後享字箋云謂獻酒使神享之也相承爲說當時斷非有二形也

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享作饗考文古本同案享字誤見上十行本下箋中宗之享此祭誤同與經文爲歧出正義中歆饗字亦饗享錯雜此寫者以享爲饗別體字而亂之耳閩本以下仍之而不覺又因此而改經文亦爲享誤甚

來升堂來獻酒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來升堂者來假也來獻酒者來饗也上箋云饗謂獻酒使神饗之也此箋乘上爲文故省而但言獻酒下箋說經降福無疆云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又者又神饗之也是此獻酒括上使神饗之而言明甚矣箋之兩來字即經之兩來字本自無誤正義云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謂神來歆饗之又云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以獻酒連升堂入於來假之下以來饗屬之神此其與鄭異也經義雜記因正義此來微失箋意箋意來饗之來仍是諸侯來不是神來但饗是神饗之耳王肅述毛則以兩來字皆屬之神此其與鄭異也經義雜記因正義此言以爲下一來字是淺人所增其說非也

故余祀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余作今案此皆誤也當作祭形近之譌

又言諸侯所以來故念我　補毛本故作顧

箋祜福至思成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思作用案所改是也

駿惣古今字之異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惣作總案所改非也惣即總字正義自爲文多用之唯順經注乃有總字明監本以下悉改之爲總者非

既戒且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既平誤且平非也考杜預注及正義傳文本作且晏子春秋亦作且可見此正義引傳爲是今傳作既者依此詩改之耳申鑒亦引作且皆不與毛氏詩同

箋約軝至歡心　閩本明監本毛本軝誤軝下同案正義本是軝字上文作軝者皆後人改耳已見采芑經

鄭於秦風騶驖之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驖作鐵案所改是也

謂未升堂獻酒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未作來案所改是也

○元鳥

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古者喪三年既畢祫于大祖明年禘于羣廟一本作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祫後禘是前本也兩禘夾一祫是後本也正義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祫于大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惠棟云正義本無經及傳箋南宋刻正義始增入之而誤入宋時所傳之本此箋正義已言其誤而書仍載者刻書之人載入之箋不與正義相涉故也今考正義本與釋文同所謂前本者也

而歌作詩焉　補　毛本同案作當此字之譌

此月大祭故譏其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僖二年除喪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下當脫祫字

因禘事而致哀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美當作姜是也

僖公之服亦少四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文誤僖非也上文閔公之服自服者而言也此僖公之服自所爲服而言也二者文不同而義俱通無容改而一之也

學者競傳其間　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閒當作聞

仍恐後字致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字恐學誤是也

祈于郊禖而生契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郊禖本或作高禖正義云祈於高禖而生契是正義本當作高字下文又作郊禖者或合併後所改○按月令作高禖毛傳生民元鳥皆作郊禖月令正義分析甚明是傳不當作高也或云郊或云高者鄭志焦喬荅王權甚明此正義自當作郊禖舊挍非也

受命不殆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正義云又受命不怠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與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教戒後世子孫行之不解怠也又云言行之不懈怠者在高宗之孫子美此高宗孫子能得行之不懈怠也考此經字作殆故正義引王述毛以爲危殆也鄭以爲殆即懈怠字故箋云不解殆而字仍作殆正義乃易爲怠字而說之也趙岐注孟子告子下王弼注易震皆用殆爲怠可見在鄭時不煩改字矣殷武經用怠字此不畫一之例也

八州之大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大國與音余是其本國下有與字正義云又解諸侯衆多獨言十乘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大國故十也不云言與爲疑辭是其本無也此無正文當以釋文本爲長

景員維河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鄭云河之言何也王以爲河水本或作何正義云轉員爲云河爲何者云云是其本作河也此經本是何字故王申毛以爲河水或作本

乃以箋改經耳 音河河可反本亦作荷 〔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盧文弨云音河當作音荷非也候人釋文云何戈何可反又音河是河字不誤也小字本所

附同相臺本所附作又河可反又字當有荷盧文弨云荷字之誤是也 員古文作云 按作字衍也謂員是古文云字此言古文之假借說文多云古文以某爲某皆言假借秦

晉古文若弗員來衛包始改爲云來員是古文云是今字若衍作字則古今互易矣詳段玉裁詩經小學 謂當擔負天之多福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與長發箋擔皆當作檐

羣經音辨木部檐下載此箋是其證也羣書亦多用從木字如釋名云檐任也之屬正義中本皆作檐今檐擔錯雜改之而未盡也音辨本取釋文而通志堂本誤改從才 得言

此殷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言恐居誤王士誤是也 ○ 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作能案所改非也○當衍 元鳥降

則日有祀郊禖之禮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則作之案此誤改也則日二字當倒耳郊當作高見上○按作郊者是 注云是時指在桑 閩本明監本毛

本同案山井鼎云指當作恉是也 簡狄行洛 閩本毛本同明監本洛作浴案浴字是也譜正義引作浴 墮其卵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墮本紀作墯是也譜正義引作

墯 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之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下之字作者案所改非也之當衍字 殷殷湯所都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殷字脫

也字案不重是也 學者咸以爲亳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

鄉殷湯所都也皇甫謐云學者咸以亳在河洛之間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書序以下至河洛之間四十二字案此十行本複衍也 且中

候格予命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格恐洛誤是也譜正義引作雒 東觀在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在當作於譜正義引作於此與下互換而誤也 不

得東觀於洛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當作在此與上互換 言九有九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九字當作奄下文云是同有天下之辭以同解奄也 殷質

以名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篇當作著形近之譌 在傍與己同曰偏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己當作王 荷者在負之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案浦鏜云在當任字誤是也 既言四海爲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也疑衍字是也 將故述其美殷之言 〔補〕毛本故作欲案欲字是也 荷

任卽是擔負之義明監本毛本脫荷字閩本不誤案擔當作儋見上故言儋負天之多福閩本明監本毛本儋作擔字按儋是正字俗作擔从手蓋唐早有之集韻平聲儋擔同字去聲擔儋同字

皇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挍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三）

毛詩商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長發大禘也　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長如字禘大計反王云殷祭也王者于況反又如字　疏　長發七章首章八句次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卒章六句○正義曰長發詩者大禘之樂歌也禘者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詩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玄王政教大行相土威服海外至於成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為之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詠天德因此大禘而為頌故言大禘以摠之經無高宗之事而為高宗之頌者以高宗禘祭得禮因美之而為此頌故為高宗之詩但作者主言天德止述商有天下之由故其言不及高宗此則鄭之意耳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箋大禘至是謂○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圓丘之祭名為禘也又王制及祭統言四時祭名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注云蓋夏殷制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禘也又鄭駮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為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然則祭之名禘者多矣而知此大禘為郊祭天者以冬至為祭乃是天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為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主非於別代異姓曲有感助經稱帝立子生商謂感生之帝非天皇大帝也且周頌所詠靡神不舉皆無圓丘之祭殷人何獨捨其感生之帝而遠述昊天上帝乎以此知非圓丘之禘也時祭所及親廟與太祖而已而此經歷言玄王相土非時祭所及又非宗廟夏禘也五年殷禘鄭於禘祫志推之以為禘祭各就其廟今此篇上述商國所興之由歷更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就其廟之言以此又知非五年殷祭之禘也彼諸禘者皆非此篇之義故知此云大禘唯是郊祭天耳祭天南郊亦名為禘故引禮記以證之所引者喪服小記及大傳皆有此文大傳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如彼注則殷人之祖出於汁光紀故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故此序謂之大禘也易緯稱王王之郊一用夏正故知郊天皆用正歲正月也鄭志趙商問此云案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為祭天皇大帝以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為圓丘之祭不審云郊何荅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為祭天皇大帝詩之大禘宜為圓丘之祭探意太過得無誣乎禘者祭

名天人共云是鄭解此禘爲郊天之事也小記大傳言禘祖之所自出者注皆以爲郊所感之帝
而商云祭天皇大帝故云得無誣乎祭法稱殷人禘嚳而郊冥此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
此因祭天歌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不述祭時之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
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辭不及稷何怪此篇不言冥也馬昭云長發大禘者宋爲殷後郊祭
天以契配不郊冥者異於先王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圜丘之祀雖以郊爲大祭且欲別之於夏
禘故云大禘此說非也何則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安得云宋郊契配也諸稱三王
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則是殷時作之理在不惑而云宋人郊天虛妄何甚而馬昭
雖出鄭門其言非鄭意也若然商非宋詩而樂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注云商宋詩者以宋
承商後得歌商頌非謂宋人作之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 濬深洪大也諸夏爲外幅廣也隕均也箋云長猶久也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爲久也○濬音峻悊音哲字或作哲芒音亡依韻音忙疆居良反竟界也幅方目反隕音圓徐于貧反夏戶雅反下皆同圓音還又音圓王知音智見賢遍反禎音貞祥也竟音境天下于況反下湯王言王之王德皆同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云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

【疏】濬哲至生商○毛以爲有深智者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世久發見其禎祥矣其祥之見在何時乎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禎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娀氏之女方欲長大之時天爲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鄭以隕爲圓言中國廣大而圓周也有娀方將謂有娀之國方始廣大黑帝憑依簡狄使之有子立其子使生商國其文義畧同○傳濬深至隕均○正義曰濬深釋言文洪大釋詁文諸夏爲外對京師爲內也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爲內諸夏爲外言禹外畫九州境界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箋隕當至爲久○正義曰箋云深智乎維商家之德者揔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禹敷下土廣大其境界之時正謂水害既除輔成五服之時也始有王天下之萌兆謂契能佐禹治水敬敷五教功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王之萌兆也爾時已有萌兆即是久見其祥比至成湯之興歷虞夏之世故爲久也○傳有娀至生商○正義曰有娀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爲字故云有娀契母也將大釋詁文謂契母方成大之時天爲生立其子商者成湯王天下一代之大號此商之有天下其本由契而來故言契生商也

詩言商興所由上須言契而已上句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箋帝黑至廣大○正義曰祧者郊天之名郊祭所感之帝商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光紀也且以下云玄王故以黑帝言之以有娀是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娀方將不得爲簡狄長大故以爲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也有娀氏國之大小非復商家之事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莘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玄王遂猶徧也發行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撥本末反韓詩作發發明也徧音遍下同治直吏反【疏】傳玄王至履禮○正義曰上言有娀生子此句即言玄王故知玄王即契也且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爲契明矣履禮釋言文公羊傳云撥亂世謂治亂世故以撥爲治也○箋承黑至盡行○正義曰箋以契不爲王玄又非謚解其稱玄王之意玄黑色之別以其承黑商立子故謂契爲玄王也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湯之始祖亦以王言之尚書武成云昔先王后稷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遍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其爲王之祖故呼爲王非追號爲王也玄王廣大其政治正謂達其教令是也知堯封爲小國舜益爲大國者中候握河紀說堯云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契皋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爲大國也自殷以上大國百里握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即周禮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應百里便是土地之極而舜又益之者以其身有大功特加褒賜如周之賜魯衞之屬越禮特賜既賜之後不必止於百里而已率履不越文承是達之下明民從政化非契身率禮故云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即是達之驗也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箋云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相息亮反注相土皆同截才結反長張丈反【疏】箋截整至整齊○正義曰截者斬斷之義故爲齊也相土是昭明之子契之孫也故云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契封商國相土嗣之止爲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也僖四年左傳管仲說太公爲王官之伯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故得云威武烈烈然而四海之外截而整齊分主東西則威加一面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總舉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內侵外畔也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

太公爲司馬之官故得征五侯九伯與鄭異也**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至湯與天心齊箋云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
而當天心。湯齊如字浸子鴆反**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不違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箋云降下假暇祇敬式用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
日進然而以其德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急於已而緩於人天命是故愛敬之也天於是
又命之使用事於天下言王之也。日躋子兮反鄭注禮記讀上爲湯躋讀此爲日齋齋莊也假
古雅反鄭云暇也徐云毛音格鄭音暇案王肅訓假爲至格是王音也沈云鄭箋云寬暇以此義
訓非韓字也祇諸時反下士遐嫁反【疏】帝命至九圍。正義曰上陳玄王相土論商興所由此下皆述成湯指言與
事言天之所以命契之事自契之後世世行而不違失天心雖已漸大未能
行同於天至於成湯而動合天意然後與天心齊也因說成湯之行湯之下士尊賢甚疾而不遲
也其聖明恭敬之德日升而不退也以其聰明寬假天下之人遲遲然而舒緩也上天以是之故
常愛敬之故天命之使用事於九州爲天下王也。傳至湯與天心齊。正義曰言至湯者謂從
契而至湯也自契以後雖則不違天命未能齊於天心至湯而與之齊以爲漸大之意也上言帝
命卽云湯齊故知湯所與齊唯天心耳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傳以此爲湯齊甚分
明矣而孔子閒居注云詩讀湯齊爲湯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也。箋帝命至天心。正義
曰契无受命之事矣而云天命契者正謂授以上智之性使之佐舜有功建國於商德垂後裔是
天所以命契之事也湯以孤聖獨興父祖未有王迹而云其德浸大者以言至於湯齊又爲漸高
之勢故述其意言浸大耳定本作浸字其實相土至湯有令聞者雖其冥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
不能漸大也。傳升至九州。正義曰躋升釋詁文謂九州爲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
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箋降下至於人。正義曰降下式用釋言文祇敬釋詁文假者假借之
義故爲暇也湯爲天子而云湯降故知下者是下士尊賢也晉維宋公孫固說公子重耳之德引
此詩乃云降有禮之謂也是亦以此爲下賢也寬暇天下之人謂不責
人所不能馭之舒緩也待士則疾馭下則舒言其急於已而緩於人也**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
球玉綴表旒章也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休美也湯旣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
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擔負天之美譽爲眾所歸鄉。球音求美玉也下同綴
陟劣反徐又張衛反毛云表也鄭云結也二同休虛虯反珽吐頂反天子玉笏長三尺杼上終葵
首長直亮反縿所銜反著直畧反鄉本亦作嚮許亮反下篇同**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絿急也優優和

也遒聚也箋云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絿音求徐音虯遒子由反又在由反【疏】受小球至是遒。毛以爲上言用事九圍此言用事之實湯之用事也受小球玉謂尺二寸之鎭圭也大球玉謂三尺之珽也受此二玉以作天子爲下國諸侯之表章能荷負天之美譽也又述湯之行能致美譽之由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躁不大剛猛不大柔弱舉事其得其中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美以此之故百衆之祿於是聚而歸之福祿聚歸能荷之也鄭唯下國綴旒爲異言湯受二玉與諸侯而會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餘同。傳球玉至旒章。正義曰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是球爲玉之名也綴之爲表其訓未聞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旒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爲章也。箋綴猶至著焉。正義曰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爲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天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爲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爲旌旗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言受小玉大玉者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爲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爲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也知小玉謂尺二寸圭大玉謂珽長三尺者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唯此二玉故知也春官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鎭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鎭圭尺有二寸乘大輅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見諸侯由此而言知朝日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搢珽今言受小玉大玉卽云爲下國綴旒故知執圭搢珽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縿旒綴結著焉也定本云如旌旗之縿旒者焉此言執圭搢珽而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者此謂國外會同彼謂在國受朝也故玉人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其德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是爲在國受朝下諸侯故執冒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

共法駿大厖厚龍和也箋云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駿之言俊也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執也一云毛亦音拱駿音峻鄭俊也又一云毛亦作俊讀厖莫邦反徐云鄭音武講反是叶拱及寵韻也龍毛如字鄭作寵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戁恐竦懼也箋云不震不動不可驚憚也。傳音孚本亦作敷戁奴版反竦小勇反總子孔反本又作𢿿音宗恐曲勇反憚末丹反【疏】受小至是總。毛以爲此又言成湯之用事也受小玉之法受大玉之法施之諸侯成諸侯之性行爲下國之大純厚能荷負天之和道也又述成湯之行能荷天之和道所由湯之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戁恐不竦懼所征無敵克平天下百衆之祿於是揔聚而歸之故能荷天之和道也。鄭以爲此又覆述上章言湯受小玉而執之受大玉而執之執此二玉

與諸侯會同爲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能荷負天之榮寵餘同。傳共法至寵和。正義曰傳讀共爲恭敬之恭故爲法也駿大厖厚釋詁文龍之爲和其訓未聞言小法大法正謂執圭搢珽與諸侯爲法也言爲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王肅云言湯爲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箋共執至之謂。正義曰拱執釋詁文以此章文類於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傳以爲小拱大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大球實搢之而言執者將搢亦執故同言拱也又以上言綴旒爲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駿厖亦是諸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爲俊言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德之君也又荷天之龍與上荷天之休其文相值孫爲美譽則此宜爲榮名且韻宜爲寵故易之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曷害也箋云有之言又也上既美其剛柔得中勇毅不懼於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興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也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禦害我。旆蒲具反鉞音越中張仲反

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

苞本蘖餘也箋云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能以德自遂達於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一截然。蘖五葛反韓詩云㠯也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箋云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已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韋顧二國名也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已音紀又音杞

【疏】武王至夏桀。以爲上言成湯進勇此述爲勇之事有有武功有王德之成湯載其旌旗以出征伐又能固執其鉞志在誅殺有罪其威勢嚴猛如火之炎熾烈烈然曾無於我成湯敢害之者又述成湯得衆之由克伐既滅封其支子爲王者之後猶樹木既斬其根本更有蘖生之條言夏桀與二王之後根本之上有三種蘖餘承藉雖重必無德行莫有能以行申遂天意者莫能以德自達於天者天下諸國無所歸依故九州諸侯截然齊整一而歸湯也九州諸國既盡歸湯唯有韋顧昆吾黨桀爲惡成湯於是恭行天罰韋顧二國既已伐之又伐昆吾之與夏桀羣惡既盡天下鄭靖成湯於是乃卽眞爲天子。鄭唯以苞爲豐言天豐有三正之餘使爲大國而不能遂達故九州歸湯餘同。傳苞本蘖餘。正義曰易稱繫于苞桑謂桑本故以苞爲本盤庚云若顚木之有由蘖謂本根已順更生枝餘故云蘖餘也言本有三餘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爲之本當時二王之後及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與箋言三正之後亦同。箋苞豐至截然。正義曰苞豐釋詁文以此詩之旨言國之大者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湯而云豐有三蘖蘖者樹木於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三蘖皆諸帝王之後也郊特牲稱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則是先代有二與今王爲三也故云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也三正者謂夏與唐虞也正朔三而改夏以建寅爲正則舜當以建子堯當以

建丑是之謂三正也桀爲天子與二王之後尊卑不類但三者俱得行其正朔故與桀同稱三也以三者承藉餘緒國大禮盛宜爲天下所歸而不能以德自達故天下歸湯美湯以小國而得天意也莫達謂不能以德自達則莫遂謂不能以行申遂天意也。箋韋豕至時誅。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不歷數之已姓昆吾顧温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卽豕韋彭姓也顧與昆吾皆已姓也鄭語又云豕韋爲商伯此已滅之又得爲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與爲伯也爲湯所伐明與桀同心故知三國黨於桀惡昆吾夏桀共文在旣伐之下故知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昆吾與桀亦是成湯伐之而不言伐者以上句言旣伐足明下句亦是伐作文之體句有所施以其足相發明不須更言伐也禮器云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則桀放而不誅而云同時誅者對則誅放有異散文則放之遠方亦爲誅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是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亡則亡日必是乙卯未知何月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

葉世也業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橈敗○中如字又張仲反橈女教反一音女卯反亂也

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左音佐注同右音又注同倚於綺反下同

【疏】昔在至商王。毛以爲旣言成湯伐桀又上本未興之時及得臣之助云昔在中間之世謂成湯之前商爲諸侯之國有震懼而且危怖矣至於成湯乃有聖德言實也上天子而愛之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爲卿士此卿士者實爲阿衡之官實佐助我成湯故能克桀而有天下此皆上天之力高宗祭又得禮故因大禘之祭述而歌也。鄭以爲昔在中世謂相土之時有征伐之威且爲子孫討惡之業故成湯亦遵用其道皇天子而愛之餘同。箋中世至橈敗。正義曰傳以業爲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玄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以上言相土烈烈威服海外是相土有征伐之威爲子孫討惡之業也所引春秋傳者成二年左傳文引之者證震得爲威之義。傳阿衡至右助。正義曰以言左右商王則是功最大者成湯佐命之臣唯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衡保衡一人也彼注阿衡爲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疏 殷武六章首章六句二章七句三章五句四章五章章六句卒章七句至高宗。正義曰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宮室不脩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殷道伐荆楚脩宮室既崩之後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六章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曉荆楚卒章言其脩治寢廟皆是高宗生存所行故於祀而言之以美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 撻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罙深裒聚也箋云有鍾鼓曰伐罙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撻他達反韓詩云達也罙面規反說文作罙從內米云冒也阻莊呂反險也裒蒲侯反冒莫報反下同隘於懈反窄也俘音孚四也

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箋云緒業也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勑整截然齊壹是乃湯孫大甲之等功業。處昌慮反下同 疏 撻彼至之緒。毛以為撻然而疾之意乃能奮揚其威武往伐荆楚之國深入其險阻之內聚荆國之人衆俘虜而以歸也既伐楚克之則無往不服有截然而齊整者其高宗往伐之處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為人子孫之業也美高宗之伐與湯同也鄭以罙為冒又以湯孫之緒為太甲之等功業高宗之功與太甲之等同也餘同。傳撻疾至裒聚。正義曰撻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述高宗而言殷武故知是殷王武丁也定本直云殷武武丁也荆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云荆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罙者深入之意故為深也裒聚釋詁文。箋有鍾至士衆。正義曰有鍾鼓曰伐莊二十九年左傳文以其遠入險阻宜為冒突之義故易傳為冒也僖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今言冒入其阻故知踰方城之隘戰勝必當俘虜言聚荆之旅故知俘虜其士衆也。箋緒業至功業。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緒得為業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言高宗此功同於太甲之等殷之諸賢王之功也太甲以下皆是湯孫故言之等以包之傳於那篇言湯孫者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肅云於所伐截然大治是湯為人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鄉所也箋云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氐羌遠夷之

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不如。氐都啼反世見賢遍反而背音佩　疏箋氐羌至不如。正義曰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享獻釋詁文氐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以經言來故解之云世見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言維汝荊楚則是以言告楚故知此所用責楚之義謂未伐之前先以此言告之但此詩主美伐功故上章先言伐事此章盡五章以來更本其告責之禮耳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辟君適過也箋云多眾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乃令天下眾君諸侯立都於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勑以勸民稼穡非可解倦時楚不脩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多辟音璧下同注放此王音辟邪也適直革反徐張革反注同韓詩云數也解音懈注同朝直遙反　疏天命至匪解。正義曰此亦責楚之辭言上天之命乃令天下眾君諸侯建設都邑於禹所治功處謂布在九州也常以歲時行朝覲之事來見君王我殷王勿予之患禍不責其罪過唯告之以勸民稼穡之事非得有解惰而已王者之待諸侯其義如此而汝何得不脩諸侯之職不來朝見王也。箋禹平至云然。正義曰箋以諸侯之立其來久矣非由禹治洪水始建都邑而云設都於禹之績故作此言以解之皐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數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於五千也賈逵馬融之說尚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史記司馬遷說以爲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四面相距爲五千里耳王肅注尚書揔諸義而論之云賈馬旣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藁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如肅之難非無理也鄭不然者何哉將以山川帶地上境不移前聖後聖義終一揆禹之所導山川也

西被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北經塗所宜萬有餘里若其所弼五服唯極五千而遠遊夷狄之表勞功荒服之外復何爲哉又周公制禮作爲九服蠻畿之內尚至七千者萬國執玉帛者唯中國耳若要服之內唯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正容六千餘國況諸侯之舜禹之功不應劣於周世何由土境蹙促三倍狹於周世又外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大地方百里三等分土纔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唐堯之初恊和萬國於時境界蓋應廣矣至於洪水滔天烝民不粒土地既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纔至五千洎乎禹治洪水地平天成災害既除大制疆域固當復其故地而至五千何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拓境廣土則武王周公之功豈事以境界爲事而能使要服之內有七千里乎且經稱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若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弼成之有乎而稱之以爲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是自京師而至於四境爲五千耳若其四面相距爲五千則設文從何而萬里何由舜禹之境纔至五千此乃所以爲證非所以爲難也肅意將謂大禹之德不逮於漢往而言至於哉漢之孝武德非聖人乘其六世之資而與夷狄角力及開緣邊之郡境界踰於武乎何其取譬之非類也先王作法遭時制宜甸服之外去京未遠使入禾藁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尚書之文上下相校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貢歷數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以周漢之域驗之於山川之圖則廣万里爲得其實故不從賈馬別爲此說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僣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嚴敬也不僣不濫賞不僣刑不濫也封大也箋云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爲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僭子念反王天下于況反

【疏】傳嚴敬至封大。正義曰嚴敬釋詁文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善爲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又引此詩故知不僭不濫謂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也定四年左傳曰吳爲封豕長蛇是封爲大之義。箋降下至之義。正義曰降下遑暇釋言文明德愼罰康誥文中候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興由七十里起孟子所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案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於湯時止有七十里耳以此經責楚之辭而說成湯有明德而王天下矣明是於時楚僭慢王位故告曉之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商邑京師也箋云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德重告曉楚之義。重直用

反 疏 商邑至後生。正義曰此又責楚之辭言商王之都邑翼翼然皆能禮讓恭敬誠可法則乃爲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顯盛者其出政教之美聲也濯濯乎光明者其見尊敬如神靈也故商王得壽考且又安寧以保守我後嗣所生子以我商家之德盛明如此汝何故敢背叛不從我化乎以楚不識商之明德故告曉之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梴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箋云椹謂之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正斲於椹上以爲桷與衆楹路寢既成王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斷音短注同斲陟角反說文云斫也虔其連反爾雅作榩桷音角梴丑連反又力纏反柔梴物同耳字音纏俗作。易以豉反下同椹陟金反掄魯門反擇也沈音倫理也

疏 陟彼至孔安。毛以爲高宗前王有廢於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既伐荊楚四方無事乃使人升彼大山之上觀松柏之木丸丸然易直者於是斬斷之於是遷徙之又方正而斲之於是之時工匠皆敬其事不惰慢也以松爲屋之榱桷有梴然而長陳列其楹有閑然而大及寢室既成王居之而甚安矣美其能脩治寢廟復故法也。鄭以榩又爲椹言正斲於椹上又以旅爲衆唯此爲異餘同。傳丸丸至路寢。正義曰易直者言其滑易而調直也徙謂徙之來歸也虔敬旅陳釋詁文桷者椽也椽以長爲善故梴爲長貌王之所居路寢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箋云不解閑義梴爲桷之長貌則閑爲楹之大貌王肅云桷楹以松栢爲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箋椹謂至寢焉。正義曰椹謂之榩釋宮文孫炎曰椹斲材質也以其方諭斲斫楹桷不宜言敬故易傳也地官山虞云凡邦工入山掄材不禁注云掄猶擇也此經丸丸之文在斲遷之上是謂擇取易直者故言升景山掄材木也言爲桷與衆楹則訓旅爲衆也以其方始斲之未宜已爲陳列故易傳也居寢所以行政政不得所王者不安故知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今美高宗之能脩寢廟明是前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也案殷本紀盤庚崩弟小辛。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盤庚始遷於殷明卽爲寢廟其不脩者蓋小辛小乙耳未知誰世故不斥言經止有寢耳箋并言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明亦脩廟故連言之經無廟者詩人之意主美寢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長發

歷更前世有功之祖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更作陳案所改是也 赤則赤熛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熛誤標是也 黃則含樞細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細作紐案所改是也 易緯稱王王之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上王恐三誤是也 諸稱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譜誤諸是也

幅隕旣長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隕誤幀 隕當作圓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圓作員案正義云鄭以隕爲圓是其本作圓也釋文云作圓音還又音圓考圓卽圓之正字考工記注云故書圓或作負當作圓其證也羣書圓圓負不一 王知音智 補 通志堂本盧本並無王字案當是下王天下王字誤在上 天下于況反 補 通志堂本盧本並作王天下于況反案天下上當有王字此誤在前知音智上

禹平治水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禹當作內形近之譌 上須言契而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當作止形近之譌

以其承黑商立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商恐帝誤是也 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先王浦鏜云周語作先世非也國語本作昔我先王世后稷誤本乃無王字耳正義所引當亦王世兩有而緜正義引云昔我先世后稷各少一字 文武不先不窋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不字誤之窋誤窟案上文我先王不窋十行本已誤窟閩本以下同

故爲齊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齊上浦鏜云脫整字是也 截而整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而箋作爾此譌是也

其德浸大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浸大子鴆反正義云定本作浸字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意必求之或正義本是漸字正義云雖已漸大又云以爲漸大之意也又云其餘不能漸大也當是本此箋文又云而云其德浸大者又云故述其意言浸大耳二浸字依經注本之所改也○按古浸寖同字容是一本作寖耳

不違言疾也（補）毛本違作遲案遲字是也　天命是故愛敬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命作用案用字是也　非韓字也（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同盧本韓作攺云攺舊譌韓非也案小字本所附亦如此韓當作形近之譌　以其聰明寬假天下之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假作瑕案所攺是也

傳升至九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升上當脫躋字　晉維宋公孫固閩本明監本同誤因毛本不誤案山井鼎云維恐語誤是也

如旌旗之旒縿著焉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如旌旗之縿旒者焉釋文云旒縿所衡反著焉直略反是釋文本與正義本同也此箋當讀旒字略逗縿著焉三字爲句定本非是○按爾雅及周禮注正幅曰縿旒著於正幅之旁然則當云旌旗之縿旒著焉正義本非

舉事其得其中閩本明監本毛本上其字作甚案所攺非也此具字之誤　如旌旗之縿旒者焉閩本明監本毛本者誤首○按依定本上縿下旒爲是者字亦是著字之譌也直略反

敷奏其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傅奏音孚本亦作敷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大戴禮所引是傅字此亦如尚書敷納敷土敷淺原多引作傅也　百祿是總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是總子孔反本又作鬷音宗正義標起止云至是總是其本作總字鬷總烈祖正義以爲古今字也○按此當鬷字爲長淺人以總字與上文三上聲相叶而輒改耳

戁恐竦懼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恐也作音是其本多也字考文古本有亦采釋文耳　採爲美譽（補）案採當作休毛本不誤

九州齊一截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一作壹考文宋板同

○以爲上言成湯進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上當脫毛字是也　克伐旣滅以封支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克伐當作先代形近之譌

謂本根已順明監本毛本順作顚閩本作顧案顚字是也　不歷數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誤不是也　移故之以（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移當作侈形近之譌

是吾與桀（補）毛本是作昆案昆字是也　言實也上天子而愛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疑信字譌是也實當衍字此以信也說經允也浦屬上句讀者誤

○殷武

撻彼殷武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自撻彼起下至設都止五行每行十二字案此落去上序一行從後改入故變而每行多二字也 罙入其阻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罙誤采案依字當作罙詳詩經小學

裒聚釋詁○ 閩本明監本毛本詁下有文字案所補是也

曰商是常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商下旁添王字案旁添誤也箋云曰商王是吾常君也王字是箋文而非經文也 謂之藩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藩作蕃案所改非也藩卽蕃字耳按依說文藩是正字○ 此章盡五章以來更本其告責之禮耳 明監本毛本以來更誤敘未伐閩本更誤史以來不誤

亦每服者合五百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合當各之誤是也 經塗所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盧文弨云宜疑直嚴杰云亦非也此用蜀都賦經涂所亘五千餘里之句亘居鄧切竟也 丞民不粒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丞作烝案所改是也

時楚僭號王仰 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仰作位明監本毛本同案位字是也正義云明是於時楚僭慢王位或其本是慢字然無明文也考文古本作慢采正義

中候契握曰若稽古王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字當重而誤脫其一

松桷有梴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梴丑連反又力纏反長貌柔梴物同耳字音攄俗作埏段玉裁云釋文柔梴物同耳老子音義曰梴字林云長也丑連反又曰柔梴合此二音義觀之則毛詩本作梴而說文木部梴字恐後人羼入今考正義云有梴然而長五經文字木部云梴長貌見詩頌其本字皆從木唐石經之所本也釋文舊多誤當正詳後考證 字

音鱣 (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盧本同按小字本所附作饘不誤 俗作 (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作下有埏字云埏字舊無今補白帖卷一百引詩松桷有埏則唐時本有從土者案段玉裁云是也今考小字本此十行本所附皆作下更無字當是釋文舊如此矣 鄭以榩又爲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又疑衍字是也經及箋作虔正義作榩虔榩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箋云不解閑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亦形近之譌 弟小辛崩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辛下有立字案所補是也 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十六
作者＝阮九审定
页数＝１３０
ＳＳ号＝１２３７４７９２
ＤＸ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